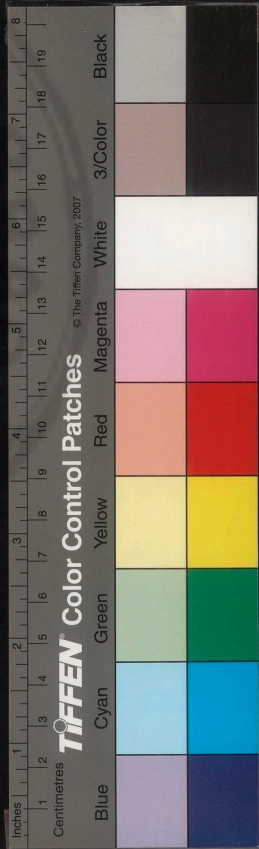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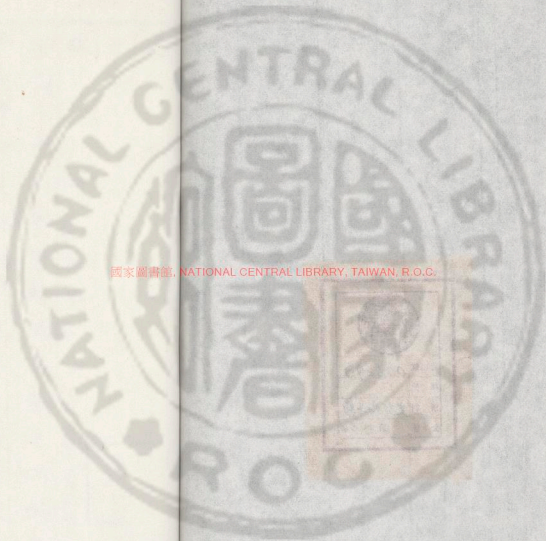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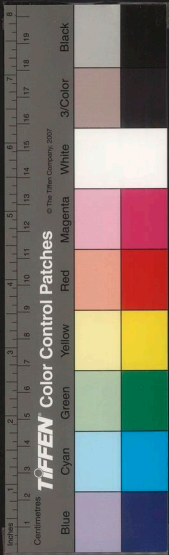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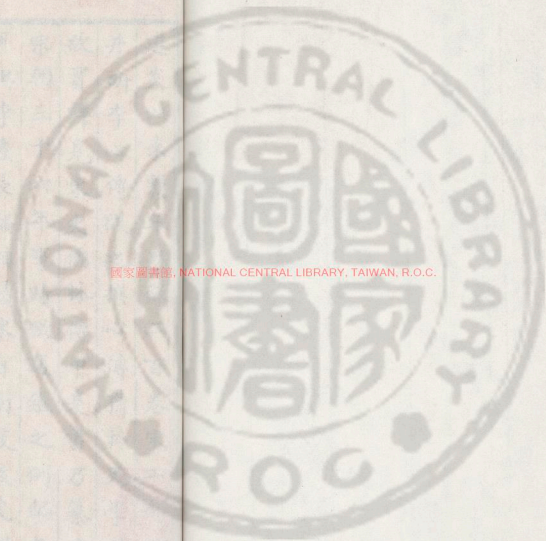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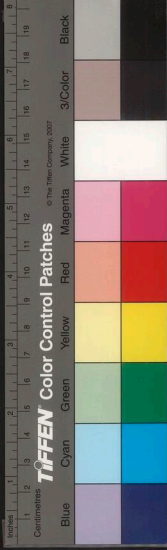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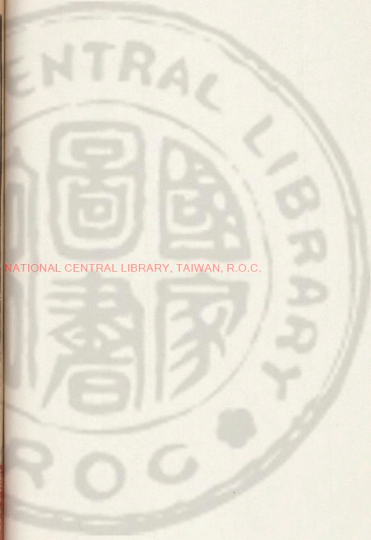
3392647 .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一部待郎
并研李心傳徵之撰心傳精於史學通知
故實詳見宋史儒林傳中是書乃纂述高
宗朝三十六年事蹟做通鑑之例編年繫
月與李燾長編相續宋自南渡後史學盛
行紀述之書最稱該備乞今存者固多而
踏駁亦復不少獨心傳是編以國史日歷
為主而叅之以稗官野記家乘誌狀案牘
奏報百司題名無不臚採同異以待後來
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且於一切是



非得失之迹皆據寔詮叙絕無軒輊緣飾於其間尤為史家所僅見即如宋人議論心傳獨能直書不諱并朱子行狀而亦不敢盡從未嘗以蜀人稍為掩覆宋史本傳謂其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實有不盡然者綜而論之其書雖取法李燾而精審較勝至視熊克陳均趙甞之諸家相去殆懸絕矣原本所載秦熺張滙諸論是非錯謬疑為後人攬入又於本註外載有留正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何備龜鑑諸書寧宗

時嘗被旨取進別載賈似道跋補實佑初曾刻之揚州而元代脩宋遼金三史時廣購遺書其目且見袁桷蕙天爵二集並無此書之名是當時流傳已絕故修史諸臣均未之見至明初始得其遺本錄之而文淵閣書目祇有一部藏諸祕府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二百卷又文獻通考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標名互有不同今據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定為繫年要錄云其他諸家書目亦並未有儲及



之者曾其失傳久誠已軼僅存之善本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總目

朱李心傳撰



卷一

建炎元年丁未 正月辛卯朔之庚申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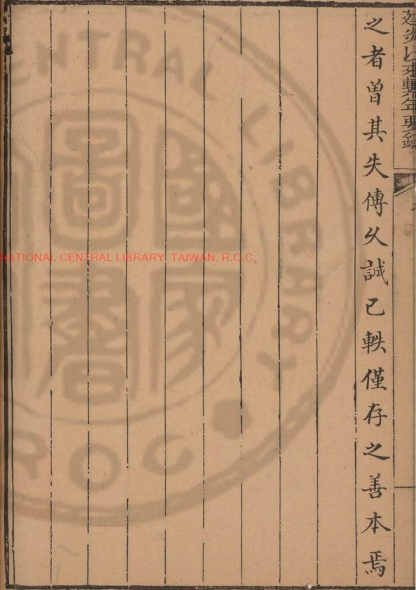
建炎元年丁未 二月壬戌朔之庚寅

卷三

建炎元年丁未 三月辛卯朔之己未

卷四

建炎元年丁未 四月庚申朔之丁亥



卷五

建炎元年丁未 五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六

建炎元年丁未 六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七

建炎元年丁未 七月己丑朔之丁巳

卷八

建炎元年丁未 八月戊午朔之丙戌

卷九

建炎元年丁未 九月戊子朔之乙卯

卷十

建炎元年丁未 十月丁巳朔之十一月辛亥

卷十一

建炎元年丁未 十二月丙辰朔之乙酉

卷十二

建炎二年戊申 正月丙戌朔之甲寅

卷十三

建炎二年戊申 二月乙卯朔之壬午

卷十四

建炎二年戊申 三月丙戌朔之辛亥



卷十五

建炎二年戊申 四月甲寅朔之五月己酉

卷十六

建炎二年戊申 六月甲寅朔之七月辛亥

卷十七

建炎二年戊申 八月癸丑朔之九月丁酉

卷十八

建炎二年戊申 十月癸丑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十九

建炎三年己酉 正月庚辰朔之己酉

卷二十

建炎三年己酉 二月庚戌朔之戊寅

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己酉 三月己卯朔之丁未

卷二十二

建炎三年己酉 四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己酉 五月戊寅朔之丁未

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己酉 六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五

建炎三年己酉七月戊寅朔之壬寅

卷二十六

建炎三年己酉八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七

建炎三年己酉閏八月丁丑朔之乙巳

卷二十八

建炎三年己酉九月丙午朔之十月癸卯

卷二十九

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之甲戌

卷三十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戊寅朔之癸卯

卷三十一

建炎四年庚戌正月甲辰朔之二月辛丑

卷三十二

建炎四年庚戌三月癸卯之四月辛丑

卷三十三

建炎四年庚戌五月壬寅朔之庚午

卷三十四

建炎四年庚戌六月辛未朔之己亥



卷三十五

建炎四年庚戌七月癸卯朔之己巳

卷三十六

建炎四年庚戌八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三十七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辛丑朔之丙寅

卷三十八

建炎四年庚戌十月庚午朔之己亥

卷三十九

建炎四年庚戌十一月甲子朔之丙寅

卷四十

建炎四年庚戌十二月己巳朔之丁酉

卷四十一

紹興元年辛亥正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四十二

紹興元年辛亥二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四十三

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戊戌朔之四月乙未

卷四十四

紹興元年辛亥五月丙申朔之癸亥



卷四十五

紹興元年辛亥六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四十六

紹興元年辛亥七月乙未朔之八月癸巳

卷四十七

紹興元年辛亥九月甲子朔之癸亥

卷四十八

紹興元年辛亥十月甲子朔之癸巳

卷四十九

紹興元年辛亥十一月甲子朔之壬戌

卷五十

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月甲子朔之壬辰

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壬子正月癸巳朔之二月庚寅

卷五十二

紹興二年壬子三月壬辰朔之巳未

卷五十三

紹興二年壬子四月壬戌朔之閏四月巳未

卷五十四

紹興二年壬子五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五十五

紹興二年壬子 六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五十六

紹興二年壬子 七月己未朔之丙戌

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壬子 八月庚寅朔之丙辰

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壬子 九月戊午朔之丁亥

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壬子 十月戊子朔之丙辰

卷六十

紹興二年壬子 十一月戊午朔之甲申

卷六十一

紹興二年壬子 十二月丁亥朔之丙辰

卷六十二

紹興三年癸丑 正月丁巳朔之乙酉

卷六十三

紹興三年癸丑 二月丁亥朔之三月甲申

卷六十四

紹興三年癸丑 四月丙戌朔之癸丑



卷六十五

紹興三年癸丑 五月乙卯朔之辛巳

卷六十六

紹興三年癸丑 六月甲申朔之癸丑

卷六十七

紹興三年癸丑 七月甲寅朔之八月辛亥

卷六十八

紹興三年癸丑 九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六十九

紹興三年癸丑 十月壬午朔之辛亥

卷七十

紹興三年癸丑 十一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癸丑 十二月辛巳朔之庚戌

卷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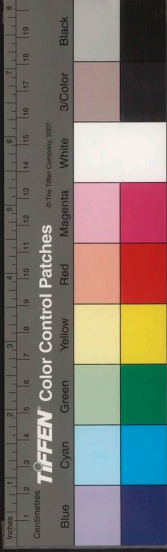
紹興四年甲寅 正月辛亥朔之庚辰

卷七十三

紹興四年甲寅 二月辛巳朔之丁未

卷七十四

紹興四年甲寅 三月辛亥朔之巳卯



卷七十五

紹興四年甲寅 四月庚辰朔之戊申

卷七十六

紹興四年甲寅 五月庚戌朔之丁丑

卷七十七

紹興四年甲寅 六月己卯朔之丙午

卷七十八

紹興四年甲寅 七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七十九

紹興四年甲寅 八月戊寅朔之乙巳

卷八十

紹興四年甲寅 九月丁未朔之甲戌

卷八十一

紹興四年甲寅 十月丙子朔之乙巳

卷八十二

紹興四年甲寅 十一月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三

紹興四年甲寅 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八十四

紹興五年乙卯 正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五

紹興五年乙卯 二月乙亥朔之甲辰

卷八十六

紹興五年乙卯 閏二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七

紹興五年乙卯 三月甲戌朔之癸卯

卷八十八

紹興五年乙卯 四月甲辰朔之壬申

卷八十九

紹興五年乙卯 五月甲戌朔之壬寅

卷九十

紹興五年乙卯 六月癸卯朔之辛未

卷九十一

紹興五年乙卯 七月壬申朔之辛丑

卷九十二

紹興五年乙卯 八月壬寅朔之己未

卷九十三

紹興五年乙卯 九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九十四

紹興五年乙卯 十月庚子朔之己巳



卷九十五

卷九十五

紹興五年乙卯 十一月庚午朔之丁酉

卷九十六

紹興五年乙卯 十二月己亥朔之戊辰

卷九十七

紹興六年丙辰 正月己巳朔之戊戌

卷九十八

紹興六年丙辰 二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九十九

紹興六年丙辰 三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一百

紹興六年丙辰 四月戊戌朔之丙寅

卷一百一

紹興六年丙辰 五月戊辰朔之內申

卷一百二

紹興六年丙辰 六月丁酉朔之癸亥

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丙辰 七月丁卯朔之乙未

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丙辰 八月丙申朔之乙丑



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丙辰 九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丙辰 十月乙未朔之十一月壬辰

卷一百七

紹興六年丙辰 十二月甲午朔之辛酉

卷一百八

紹興七年丁巳 正月癸亥朔之辛卯

卷一百九

紹興七年丁巳 二月癸巳朔之三月庚寅

卷一百十

紹興七年丁巳 四月壬辰朔之戊午

卷一百十一

紹興七年丁巳 五月甲子朔之六月己未

卷一百十二

紹興七年丁巳 七月辛酉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三

紹興七年丁巳 八月壬辰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四

紹興七年丁巳 九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五

紹興七年丁巳 十月庚寅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六

紹興七年丁巳 閏十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七

紹興七年丁巳 十一月己丑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十八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戊子朔之三月壬子

卷一百十九

紹興八年戊午 四月丙辰朔之五月壬子

卷一百二十

紹興八年戊午 六月乙卯朔之癸未

卷一百二十一

紹興八年戊午 七月乙酉朔之八月癸未

卷一百二十二

紹興八年戊午 九月丁亥朔之十月壬午

卷一百二十三

紹興八年戊午 十一月癸未朔之壬子

卷一百二十四

紹興八年戊午 十二月癸丑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五

紹興九年己未 正月壬午朔之庚戌

卷一百二十六

紹興九年己未 二月癸丑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七

紹興九年己未 三月壬午朔之四月丙子

卷一百二十八

紹興九年己未 五月庚辰朔之癸卯

卷一百二十九

紹興九年己未 六月己酉朔之丁丑

卷一百三十

紹興九年己未 七月己亥朔之丙午

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己未 八月己酉朔之丙子

卷一百三十二

紹興九年己未 九月戊寅朔之十月辛酉

卷一百三十三

紹興九年己未 十一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己巳

卷一百三十四

紹興十年庚申 正月辛巳朔之三月癸卯



卷之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庚申

四月乙巳朔之五月壬寅

卷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庚申

六月甲辰朔之庚子

卷一百三十七

紹興十年庚申

七月癸卯朔之九月辛未

卷一百三十八

紹興十年庚申

十月壬申朔之十二月己亥

卷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一年辛酉

正月壬寅朔之三月丁卯

卷一百四十

紹興十一年辛酉

四月己巳朔之六月丙申

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一年辛酉

七月丁酉朔之九月乙丑

卷一百四十二

紹興十一年辛酉

十月丙寅朔之十一月壬戌

卷一百四十三

紹興十一年辛酉

十二月乙丑朔之癸巳

卷一百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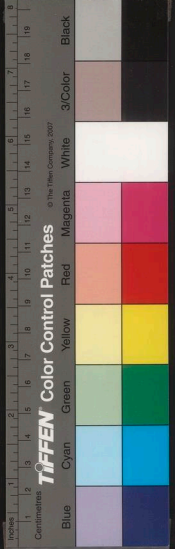
紹興十二年壬戌

正月乙未朔之三月戊午

卷之三十五

卷目

十五



卷之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五

紹興十二年壬戌 四月甲子朔之六月己丑

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十二年壬戌 七月癸巳朔之九月戊午

卷一百四十七

紹興十二年壬戌 十月辛丑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三年癸亥 正月己丑朔之閏四月乙卯

卷一百四十九

紹興十三年癸亥 五月庚申朔之八月壬子

卷一百五十

紹興十三年癸亥 九月乙卯朔之十二月己酉

卷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四年甲子 正月丁巳朔之六月丙午

卷一百五十二

紹興十四年甲子 七月庚戌朔之十二月丙午

卷一百五十三

紹興十五年乙丑 正月丁未朔之六月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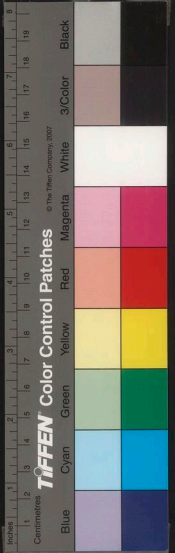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五十四

紹興十五年乙丑 七月乙巳朔之十二月戊辰

卷之百四十五

卷目

去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六年丙寅 正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壬戌

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七年丁卯 正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巳

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八年戊辰 正月戊辰朔之六月乙卯

卷一百五十八

紹興十八年戊辰 七月壬戌朔之十二月庚辰

卷一百五十九

紹興十九年己巳 正月甲申朔之六月丁丑

卷一百六十

紹興十九年己巳 七月辛巳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一百六十一

紹興二十年庚午 正月甲申朔之十二月己巳

卷一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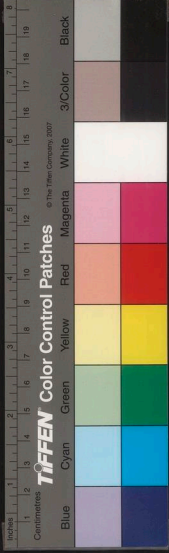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正月辛巳朔之十二月癸巳

卷一百六十三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正月丁未朔之十二月戊子

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正月己亥朔之六月丁亥



卷一百六十五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七月己丑朔之閏十二月庚戌

卷一百六十六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正月癸酉朔之六月己酉

卷一百六十七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七月癸丑朔之十二月乙巳

卷一百六十八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正月丁巳朔之六月癸卯

卷一百六十九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七月戊申朔之十月甲辰

卷一百七十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十一月戊申朔之十二月辛丑

卷一百七十一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丁未朔之二月庚子

卷一百七十二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月壬寅朔之五月己巳

卷一百七十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辛未朔之七月丁卯

卷一百七十四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八月庚午朔之九月戊辰



卷一百七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十月己巳朔之十二月甲子

卷一百七十六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正月丙子朔之四月壬戌

卷一百七十七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五月乙丑朔之九月辛卯

卷一百七十八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十月乙未朔之十二月戊午

卷一百七十九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正月己巳朔之六月乙卯

卷一百八十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七月己未朔之十二月甲寅

卷一百八十一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正月丙辰朔之四月辛亥

卷一百八十二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五月甲寅朔之六月己卯

卷一百八十三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七月壬午朔之十二月己卯

卷一百八十四

紹興三十年庚辰 正月庚辰朔之三月丁未



卷一百八十五

卷一百八十五

紹興三十年庚辰 四月己酉朔之八月癸酉

卷一百八十六

紹興三十年庚辰 九月丙子朔之十月癸酉

卷一百八十七

紹興三十年庚辰 十一月乙亥朔之十二月辛未

卷一百八十八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甲戌朔之二月庚午

卷一百八十九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三月甲戌朔之四月辛未

卷一百九十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五月癸酉朔之六月辛未

卷一百九十一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七月壬申朔之八月己亥

卷一百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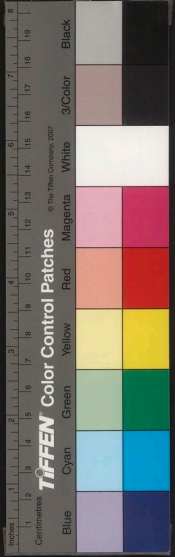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八月辛丑朔之九月己亥

卷一百九十三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十月庚子朔之十一月己亥

卷一百九十四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十一月己巳朔之十二月戊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總目終

卷目

三

卷二百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六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九十九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四月丙子朔之五月甲子

卷一百九十八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閏二月己巳朔之三月甲戌

卷一百九十七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二月戊戌朔之丙寅

卷一百九十六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戊辰朔之丙申

卷一百九十五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十二月己亥朔之丁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

歲次丁未金太

宗晟天會五年春正月

臣謹按建炎元年五月之朔今為所載乃中興事始故依資

治通鑑及累朝實錄歲中改元例即於歲首書之或謂建炎元年無春當依舊史用靖康二年紀事臣謂不然春秋魯定公以六月

即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十三年矣而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正月晉人執宋仲子于京師夏六月戊辰公即位孰謂定

元加春蓋亦竊取春秋之義 辛卯朔淵聖皇帝朝道君太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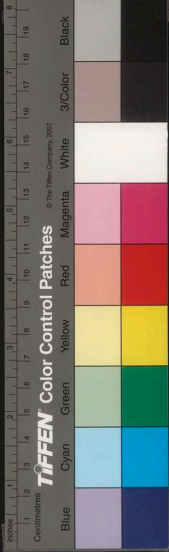
帝於延福宮是日兵馬大元帥康王軍行次陽穀縣 王名構字

德基道君皇帝第九子母曰韋賢妃 謹按實錄體例當云顯仁皇

所書也日歷則云宣和皇后韋氏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所書大觀也今臣此書以事繫日此時顯仁未正尊名則書法當如此

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東京大內之宮中紅光照室八月丁巳賜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

歲次丁未金太
宗歲天會五年

春正月

臣謹按建炎元年五月之朔
今為所載乃中興事始故依資

治通鑑及累朝實錄歲中改元例即於歲首書之或謂建炎元年
無春當依舊史用靖康二年紀事臣謂不然春秋魯定公以六月

即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十三年矣而孔子書之曰元
年春王正月晉人執宋仲子于京師夏六月戊辰公即位孰謂定

公元年之無春乎故臣此書以
元加春蓋亦竊取春秋之義

帝於延福宮是日兵馬大元帥康王軍行次陽穀縣 王名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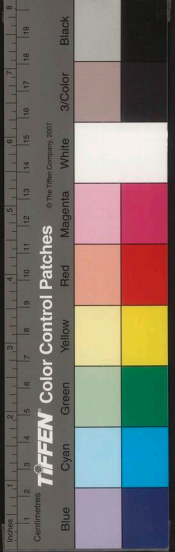
德基道君皇帝第九子母曰韋賢妃謹按實錄體例當云顯仁皇

所書也日歷則云宣和皇后韋氏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所書大觀
也今臣此書以事繫日此時顯仁未正尊名則書法當如此

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東京大內之宮中紅光照室八月丁巳賜

卷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名拜定武軍節度使檢討太尉封蜀國公二年正月庚申徙鎮海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拜
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日歷四年正月封康王會要
及廣先中興小歷並云四年
三月封王誤也蓋三年冬進封明年春乃出識明彊記日誦千餘
閱耳今從汪藻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音
言挽弓至一石計五七年冬金人入犯以本上阿祿祖為國號阿
祿祖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猶遼以遼水名國也金太
祖實錄云太祖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續鐵為國號續鐵雖
堅剛終有消壞惟金一色最為寶自今靖康元年正月庚辰被命
使軍前議和金國者在遼之東北蓋古肅慎氏之地其國在漢稱
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
通中國後臣屬於遼建中靖國元年遼海濱王耶律禧立號天祚

皇帝立十五年女真完顏旻始叛女真姓與虜詳同音今依張瀝
阿祿祖節要進本為字不成

按求法嫌名皆避欽宗諱祖政完字亦闕未筆今旻即阿骨打其
已全寫本字則此註為贅然原本所有姑仍舊是

先新羅人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七月其先寓止為完
顏部人後因為氏洪皓松漠記閩云女真君長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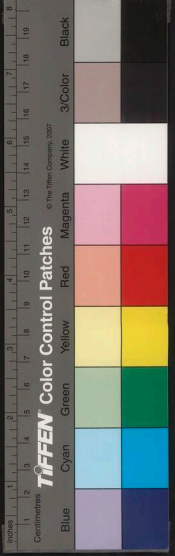
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苗耀神麓記閩云女真始祖
浦坐一號完顏奔至阿骨打即位以王為姓以文為名鍾邦血舊儀行程錄

結盟七傳至兀古達乃大聖武元皇帝侍中韓企先訓名曰吳張
灑節要云阿骨打即位以王為姓以文為名鍾邦血舊儀行程錄

然趙良嗣奉使錄馬嶺茅齋自叙洪皓記閩等書並作阿骨打三
人皆身至虜廷此必不誤惟大愿金人亡遼錄作阿姑打疑語音

之訛也洪皓記閩又云武元初只諱旻後有武臣申請云旻閩也
興併閩字諱之臣按紹興二十六年朝旨令閩改作旻字又紹
興講和錄載兀木書其送李正氏還朝首令閩改作旻字矣而
三十年十月庚允文出使乃去文字權改名允不知何故豈先是
非成主嘗名文而又易所是耶遠事不可詳姑附此以疏考先是

宦者武康軍節度使童貫持命使遼政和元年為遼主禧所辱貫
九月辛巳



怒會燕人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選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政

和四年秋女真既叛八月五年夏植自雍州來奔更姓名曰李良

嗣欽宗實錄童貫附傳云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選貫說以取燕

史云政和二年燕人馬植者來歸匿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生辰

上喜賜姓名李嗣良能克中興小歷政和一年童貫為遼國生辰

副使貫還燕人馬植者來歸匿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生辰

賜姓名李嗣良王爾東都事累契丹附錄云貫回至廬蒲河夜召

見植植之以歸易姓名曰趙良嗣薦之於朝植三國謀謨錄良嗣

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蠟書雄守和說以聞植已相約而不當

許之四月庚子入界壬寅至雄州丁卯入見蓋貫與之約而後納

之非携以歸而後至恐亦不然按良嗣降書植既已相約不當更

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按良嗣降書植既已相約不當更

中有天祥親征女真軍無聞志之語天祥以辛卯歲改乾統十

年為天慶時當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真始叛五年春天 仕諸朝始

祚下詔親征女真與此書合謂貫植之以歸者恐誤

有謀燕之意遼人既為女真所破其勢浸微六年冬貫于預樞密

院事遂謀出師七年春尚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二月具

言敵未可圖會知樞密院事鄧洵武亦不以為然事得暫止此以陶悅

奉使錄卷修錄云二月中旬貫北伐前軍發悅歸此以陶悅

奏敵未可圖事乃寢建炎未悅以此贈松閣修撰其年夏薊州人

高藥師見遼國亂自海道奔登州言女真攻遼奪其地大半守臣

王師中以聞良嗣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先是師中聞朝廷經

畧用兵全家來忻代詔令赴朝賈以並遣眾事師中謀與良嗣同

卷一百一十五



中募人持詔以市馬為名伺其實

戊辰八月女真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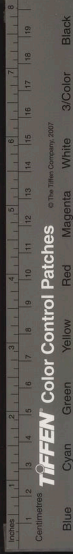
除北征紀實

謂雖已到彼薊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

為赫怒顏廷外廷臣蔡承望大臣意旨因詔元稹借補人并將校

一行並編配遠惡人降御筆通好女真事監師帥臣並不許干預

是歲重貫入上其干燕策魯公不報一日留身劾貫懷違事上乃



外史
元史
通鑑

議除貫司徒致仕貫大懼為伯氏置酒甚厚以一年帶遺伯氏伯

氏力救解一日重帥敬時籤韓兩副紙未讀之誠如近事魯公曰

為泰如此非本朝美事地識五代石晉出帝爾仍謂師重和元年

敬日更待用兵若使如圖識言好模樣自此議速復

春還青州丙戌夏詔武議大夫馬政與其子承節擴字把御名今

及平海軍指揮使呼延慶航海往使已卯悅夫子龍圖閣學士應

姓名已見建隆以來繫年要錄考此洵武雙流人京仙遊人政秋

不別出止注其籍里於下以便稽考錄馬換自敘並用此璞字今從

道人也秋昊用遼秘書郎楊璞計錄馬換自敘並用此璞字今從

即皇帝位重和元年造南海人李善慶與政偕來廣安軍進士安

堯臣疏論遠際不可開詔補充臣承務郎實不用其議光臣以上

補官冬遼主禧冊金主昊為東懷國皇帝剖長春遼東西兩路地

且議和昊不聽元平十宣和元年春善慶至京師正月詔京貫召

問諭以火攻遼人取燕地之意遣直秘閣趙有開持詔書往賜三月

甲璞鐵州人有開燕人趙秉直也秉直以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

與東血同族石當考恭餘北征紀實云李善慶來見魯公但衣

臨堂廡待之善慶再拜於堂下魯公曰歸語汝主中國所守信義

也禮遇善慶重肯再拜而退即其奏其辭上尚能興立則私謂當自

北事只我得了得他人做者必鑿脫雖然我功能有甚底日役者

身不得更好了却燕山耶伯氏答以白上於是上意大寢遂議罷

如此恐非其實夏有開至登州而死謀報遼人與女真議和朝廷

聞之遣呼延慶送善慶歸呼延慶至女真六月庚寅金主昊以本朝賜

詔為非禮怒拘之冬始遣戊戌二年春至京師二月時李良嗣已

賜姓政和七年正月遂命良嗣以右文殿修撰再使三月丙寅

面約夾攻

遼以燕地歸我金主昊許燕京七州而不許雲中及平灤地秋遣

四

夏曆
庚午
丙午

良嗣與其臣賜刺曷魯以國書來且年歲契七月丙辰自京歲

中詔登州兵馬鈐轄馬政持國書及事目報聘九月於是童貫已

有出師意乃命河北軍與陝西河東更戍九月己未蔡條北征

與史不同又遣西兵宿將會京師冬睦寇方臘作亂丙子三年春重

貫南征丙午夏曷魯復至京師丙午遼上京路副統耶律餘覲以

讒得罪遯奔女真松漠記聞云金都姑之降金人以為西軍大監

錄蔡條北征紀實政和五年遼主遣兀大王兀帥師女真方臘

敵而大臣俞覲強立之因脫身投遼主余堵降女真與此亦異

貫未還用太宰祥符王輔議授曷魯書歸不遣使八月冬曷魯至

金十一月金主昊意朝廷絕之乃悉其眾渡遼而西以餘覲為前鋒

四年春破中京正月遼主禧棄燕京去三月國人立其從父秦晉

國王涼為帝三月餘覲引金人入雲中地三月乙酉邊吏以聞詔

太師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三月貫自江浙還以諫取花石事與

輔有隙貫造京生深語輔大懼遣貫書曰若北行願盡死力貫大

喜此據蔡條紀實附入紀實又稱上將命耶王為元帥曹公叅扣

事中官力爭又梁師成力阻貫因得且止及曹公請對力諫北伐

不錄多將行上皇三策授貫上策取燕中策耶律濬稱藩下策全

師而還夏童貫發京師四月復以少傅蔡攸為宣撫副使五月攸

京長子為上皇所信愛使監其軍吳曾漫錄云宣和四年金人攻

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蔡居安副之攸史金人止撤代貫至

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諸書亦無王緯乞師事今不取貫至



後漢書

道進兵與西都統林牙耶律石石遇秘漢紀閏作大實林牙按諸書多用此石字今從之

於白溝五月癸巳遂已始貫攸之出師也其叅謀官中書舍人宇文虛

中論此事乃安危存亡之所繫願罷將師還朝毋開邊隙黼不聽

師道世衡孫世衡洛陽人終環慶路兵馬鈐轄大石遼宗室虛中廣都人也未幾

耶律淳死辛巳妃蕭氏權王國事貫以遼尚盛遂班師六月癸巳次高陽關

起復延康殿學士磨度時守中山言燕人無主願納土上皇疑未

決王黼力舉再興師之議秋詔貫攸母歸異議者斬益發諸路兵

二十萬會三關七月壬午朝散郎安陽朱昭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還上

疏論女真決先敗盟其言切至朝廷怒械送邈州編管九月金人辛酉

聞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得咸與遣通議使烏獸高慶喬來議夾

攻責以不先示起兵月日九月乙丑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

心倚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九月辛未常勝軍管

押郭藥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司降九月乙卯蕭太后懼命乾

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貫攸不受九月甲申冬貫使藥師道諸將以

輕騎襲燕入之諸將遁歸十月乙酉良嗣至奉聖州本古新州全主旻口不

言而心許雲中地十月辛亥都統制鎮將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

其營夜遁十月甲寅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禱全主使圖之

環十一月辛未至奉聖州全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陵撒梅來許山前

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營灤三州雖貴朝先復不在許與之限上

皇諾之十二月後三日全主旻入燕林牙大石以七千騎奔火山



蕭太后偕行為遼主禧所殺蕭幹亡入奚十二月自號大奚國皇

帝獨遣興軍節度副使張覺繕兵守營平地金人遣故遼叅知政

事康公弼詔諭十二月戊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平州為南京趙良嗣

至燕十二月庚子全主責之復遣李靖與撒梅朱議以本朝不夾攻欲

得燕地租賦十二月慶裔渤海人本東京戶部司諳譯史稍知書

藥師鐵州人昉燕人幹奚人延慶保人軍人其先西蕃熟戶環師

中子靖賓州人撒梅女真人也撒梅馬嶺自敘作撒盧梅今從張

陷燕記作張殺曹勅北符聞見錄作張五平春金人求燕地租賦

使者三返遂命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持御筆誓書至軍前許歲

賂銀絹五十萬匹兩代租貨一百萬緡而請燕山地三月丁巳

延慶師潰王勣因入言曰二師不足仗臣當自主之上意屢欲罷

反為拳小所持激鄜君中時在樞府梁師成萬從中秉權數進不

便之語勣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師金用事者及契丹舊臣猶

持不可全主吳獨許之前已得涿易二州夏金人以燕京及檀順

景薊四州漢地漢民歸我四月後九日貫仗以全軍入燕初曰交

割後曰撫定未踰月金太祖旻卒於白水泊五月其國相宗維遣

冊旻弟吳乞買為帝更名晟宗維旻伯父劾閣孫黏罕也金太祖

太祖生於戊申天輔七年八月己未終於部都濼在位九年享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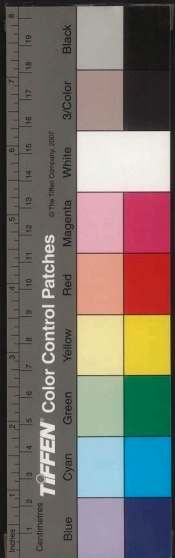
五十年有六與諸書皆不同史歷金人亡遼錄云吳乞買名慎鍾邦

直行程錄云金主名慎小字吾克理與諸書亦不同今不取洪皓

詔聞云黏罕云吳乞買云從弟吳乞買其庶弟名宗憲靖節曰歷

欽宗實錄亦云阿骨打以其弟吳乞買黏罕為謀主張滙節要云

天會四年夏以皇帝黏罕為左副元帥此諸書皆同按阿骨打子



父少以才勇多取金

此為得之然宋王宗幹乃武元之子海陵之父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朝古亦今國信所避吳最亮幹四字則宗幹決非粘罕名皓久在金不知何以差誤張棟金志云粘罕乃吳乞自粘罕始擅兵實親弟思改之子恐亦不然今從苗耀神麓說

愈不欲交雲中地而蔚朔武三州守將以城來附金南京留守張

覺亦上表歸命丙戌六月上皇疑未聽燕山宣撫使真定王安中以營

平形勝勸上皇受之覺還回金人所遷燕京職官戶口乃拜覺奉

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金主旻之未死也議取燕北人民童貫以

常勝軍為重乃奏以燕地六州富民與之對換蓋利其田宅以贖

常勝軍比富民歸而貨產以散皆流離困躓遂重夫燕人心然常

勝軍月費縣官糧猶十餘萬斛率自山東河朔運至燕由是齊趙

晉代之間民力皆竭而羣盜蜂起太傅王黼大懼遂令天下皆出

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緡北並據秦嶺北征紀實上皇以貫無功命貫致

任十月未黼與火保梁師成共薦太尉譚稹為河東北宣撫使師成

稹皆官者使之圖雲中冬金人五年十一月張覺奔燕山金人

檄疏我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太尉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斬首

以送繇是常勝軍皆解體是歲妾人饑其部曲殺蕭幹傳首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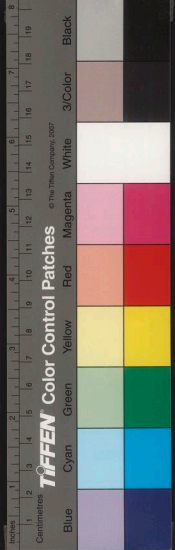
十二月甲辰譚稹知常勝軍不可制六年春乃募雲朔漢兒數萬號義

勝軍初燕之未得也趙良嗣許貸金人糧稹不與金人怒秋取蔚

州及飛狐雲邱兩縣六年稹坐是貶復命童貫總師八月乙卯孫

諡云譚稹為宣撫使朝廷命公為參謀官時金人納復見之請劉雲中以北三千餘里遺之以朔武歸我夏人駭駭河朔州境詔

納發兵討之太上皇親筆奇戰至八九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種叛渝盟藉為爭端今因竭天下盡于燕山訖無善後之策况議



卷一



雲中于退而疏無雲決不可守之狀反覆數十言皆社稷安危之
決起換上之積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言擇禍莫若輕
極論數日積不得已擇取一二錄上之書奏損罷公落職還吏部
使命重貫出師遂取績按此所云與諸書不同姑附此當考綠黨
子時為右文遼主禧與林牙大石猶在夾山夾山者在沙漠之北
殿居其修撰

有泥潦六十里獨契丹能達它國所不能至羣小共謀遣一蕃僧
貴御筆緝書誘禧約使來歸得以殊禮禧大喜期相接貫以是

落致仕出使金人每以力不能入夾山為恨會常書屢返金同知
之冬貫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見金將完顏希尹議交雲

中十一月希尹不許是月五黼致仕十一月蔡京領三省事
亥貫上疏經畫雲中京進呈尚書右丞宇文粹中持不可乃畫首

留俟粹中虛中先也七年春遼主禧畧山後地希尹遇之於歸化

州本舊以兵遮其歸路遣字董婁宿拏而俘之天祥被擒國史黃
末蓋因馬擴自敘及汪藻背盟錄所記兀朮獻捷年月蔡條北征

紀實亦同然元符諸旨重貫領來乃云契丹皆立以二月十九日
北走二月二十七日止大金曆皆主已出酋前來則在七年二月

矣諸書皆誤亡遼錄云保大四年秋兀朮擒天祥保大七年二月
和七年若繫之於是大石以殘眾奉其子梁王北奔洪皓松漢記

秋允甚誤今不取
石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石懼
脫歸保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沙丘立天祥之子梁王為帝

而相之按三國謀謀錄兩國編年皆云大石諫不聽稱病不行若
大石亦降則梁王何以得免皓所記恐誤也諸書皆云天祥四子
趙音秦許王改希尹晟從子誤音鄆室皓室名希尹據洪皓記開

恩制云屬為諸父故知為晟從子也實錄作兀室蓋據馬擴蔡條
張雅所書然皓嘗為其館客必不誤萬權神麓記云怡室母孕三
十個三月也今從之妻宿女真人也秋虜益兵雲中頗經營南寇
凡詔廣陽郡王童貫往太原宣撫速行母留
九月初遼海濱王既

父... 弟... 孫...

廢其貴臣劉彥宗蕭慶之徒朱拜基靖康餘錄云劉彥宗本河北人奔大遼上東侵中原計天祚惡其

仗盟覆好流於錢監金人充之召入帳計事大悅其謀以為樞密

阿骨打抵燕京北朝兩府漢兒官左金

相二人皆燕人以墳壘田園之故愈勸敵入侵蓋彥宗非河北人

又天祚時已知樞密院事合謀共勸南侵且言中國無人因兵就

糧可也冬國相宗維檄宣撫使問罪遂侵河東大邑歐氏有書疏痛哭流淚編載此

檄文云天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蓋起都經畧處置使宗傑自

檀州入河北幹離不犯檀州在十二月朔其使名狀編幹離不上淵聖書有之義勝軍之在河東

者皆執其守將以叛童貫聞之適甲辰二月常勝軍亦因其宣撫使

保和殿大學士餘杭蔡靖乙巳遂以燕降丙午二月遼遽聞丁巳月辛

且丙午官猶秘其事後五日輔臣共議丙午命陝府西路轉運判

官鉅野李鄴持萬金及三省樞密院牒請金運進獻太原中山河

間三鎮地以和且言內禪乙未二月宗傑吳仲子幹離不也金太祖實錄云

二太子名宗望按宗望乃提機子恐字誤今從苗耀所記幹離於

不諸書多作寓里字按敵所上淵聖書用此三字今從實錄於

是上皇去意已決乃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揚子吳敏計禪位於皇

太子是為淵聖皇帝庚申明年改元靖康保和殿大學士蔡脩

請幸長安會兵以圖收復詔以脩知京兆府正月脩无攸忘其成

功改知鎮江金人聞內禪大驚欲引去郭藥師言南朝未必有脩

乃遣藥師先渡河武泰軍節度使官者梁方平河東北副都統制

武康軍節度使祥符河灌皆潰正月太保領樞院事蔡攸夜奉上

皇乘舟東幸正月童貫與殿前都揮使聞封高俅繼領勝捷單及



皇乘舟東幸... 童貫與殿前都揮使聞封高俅繼領勝捷單及

禁衛三萬五千人扈從太宰開封白時中等請幸襄陽淵聖皇帝

用新除尚書兵部侍郎邵武李綱計固守

正月

具召諸道兵入援

金城攻不下乃遣寧皇吳孝民來議

和五月

自言奉其主命如趙

皇悔過再乞權盟仰就便酌中施行

此為紹興十五年六月戊戌秦檜奏上語張本其書北盟

會編始稱以帝詔遣尚書駕部員外郎彭城鄭望之同知樞密院

有之

事臨沂李悅往使

望之以癸酉稅以甲戌出使

稅等與金議割三鎮以宰相交

地親王送大軍過河太宰河內李邦彥亟請如虜約以紓禍王懔

慨請行遂與火宰東光張邦昌乘一棹渡濠自午及夜行分始達

敵寨辛巳上皇次鎮江府淵聖皇帝以王黼首禍流之湖外庚寅

又使盜殺之

朝之死實錄長編係于壬辰按靖康別錄開封府奏據此事使臣韓膺狀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永豐

鄉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比

江

淮發運副使盧宗原以行宮之

命過揚舟與郵傳俾不得西趨京師又留濶兵泗州司錄事詹大

和言童貫且為變甲午以戶部尚書聶山為發運使黔州觀察使

權王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薛安為副往誅貫尚書右丞李綱固諫

乃罷行黜梁師成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

趙姓之中東秦疏未及行會有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中官太學生伏闕事

再取涓州安置師成知其不免遂自殺恭條國史後補師成得罪

誅殺之但以其自縊聞贈太師按史師成之貶在宗原東子

東德手出師之前亦無再取涓州及贈官事今不取

龍圖閣大和遂女人山臨川人也王留金軍踰旬日意氣閒暇二

直學士月丁酉朔京畿等路宣撫使郝統制隴千姚平仲夜以西兵萬人

襲虜寨不先亡去戊戌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李綱以謝虜



卷之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命尚書左丞蔡懋為守禦使代之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
 中持割地詔至敵軍是日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疏請留李綱士
 民喜至者十餘萬淵聖皇帝大驚復以綱為守禦使平仲保靜軍
 節度使古養子懋離子離晉江人元東丹陽人始姚平仲之襲
 金營也金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因憚
 王不欲留更請肅王乙巳王還詔割三鎮以北二十州地遣皇弟
 肅王樞遷張邦昌太宰以為質又許金贈銀帛五千七百萬匹兩
 以和李綱爭不聽丙午王以勞遷太傅是日金人退師同知樞密
 院事神師道請薄諸河而擊之又不得聽庚申斬梁方平於都市罷
 諸道勤王之師辛酉遣將將兵援三鎮始上皇留鎮江未返幸臣

寧遠軍節度使吳縣朱勳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憂之火宰吳敏
 請令蔡攸勸上皇北歸以贖罪四月己亥上皇還京師全國相宗
 維在雲中聞宗傑獲金幣不賞而已無所得遣使者蕭仲恭來求
 賂大臣以勤王之師踵至有輕敵意初命尚書度支員外郎邢侗
 館客侗伯溫辨誣云侗為司農少卿奉詔館客按恭仲以四月離
 京師而侗五月戊辰始自員外郎遷光祿少卿伯溫誤記之
 者既而拘之都管趙倫懼不得歸始告侗以元帥府右都監耶律
 餘覲貳於金人願歸大國欽宗實錄云初幹離不單既還黏罕遣
 使與之相當與都管趙倫者燕人殺倫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邢
 侗云云所謂使者數輩史無其名王侗來都事罷龔允九朝通略
 並從實錄作趙倫李焘長編徐處仁吳敏共議蕭倫按實錄所書全
 遺還注此據李綱辨餘覲事劄子蕭慶當作蕭倫按實錄所書全
 據宣和錄惟沈良靖康餘錄作蕭慶此亦不然靖康要盟錄有黃
 進詔本云此者使入蕭仲恭趙倫之來云云蓋仲恭乃使命而倫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其辭管也宜和錄脫仲恭名今載詔書全文于後以補實錄諸書之闕焉其書云靖康元年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上將單正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平澶戰敗信修睦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裁同一家靡有兵革職開之事通知之久揆古所無金人強暴取肆隳梁傲擾邊境違於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與師以拯顛危而軒臣重貫等迷國擅命且遣信使結納仇讎搆以金贈暴掠燕土金匱之約藏於都畿則非此之故通君皇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群朕初即大征惟永國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輒與念先時親仁善隣以凡前月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逃思欲與念先時親仁善隣以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者哲衆望所屬宜於國無若金吾者實詣至意良用折悍言不金吾前不就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遂避禍去國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然則天祚不害其爲患而于耶律氏則至忠矣宗宣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連國光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耳有西南招討太師周同姓之助雲中留守尚高顯宗之佐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舉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有何

不成謀事責斷時不可失惟全吾國之書不盡言已

吳敏共議甲辰以蠟書授倫厚賜之金錢使結餘親掠怒子怒原武人

史中丞處仁穀熟人熊克小歷云處仁仲恭倫皆燕人也倫歸白

其書宗維人怒趙姓之遺史先從本傳仲恭倫皆燕人也倫歸白

聖明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歃盟之事當不論也吳敏

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爲犇罕犇罕辛亥宗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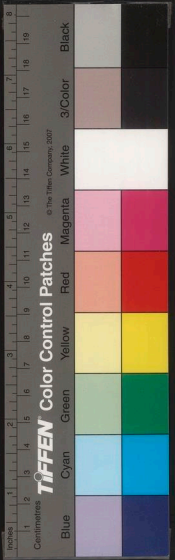
適兵所得按此與實錄諸書不同疑傳聞之誤今不取

至燕山府此據許林癸亥斬趙良嗣趙姓之遺史在三五月甲戌

河東北制置使神師中戰死於榆次後十日制置使姚古敗於盤

陀丙子用門下侍郎耿南仲議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東北宣

撫使將兵萬二千人以援太原七月辛未罷諸道防秋之師綱爭



卷之三

不聽乙酉蔡京南遷至長沙而死辛卯誅童貫趙抃之遺史云童貫以八月乙卯誅

于南雄州是日河東制置使解潛進軍南關居四日潛潰李綱猶

在懷州八月丙申台綱赴闕命太尉种師道代行邊既而亦不用

師中師道弟南仲開封人也金人既不得三鎮地癸卯以書來責

叛盟復引兵深入天會四年八月十日九月丙寅左副元帥宗

維陷太原十月丁酉右副元帥宗傑破真定淵聖皇帝數蔡攸罪

甲辰與未劾並殺之攸之死實錄無月日附于九月壬申責萬安

朱齊愈為御史即所斬除齊愈辭乃以命陳述按述先刑部尚

為御史而齊愈以十月甲辰除察官今本附此缺考書高平王雲秘書省著作佐郎周李若水再見二帥而歸言金

人堅欲得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己巳集百官議於延和殿右

諫議大夫鄧城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左司諫江寧秦檜等三

十六人持不可乙亥兩軍分道渡河寶錄斡離不以十四日自魏

上淵聖書云而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蓋一軍寇期同日而濟是日復用王雲計亟遣王使

河北止師秦象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為皇伯上尊號十八字上尊號表

國史無之臣家藏雜書一編乃園城中人于記群日文字具間謂

淵聖為上帝拜昌為新主蓋未返正以前所記事亦全與丁特起泣血

綠中語同不知果何人書耳此表雜記中有之今錄于後大宋攝

太尉光祿大夫以宰兼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

言臣聞德之隆者禮必尊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

通十載之惟既和好之充成豈欽崇之可後伏惟大金皇帝陛下

戒明生稟神武誕昭承天命以勃興協人謀而繼序能定功也輕

地重民體仁可見睦鄉修好博信無疑制禮不曰修文弭兵得非

成武衰茲寒美總以鴻稱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上尊號曰大

宋史卷之三

卷一





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體仁惇信修文成武元聖皇帝伏惟大金
皇帝陛下膺受奕章永綏福履表雍和于南北揚威列于邇遐長
保兩朝之盟永為萬世之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靖康
甲錄云先是都堂集議加金主徽號十八字太常博士革初干馮
爭以為不可二府起罷之汪藻為太常少卿草定冊文去冬馮
祥等為奉冊實使及河獻騎大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別錄繫此
事於今年正月車駕再出城時今附見此但以崇
天繼序四字為繼天集統與雜書不同當考
王以取南仲主

和議請與俱乃拜其子中書舍人延禧為龍圖閣直學士與知東

上閤門事高世則並為參議官
耿延禧中興內殿淵聖問康王
辟卿之子為官屬不辭而往朕甚嘉之南仲奏曰臣雖此一子當
國家艱難豈敢辭因泣下淵聖曰宣回奏事如何臣南仲奏
曰康王既往而臣子獨宣回無此理國出使臣却敢延禧連奉左
奏事臣南仲繳御批奏之云康王既往而臣子獨宣回無此理國
右幸也若獨宣回臣何面目遂已按實錄王請南仲偕行上曰南
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行南仲奏臣老只有一子乞免行上曰姑
令往渡至河即召回矣康王則
延禧所記似其飾說今不取
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藍珪

康履黎絜西頭供奉官楊公恕內知客修武郎韓公喬從世則公

繪子公繪蒙城人韓烈武王瓊
元孫仕至保靜軍節度使公喬開封人也王入澠淵聖皇帝

解排方王帶以賜朝議欲拜王為元帥又欲擁駕南巡猶豫未決

而敵掩至辛巳王行至磁磁守義烏宗澤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

騎已迫大王去無益於事不如且留王木之聽磁人以王雲為不

誠將奉王入金主于執雲從之汪伯彥建炎中興日歷云磁守宗
澤與王雲有隙誣奏澤奉使賣國

及是人又以細作誣雲婦人承鳳首作亂澤畏不解歷雲懼澤甚

宗澤弗顧及出遇害耿延禧中興記云雲至磁許宗澤之誕澤甚

因磁人之怨聲言雲果細作將選親王入金磁人遂有殺雲之謀

宗澤遺事云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之同行雲易之及出遂遇
害發遣行案得皂棗一杓中三級羅各一實曰必有人見此故譖
雲為細作也遺事與二書所記不同故宗實錄全據澤澤事按澤
雖與雲不叶然是時特不欲雲奉王入金故邪人殺之而不執恐
非以私憾故也伯彥延禧與澤議論不同辭多毀澤今但云磁人

故實庶不夫實朝廷聞金人渡河遣同知樞密事聶昌與耿南仲分使金

軍許盡討河東北地曷即山也趙姓之遺史云湖聖嘗夢為兩日所逼乃改聶山為昌以歷之與實

錄附傳時知相州祁門汪伯彥亦以蠟書請王還相祭未王以所

部千人抵相州丙戌右副元帥宗傑犯京師太宰錢唐恪請幸長

安門下侍郎仁壽何臬不可閏月壬辰朔以臬為尚書右僕射丁

酉副元帥宗維犯京師取南仲至衛州衛人不受南仲馳至相辛

丑見王辭以面受虜旨盡起河北一路將兵入衛王乃同南仲召

募勤王之師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見京城危議以王為元帥何臬

是之已酉遣閣門祇候秦仔等八人持親筆蠟書絕城詣相州拜

王河北兵馬大元帥趙姓之遺史載帛書云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祖宗涵養之俗天地神

賦所當佑助撥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

其辭與汪伯彥日歷不同淳熙十三年九月壬申翰林學士燕修

國史洪邁奏竊以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太上皇帝持節受

仗獨在河北用能光啓中興荷一馬化龍之兆然霸府肇開事出

倉卒一時溝瀆諸臣不能得共始近者忽傳欽宗遺翰石刻一帛

舍於相何鼎家然後當時事蹟如日星可以垂示天下後世雖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敵時攻都城中外不復可通太上奉使歸離

不軍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迺運來如濟郵當是時

稟為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請及在相位遂擬進書之文其語云訪

知州所當佑助撥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伯亨充元帥宗

神示所當佑助撥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伯亨充元帥宗

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入

批云康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付御孫黃帛書

欲乞聖慈行下蜀中于隆州何臬家取案以上布之史館編於太





中山府陳亨伯為元帥直龍圖閣知相州主管真定府府路安撫使公事汪伯彥秘閣修撰知磁州河北義兵總管宗澤為副元帥

伴率兵入援唐老宿曾孫宿晉陵人治平樞密副使亨伯零陵人也亨伯名與

市井游惰為六甲神兵丙辰旦京盡屏守城兵獨率神兵七十餘

人以出未幾京敗金人登城士卒以無賞不肯戰殿前副都指揮

使河南王宗漢引衛兵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遂大潰及午城陷

敵下令縱火屠城何鼎率都民巷戰聞者皆奮敵由是不敢下復

偽唱義和辛酉淵聖皇帝幸敵營秦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蠟書

黃絹三寸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元帥府有

兵萬人蓋樞密院將官劉浩即相州所募義士及信德府勤王兵

大名府救河東兵與所招太原真定府遼州潰兵而已分為五軍

是日淵聖皇帝將還宮而金帥宗維未得見欲先得表乃命中書

舍人晉陵孫覲秉筆而何鼎輩潤色之此表實錄不書按孫覲紹

幸晉城金人素表翰林學士吳玠莫齊皆稱病淵聖召覲面諭曰

朕歸心在難不取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餘賊職

神上淵聖書附見歐氏編有檢相數云絹五千四百萬匹人物又

本取一千五百萬匹金三百萬銀銀八百萬銀珠寶未見實數

令寧昌軍節度使蕭慶入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此據實錄是

日王以便宜命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張慙京東轉運副

使直顯謨閣黃潛厚並兼大元帥府隨軍應副江伯彥中興日虛

厚誤也潛厚除小龍在愨樂壽人潛厚邵武人也王之至相也河

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起之提舉常平等事王淵提舉奉益公

事栢祥被旨守黎陽皆馳至相王訝之汪伯彥悉薦以為幹辦公

事又以王府都監蓋珪康履內知客韓公喬等並主管機宜文字

武顯大夫陳淬都統制五軍兵馬甲子閣門祇候侯章自京師至

傳命盡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將時有使臣劉定亦持蠟書趣王

入援且言京城且破王憂之命耿延禧草詔布諸郡左副元帥宗

維聞王在河北丙寅遣甲士三千人與簽書樞密院事沙縣曹輔

貴詔書召王與諸將議引兵渡河康履等言相州守禦嚴備宜留

相王叱之秦仔侯章劉定請自濟川以帛索攀援渡河轉戰而南

汪伯彥以李固渡賊壘可虞乃議往北京會兵而進乙亥王率五

軍離相丙子履冰渡河丁丑發元水鎮迷失道汪伯彥得羊羹炊

餅而進晚泊大名府初副元帥宗澤在磁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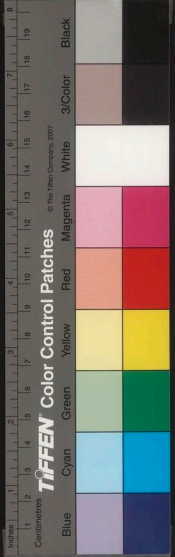
敵歸路眾議不可澤自遣其將秦光弼等領兵趨渡斬數百級獲

其齎糧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時金寨據李固渡宗澤屢乞會兵

可道澤不聽自以破人攻之王麟為先鋒澤為中軍葉馬合之眾

遇李固渡為敵所破帝并無賴光迺抱王麟馬足乞性命澤亦僅

卷一



及少...
...
...

得脫與實錄所會帥府約赴大名癸未澤以所部二十人先諸軍

截不同今不取江伯彥中興日庶丁丑王至大名癸未梁楊祖自將五磁澤自

信德楊祖同日宗澤踵楊祖後至自相州梁楊祖引兵至磁澤謁

軍中請楊祖回復真定楊祖曰奉大名州檄書樞密河宣取違

王命而從公乎即上馬趨于城渡澤倉卒聚軍民之共僅二十

人踵楊祖之後同日而至與澤遺事不同耿延禧中興此云上至

大名河北守臣將兵斬集宗澤王麟兵不滿三千人梁楊祖將邢

州兵後至議幾萬人訓練齊一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楊祖以兵萬

此足明澤先諸軍至也今從之

人馬千匹繼至兵官張浚苗傅楊忻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壯之

時中山受圍將士請以楊祖代為元帥楊祖辭乃以為秘閣修撰

隨軍轉運使楊祖子美子道君朝中書侍郎浚成紀人本河東宣

撫副使劉韜部曲傳授孫校上黨人元豐殿前副都指揮使傅乃

也願之子熊光中興小庶以傅為授子誤忻中崞縣人師中秀容人韜崇安人也曹輔至興仁守臣徽猷

閣待制韜縣曾琳詰之輔乃裂衣襟出御筆蠟封及樞密院鑿書

以遺琳琳告於王甲申破蠟封乃淵聖皇帝手詔畧曰金人登城

不下見議通和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兵分屯近甸毋得輕動汪

伯彥等皆以議和為可信宗澤獨曰女真狂譎事勢如此是必欲

款我師今即信之後悔無及丙戌澤請直趨澶淵為壁次第解圍

衆曰金兵十倍圍京城控守要害吾當量力何論解圍澤曰京都

圍閉日久君父相望入援何啻飢渴今但進屯近畿設敵有他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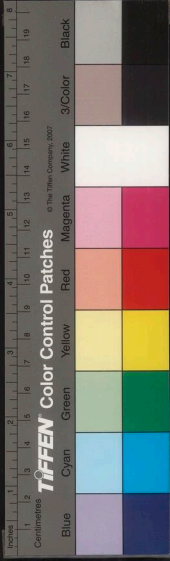
則吾兵已在城下矣王然之是日金人犯相州募府聞曹輔已還

輔以是日恐金人知王所在且再至戊子命澤以萬人進屯澶淵

癸未入城金人知王所在且再至戊子命澤以萬人進屯澶淵

宗澤遺事云命公提兵二萬先行誤也故中興日歷此行實以帥

府先鋒右軍後軍共五十人及招到常景二千人王麟千人謀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五

明平表乃益以孔彥威揚聲王在軍中自是澤不復與府中謀議

所部萬人爾遺事所談建炎中興日歷曰宗澤渡河而來本欲懲歌數日乃說辭趣王進

發王語伯彥等曰宗澤渡河而來本欲懲歌數日乃說辭趣王進

日起發澤請王告曰一行入兵且之令歌脚三五日要俗辦乾糧

置買單履澤進王笑曰遂我謀矣挾澤以左未至大名甲申乃聞

城陷丙戌澤始請解圍丁亥分軍戍子進發伯彥等請王如山東

伯彥謂澤趣行而又止者恐妄也今不取

庚寅發大名府至是次陽穀縣是日澤以所部至開德府時遣精

銳與敵挑戰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

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申陳四聚取決霸府矣臣謹按編年之體

載之事今以全人和共職帥府建立皆中興不當追錄前書已

以後事蹟張本故詳著之以備其始末也命濟王相景王杞出

賀二帥宗維元帥宗維亦遣其子真珠大王入賀壬辰延康殿學

士高伸落職左金吾衛大將軍高傑降充左衛率府率傑伸皆休

兄坐根括犒軍金銀而相與隱匿為婢所告也 金人二十一人

詣國子監謁宣聖此據趙姓癸巳王次東平府 顯謨閣待制孫

罄卒謚通靖罄江都人事上皇為殿中少監甲午詔諭河東北諸

州守臣令趣降朝廷既割兩河地累旬日惟知石州席秩以郡降

餘皆不下金人患之復以為請乃下是詔焉 太常少卿汪藻乘

權起居舍人藻婺源人也 蕭慶在都堂聽講月令洪範此據趙

史是日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元帥府先鋒統制楊青為濮人

所殺青大名人去為盜先是磁相間有盜常景者聚眾二千人據

天平山青自衛濟趨天平破之青有眾萬人左右使令稱宣贊行

移稱閣門最為兇狡既而青景以其眾詣相州降王以青為先鋒



文少... 正... 金

統制景為宗澤右軍統領去年十一月內戊王去大名命青以所部屯柏

林鎮青行至濮州需糧等郡守簡中謹濮人擊殺之耿延禧中興記云青至濮

州被服入欲殺守臣孟據中謹沂云非其實也江伯彥中興日正月七日濮州仲今月三日楊宣贊米城下侍應副錢糧次日早

親自帶領二十餘人攻打水原攀援上城直至州衙上廳金人押知州簡中謹至宛城裏被守禦軍兵用亂石打殺楊宣贊據此則

青纜以二十人入城恐無殺郡守之意中謹所云不無飾說當以實錄為正但實錄以為丁酉青至濮州需糧却誤蓋丁酉乃濮州

申至之五王權其將常謹代青謹疑懼欲復叛還西山帳下承信郎

孔彥威以計斬謹王因命彥威為宣贊舍人統制軍馬屯澶淵受

宗澤節制實錄云常謹疑懼欲復叛彥威斬之按叛者乃青部將常謹自是一人所謂常景者已先撥隸宗澤軍中姓名

偶同音史誤也宗澤事實作常景亦誤代青在此月乙酉彥威斬謹在二月丙寅今彥威在辛巳今聯書之者丙申以

徽猷閣待制董耘為元帥府參議位耿延禧下高世則上日赴軍

中謀議耘湏城人也王在軍中率與延禧耘世則共飯夜設酒果

延僚屬不過一再行詢問古今治亂軍中情實而已初金人同

撫諭使臣齎詔至南京取金帛權府事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汝

陽朱勝非疑不與復遣使臣入金審其故丁酉詔守臣根括供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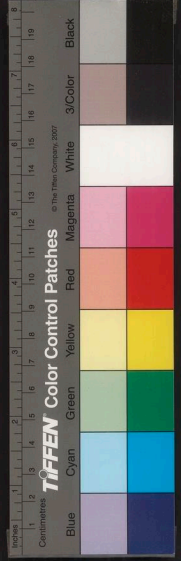
凡得金百兩銀帛三萬九千匹兩盡予之初應天府守臣等怨覽

又知南京蒙大金存全更不攻城喜極出涕所須金銀匹帛當力應副一匹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庶民之家盡數

借納以謝恩德京城見今夜拾搗軍務在聲竭已降詔書朕苟可

以報大事茲亦示諭想宜知悉春恐誤大事故茲亦示諭想宜知悉春

表段之數左副元帥宗維不從於是令御史臺置籍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指名督索不以官執高下例加械掠人不聊生已



亥車駕詣延福宮以將出郊也 高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兼權開
封尹 庚子淵聖皇帝再幸青城初金人將挾二帝北遷乃督駕
軍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時蕭慶居尚書省淵聖皇帝以問慶慶
曰頃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前一日左副元帥宗維以書來約車駕
出城議加其主徽號淵聖皇帝難之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母行
吏部侍郎李若水使金歸報力勸出行以為必無他右僕射何鼎
主其說帝疑焉金使兵部尚書高慶裔者奏曰陛下不必親出城
但遣親王大臣可也帝欲母往恐敵縱兵殘民遂決計出城南壁
統制官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聞之入白梟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
若出必墮敵計梟曰二太子止欲加金主徽號必不留也革固爭

不聽時梟自謂折衝有術在都堂對金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

寒左右及金使皆笑翌旦車駕再詣金營先是門下侍郎耿南仲

既走相州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為絳人所殺去年閏朝廷遣中

書侍郎陳過庭割河東北地閏月宰執見在者惟何梟曹輔與高

書左丞馮澥同知樞密院事孫傳養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至是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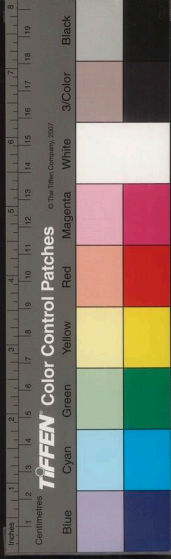
澥輔從行乃以傳兼太子少傅輔皇太子諶監國叔夜時彈劾於

外不與謀遇於太學前叩馬諫帝曰朕為生靈勢不得已即策馬

行叔夜控其勤不能止則號慟再拜帝猶回首字之曰嵇仲弼力

遂行衆皆大哭革聞封人國初樞密使延祚七世孫過庭山陰人

澥安岳人傳東海人叔夜者曾孫也者聞封人天日晚命內侍鄧



成章衛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

傅粲建交通閭館伴李侗嘗云京城初下二

太子曾與國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嘗不破其國歸知行兵歸此只是兵強而已德不足也孰若立其主刻大碑於闕其行兵有名且不絕人後亦使南兵自立一段思義國相遜然其說差監軍他日若遣民自立即史無立主一段思義國相遜然其說差監軍元室送少帝入城元室辭免不曾入去後來其議復變却稱國家事大不可不為長久之計二太子亦曾力爭言不惟無一段思義莫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議不成遂從元室即君之言臣按幹難不於本朝素既有善意何所云理或有之他書皆不見今畧採撮附淵聖再出城

命閹門宣贊舍人符彬持詔書詣北道總管使諭

河北軍民自金再圍城四方師帥望風不進時敵以兵五萬守潼關阮西兵來路陝西制置使錢蓋乃將十萬衆由商鞏而東至潁

昌去年十一月聞敵登城遂棄軍奔河北江淮等路發運使兼浙江

福建經制使翁彥國亦將東南六路兵與峒丁槍杖手合數萬人

徘徊泗上始議置四道都總管俾召天下兵勤王惟南道張叔夜

以三萬人援京師因留不去閏十一月東道胡直孺為金生得既而

歸之十一月西道王襄棄河南走襄漢閏十一月北道趙野自大名亂

後提其兵往南京與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合自號宣總使淵聖皇

帝奪野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十一月而以河北都轉運使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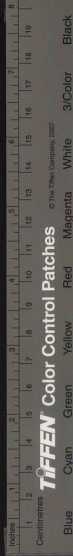
慤為延康殿學士大名尹至是將出城遣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

畧曰金人圍城已及一季援兵尚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

比已登城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

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孰

若抱孝懷忠更相推立總首保守疆土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



享朕言及此痛若碎首

實錄無和親至由邊等語蓋節又今依宗澤遺事增入

蓋惟演曾孫

惟演吳越王子

仁宗朝拒使使彥國崇安人直搆南昌人襄南陽人野納皆開封

人也是夕帝留宿青城

實錄李若水附傳云二月丙寅詠謀中變按二帝北狩乃金本謀時驛召張邦昌將

使借住進留彌月蓋埃戎王詔書之至也附傳因若水失計而反試之耳實錄云全仗高書者奏上云不必親出而不言其名按

歐氏編二帥與邦昌書有云兵部尚書高慶裔即此人也今增入

辛丑淵聖皇帝在青城遣人通

謁二帥不見禮數迥異於前蕭慶風李若水留儀衛三百命侍衛

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仲荀遠孫也遼河南人治平末司簽書樞密

院中於是鄆王楷景王杞濟王相祁王樸萃王植徐王棣沂王楷

和玉棻信王榛等八人與宰執何臯馮滌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

升學士莫俦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孫觀禮部侍郎譚世勳太常

少卿汪藻皆留城外餘志令入城拜清流人儔歸安人世勳長沙

人也帝再幸青城也舍於親王位供張蕭然饋餉皆不至羣臣相

顧失色於是敵人以數輩持兵守閣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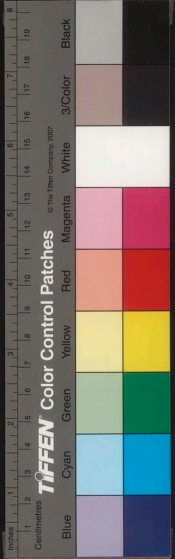
鐵繩維之然新學柝傳呼達旦帝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此據實錄

及宣和錄孫觀奏狀恭修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樂壽權邦彥以勤王兵千人

至帥府王命進屯澶淵壬寅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

路兵二萬五千人至東平王軍益振潛善潛厚弟也軍賊祝進

王在攻德安府通直郎權府事陳規率軍民拒之初京城之破也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奪萬勝門率班直長入祗候西京萬餘人而出皆護駕選鋒也甫過晉安院為金人所邀延慶死其徒李



孝忠党忠祝進薛廣曹端王在之徒皆去為盜党忠王在引衆數千犯隋州守臣朝請郎陸德先巫遁官吏庶民悉走大洪山在掠強壯為兵取其肘而去薛廣繼至劫掠營甚廣又攻郢復二州守臣直龍園閻舒齊舉中大夫趙縱之亦遁忠遂往來隋州德安之間先是規知安陸縣率民兵數千援京師至蔡州道梗不能達遂及境上會祝進攻德安府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規攝府事規辟進士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為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時府城壞規植竹編木橫門扉於上代女牆以捍矢石而施具焉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規開門規不答翊日早浙騎至城下與祝進軍合又翊日引衆攻城規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

居民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鵠車之屬進攻城東規登樓

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蓋時未知敵已登城也規謂此皆詭辭亂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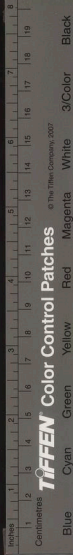
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是時党忠亦時復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權為將官德先嘗為御史中丞規安邨人之美女

陸人也

熊光小歷云規臨沂人通州郭州押賊有勞誤也今從規行狀

以駕久不歸為書上右副元帥宗維畧曰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

思惠邨我都城則河北慕義書凡十餘言程晉陵人也是日太學諸生余覺民等數百人並詣南薰門上書請車駕還內朝廷惡生事令樞密院轉遣彈壓官止之 金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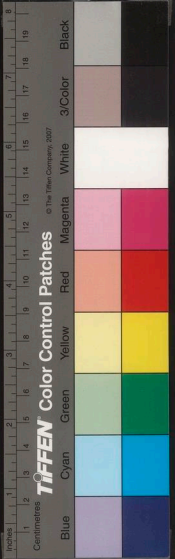


父物... 万理... 金

辰再招括金銀初帝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金以犒軍金帛未足為詞邀留不已留守孫傳以民間所有已竭乃取上皇旨凡宗廟供器及諸王公主第盡括之高書者正月十三日奉御批景見大金高尚書傳元帥台令為金銀表殿數火且拘留在此俟花數足方可放還可速依下項併仰據所有數目明批上盤限至十五日已前送納如有各措隱蔽却因檢檢古首發覺時帝在齊宮無聊何稟奏宜賦詩詩成賜酒乃召馮

海曹輔吳玠李若水譚世勳汪藻同賦皆以歸回二字為韻羣臣見帝意所在不覺歎歎此以孫觀奏狀呂本中庸定錄卷修本中在昌時藻詩曰虜恨夢回驚日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此連金帥及見在昌之句又斥其為虜恨因據此為名遠避留車駕執金人留駕乃具素議至是始以金銀不足為辭非因此時也據觀所奏當時亦不用時字韻蓋本中得于傳聞夏少嘗朝野會言云上在齊宮高尚書郭少傅與吳玠孫觀等對上乙已雪籍梁師吟詩唱和恐高慶裔輩未必果能以詩令不取

成家支百官俸 金人將易代懼民不聽欲以中原地擇人君之度大臣無肯任者乃議即軍中取前太宰張邦昌立之始邦昌既渡河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靖康元年城始破金驛召邦昌于燕至是邦昌與肅王至城外按邦昌上王書云臘月二城外乙巳十五日也取氏編金人曉諭諸路節文云城破之後是驛召而至是金人立邦昌之意已定於去冬矣今參考修正是日上元節二帥即劉家寺張燈宴設甚盛凡景龍門所用金燈琉璃珠環翠羽飛仙之屬皆取去統制官吳革以駕久不歸請往車前計議不則死之孫傳不許趙姓之遺史云乙巳金人於劉家寺云七將渡河潰萬七之禁旅八人全壘推千仞之堅城宣和錄云自與蒙座二帥既不見日遠蕭慶頊索城中物魯帝傳首取之今並附此當求他書參考之丙午降授通奉大夫 金營騎守



卷之八 元正 正金

真定有成名金人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家屬行賂不可手
書片紙遣使臣陳瓘持遺其子曰金人不以子為有罪而以子為
可用夫忠臣不事二君此子所以必死也乃沐浴更衣酌卮酒以
衣條自經於城南壽聖院年六十一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
在六
月丁卯今因其元諡忠顯也靖康小雅劉鞅為云時金之樞密使
節併書之後惟此諡忠顯也靖康小雅劉鞅為云時金之樞密使
韓止平高粘罕欲用公代之公力辭闕不自經此亦
誤按實錄附傳韓正時為尚書僕射不為樞密使也
出見金帥請車駕還宮為所殺始城中傳金人以張燈留上駕宴
罷即歸至是不還按與諸生丁特起汪若海何烈等各為書欲遣
二帥留守司不許按獨詣南薰門誰云獻金銀守白門者白之俄
遣騎取按赴軍中按出其書畧曰曩者都城失守民無一生之望

蒙再造之仁圖報無地况金銀外物豈復有新第自去歲以來根
括殆盡恐京邑之藏不足以償拋降之日雖以天子為質猶無益
於事也願元帥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
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中國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彌望二帥
見書詰難按厲聲抗論為所殺按江山人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待
試省闈遂逢國難後贈宣教郎官其家一人
實錄附傳云按詣南
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遣騎取按赴軍中詰難按厲聲抗論為所
殺按遺火按始以誰欲得出故欲然而殺之附傳則修遂夫其質
靖康小雅徐按為云駕再幸金營被留未歸君以太學具生具書
極陳以謂為元帥之計莫若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
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
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此與附傳及遺史所載按全書不同今不
取持起合肥人若海歙縣人烈潭人也 丁未霧氣四塞人對面



卷之五十五

不相視敵下舍輝門剽掠焚五獄觀 戊申留守司董景靈宮供

具納軍前敵退太祖皇帝殿什物令張設如初宣和錄 初高陽關

路安撫使黃潛善至東平見童耘除泰議官欲效之謁康履不遂

乃獻言於王請貽書韓離不辯曲直大畧謂捧登城不下之詔今

踰時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金之不還萬一賈勇

而前有傷和好耿南仲恐敵得書知王所在力折之此據耿延禧

禧記南仲語有云自曹輔發激之歸金方以不見中興記但延禧

大玉為限則恐誤蓋激此時未至澶淵今不取 潛善快快乞進

兵興仁王許之是日潛善發東平時高陽關路馬步軍副總管楊

維忠知霸州辛彥采將所部與潛善偕來會元帥府都統制陳淬

戍澶淵遂以維忠為元帥府都統制維忠環州人西戎部族彥采

長安人故將叔獻從子也 已酉詔權柱納金銀徐夢莘北盟會

徐東哲打毡畢便還金銀並限來日 敵從城中人買酒軍民持搜

交納軍前盡絕在此後三日當考 水與之敵怒辛亥開封府榜自今以諸雜物博易者從軍法 壬

子軍民以車駕遷延未回詣留守使諸軍器以備緩急不許即相

率私造留守使慮其生事捕鼓倡者得李寶等十七人戮於市梟

其首 甲寅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次華州初西道都統

王襄既南走淵聖皇帝擢水部員外郎孫昭遠為祕閣修撰西道

副總管去年十一月乙亥 昭遠以三騎出國門道招濟卒得數百人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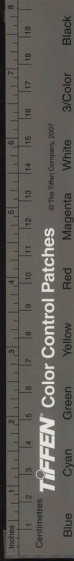
陽入商洛遂至京兆會陝西制置使錢蓋兵潰致虛檄諸路分合

兵勤王昭遠督之詞氣慷慨聞者感動於是環慶經畧使王似熙



河經畧使王倚各以兵來會而涇原經畧使席貢秦鳳經畧使趙
鼎鄰延經畧使張深皆不至昭遠凡二十八疏劾之貢竟不行鼎
亦纔遣將官李安領兵入援秦州州學教授周良翰見鼎貢以京
城危急勸勸點自行點不聽致虛合六路兵得十餘萬以右武大
夫成州團練使知西寧州馬昌祐統之昌祐官職他書不見按史
宣和六年五月以右武成
國除西寧州建炎二年二月丙寅自右武
成團知西寧州除熙河副總管故知為官先是致虛在長安繕兵
為守河計河西沿流壁壘相望致虛不曉軍事往往取獻陳者利
便按文施設州縣軍民不勝其擾有萬化寺僧宗印者考我人本
姓趙避亂過河中題詩佛寺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見而奇之薦
於致虛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即以便宜假宗印中散大夫直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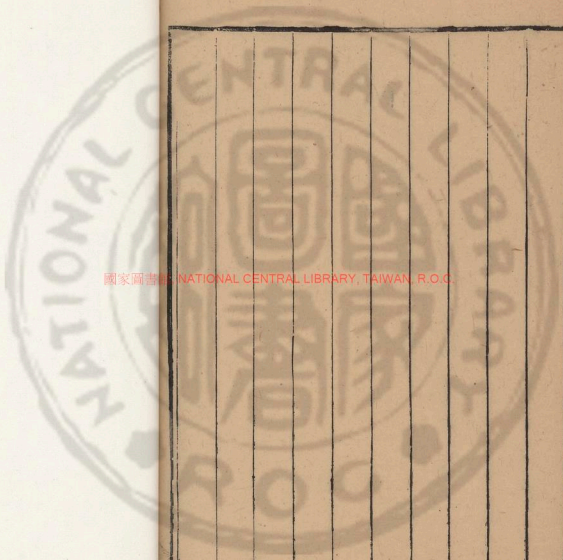
圖閣充宣撫使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奇兵軍正以統制官王偉等
諫之宗印請築長城起龍閣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
不以為是築城及有應命而已宗印以僧為一隊謂之尊勝隊以
行者為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以大軍遵陸而命宗印以舟師趨
西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聞之為書遺致虛為言今日之事
可為朝廷慮者三可為關中慮者五大率謂中都倚秦兵為爪牙
諸夏恃京師為根本於今京城圍久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遠巡
未進則所以為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為梗禁谷通
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甲馬全無入關西夏侵掠鄰廷為腹背患
今莫若移檄獨蜀帥及川峽四路使者輸財用軍軍器市戰馬以



張深以勤王兵八千餘人發延安 丁巳太學諸生為書欲詣軍
前不得進淵聖皇帝以手劄諭都人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 金
人取內庫香藥犀象司天監陰陽官大晟樂工等 初左副元帥
宗維聞王在開德遣甲士與中書舍人張滋持詔召王戊午至澶
淵副元帥宗澤怒命壯士射之激乃去激舒城人也濮州民兵首
領王善以其兵千人隸帥府王命進屯興仁 袁賊李昱張遇破
任城縣勢甚張元帥府遣中軍統制張俊討之俊至任城遇仗伏
幾殆小校趙密速財數賊統制苗傅扼其前逸大敗之斬千餘級
密太原人也 己未金人素朝服祭器尚方藥餌下至博奕之具
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 庚申金人素几鼎八寶天下圖籍本朝

開國登位赦書西夏進貢書本於是皇帝殿玉寶十四金寶八皇
后皇太子妃金寶印各一盡予之 靖康要盟錄云金人取皇帝
德永無極一也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也天子之寶三也天子行
寶四也天子信寶五也皇帝之寶六也皇帝行寶七也皇帝信寶
八也御書之寶九也宣和御筆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十二也宣和御筆之寶十三也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四
也青玉之寶二其一傳國寶其二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所謂泰
璽者金寶九御前之寶一宣和殿寶二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
寶四天下合同之寶五人御前之寶六御前賜錫之寶七書詔之
寶八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九銀印一尚書內省出納之印皇后殿
全印一皇后之寶太子殿全印一太子妃印 惟皇上所作定命寶在
太子寶太子妃金印一太子妃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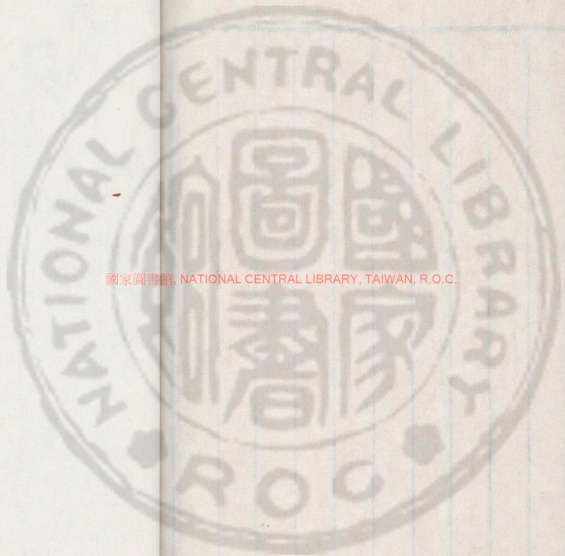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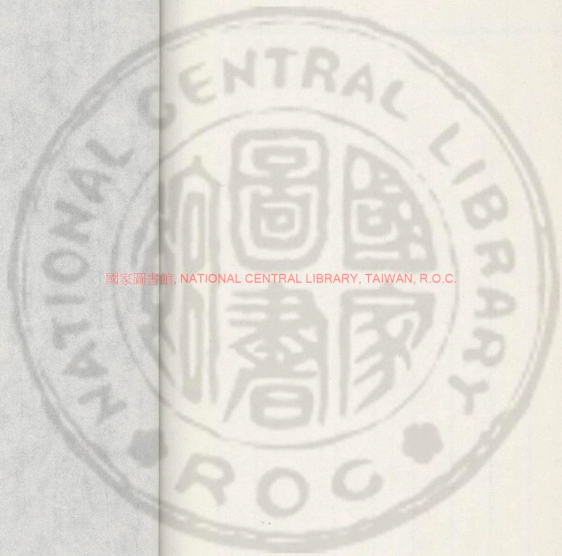
交
夕
レ
才
再
主
臣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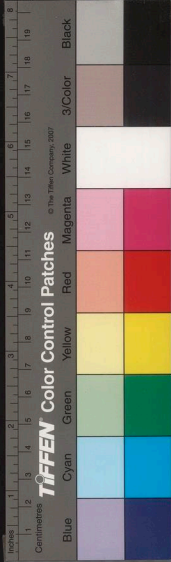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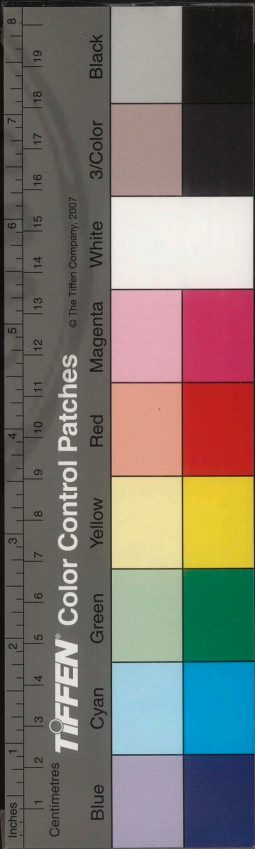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元年二月三月

冊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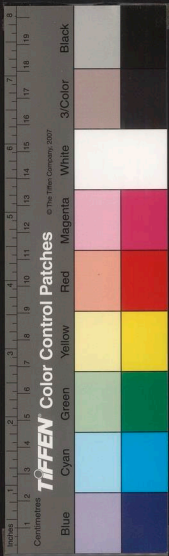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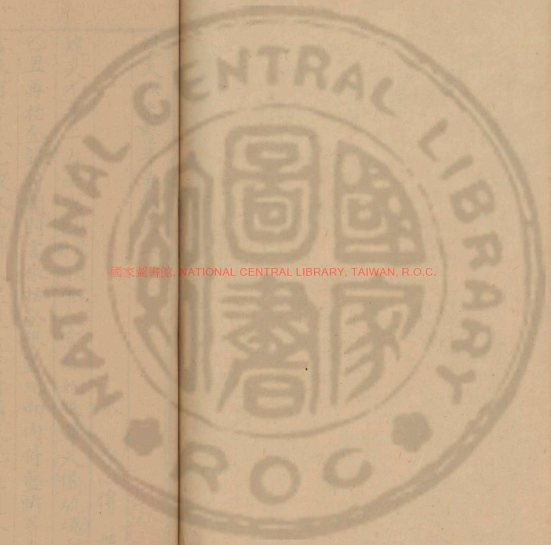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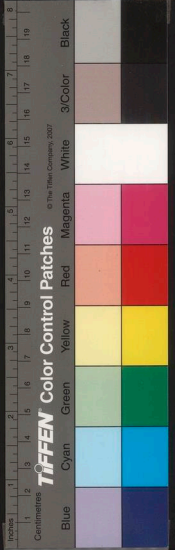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48.0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二月壬戌按是月辛酉朔金人索后妃服渾天儀琉璃玉器等

乙丑再括金銀時開封言根括金銀盡絕而內侍藍忻等在軍前

言家有窖藏乞搜取二帥大怒進士黃時偁既光遠遺金人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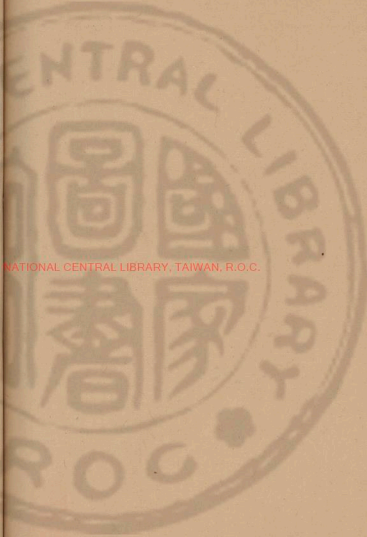
忻等皆前日倖濫渠魁今挾怨生事罪不可赦宜斬首以徇又言

不當以金帛久留乘輿不報時偁等書實錄無之以趙姓之遺史

恐上書於正月丙午廊延經畧使張深引兵次朝邑縣先是本路

副總管戚武軍承宣使劉光世將步騎三千援京師至唐鄧間道

梗不得進聞范致虛傳檄諸路光世與其將喬仲福等議引兵會



交之七元聖王正金
之會淵聖皇帝遣使臣黃深持御劄以和議已定止動王兵光世
曰不可以詔示衆宜速圖進發既而潰兵踵至其聞城中事衆心
惶感光世矜以蕃官山嘜來自京城云二聖決圍南幸矣乃遣使
臣葛崇貴奏奏往荆襄江浙間尋二聖所在衆情稍安光世因引
兵入關及是與深會光世延慶子也此以趙姓之遺史及李觀是
靖康勤王記行錄所載修
日淵聖皇帝起二帥繫絙之集何真馮海曹輔郭仲荀從帝為主
左副元帥宗維為客酒九行帝起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顯望欲
乞早歸宗維問帝去將何之帝失色不復言罷歸右副元帥宗傑
聯騎至行宮門外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帝悵然不怡而桌亦有
憂色

丙寅金左副元帥宗維傳其主之命議立異姓平旦遣蕭慶選淵
聖皇帝詣端誠殿從官皆喜謂果得歸矣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
衆方驚愕泊至門外則已望北設一香案隨駕官於百步外排立
帝獨前下馬已上據
宣和錄兵部尚書高慶裔宣金主晟詔書其書卷曰

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為既為待罪之

人盡為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慶裔讀

詔已慶迎帝易御服實錄孝若水附傳云敵遣蕭太師即慶也李
若水事跡云武節郎張玠說圍城中作橫門

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當日結軍在殿上高尚書讀詔罷詔使蕭
慶裔御服侍即向前左手抱而右手指而罵之丁持起孤臣泣血

錄云金人迫上脫去絛袍盡皆槍裂恭條國史後補所謂國家時
政奪皆在端誠殿即指此也或主詔本見于耿氏編今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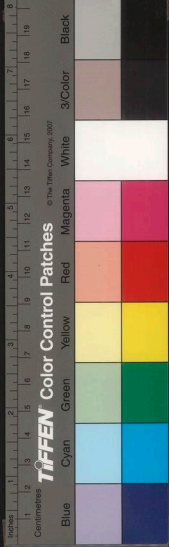
事出不意真等皆震懼不知所為吏部侍郎李若水獨前持帝曰



陛下不可易服敵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真主若輩
欲加無禮耶敵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結仆地良久乃蘇於是每
執政監以二金兵每侍從監以二蕪兵各分散獨留鐵騎數十傳
宗維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遂掖至青城門廡下日三飯飲之若
水絕不食病如中風狀桌亦伏地固請敵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
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已而果然沈良靖康餘錄云二月六
日夜半宗維請上相見何
桌李若水孫觀並從大罪如畫宗維令人宣金主偽詔桌若水抱
地固爭桌雖爭而不罵乃脫之觀不爭得免靖康野錄云若水抱
持上罵賊不已尼瑪哈令持若水去去視碎以為覩今因何桌於
土瓶中數日按若水被殺在半月之後野錄誤也何桌伏地被斃
本傳及他書皆不見然金人立主詔云惟何桌李若水不許與議
則二人同爭必矣何烈靖康草史亦云何桌斃鉗為女真營軍校
及明桌侍禍亦酷但不
能強爭耳今併附見

是日夜漏下二鼓金人以檄來議立異

姓且令遷都詔書畧云宋之舊封理宜混一然念舉兵且非貪土
請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請上皇併后妃兒女親春王公之屬出京
仍集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
道德隆茂眾皆推服長於治民者從軍前備禮冊命淵聖皇帝亦
附手劄畧云今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
異姓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具於萬姓為幸非
細幸早請上皇以下眾族出京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速招連累時
執政侍從集內東門見敵書讀之皆號哭兵部尚書呂好問曰今
計無所出但當辛眾懼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內
內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劄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



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留蕭慶居汴京以守河南

地慶不敢當眾又推漢軍都統判劉彥宗彥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語於眾曰它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兵力不能周

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為界宗維是之遂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

議此據博雲通

好問希哲子也

希哲公者子元祐崇政殿說書偽

降表中奉令回降旨先皇帝有人違於宋人而宋人恃德故去歲

有問罪之師乃因遣伏軍前祈請遂許自折此而變渝愈速是致

攻討繫域推破方中待罪之禮况近再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

社稷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疆亦廣表既為我有理

宜混一其念眾帥止為申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

王茲又具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未

宰相又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兒女親眷王

公之屬出京仍向集者老僧道軍民遵依聖旨共議為眾堪為人

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通德隆茂勲業者舊素為眾所推

服長于治民者雖無眾善有一於此亦合為眾當依聖旨備禮冊

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侯得姓氏隨

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

帥押都監押石監軍押王子右副元帥押編校費勳極烈左副元

帥押諸叔勃極烈都元帥臣家藏園城雜書載此手劄云今月六

日于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

旨專候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下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

夫信因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具于萬姓早請上皇以下眾族

出京外諸事並從元帥府指揮方是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速

始連累右脩錄皇帝御書在前今曉示官員耆老等各令知悉二

月七日按此手劄丁特起泣血錄中亦有之拜昌上康御書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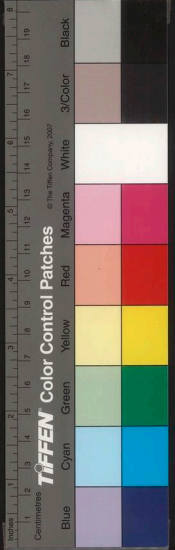
脫誤今志依北

盟會編補正

丁卯通君太上皇帝出詣金營時敵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學士

莫儔選工皇出郊上皇疑不聽敵以其事付京城四壁巡檢温州

觀察使范瓊手且金人大啟南薰門鐵騎極望闔門而陳瓊與升



侍及內侍李石偕至延福宮請上皇與寧德皇后同詣車前懽告

上皇未應璉以言僞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薨域以鐵

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

待聞見錄云徽宗在葉珠宮李石吳升莫傳入見石奏請到南薰

門徽宗拜表乞皇帝歸闈臣人意欲成本朝一服徽宗情亦無它意

石入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夫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

敵情僞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

賈得官來歸保宗社亦無所辭人取帝所御佩刀令丁守佩之乃

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與中曰事乖變矣呼字取佩刀已被敵人搜

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勸

字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吳升莫傳持元帥府中文字不

出即從兵四圍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程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

詣車前懽告上皇未應璉以言僞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

薨域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

待聞見錄云徽宗在葉珠宮李石吳升莫傳入見石奏請到南薰

門徽宗拜表乞皇帝歸闈臣人意欲成本朝一服徽宗情亦無它意

石入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夫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

敵情僞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

賈得官來歸保宗社亦無所辭人取帝所御佩刀令丁守佩之乃

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與中曰事乖變矣呼字取佩刀已被敵人搜

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勸

字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吳升莫傳持元帥府中文字不

出即從兵四圍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程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

詣車前懽告上皇未應璉以言僞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

薨域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

待聞見錄云徽宗在葉珠宮李石吳升莫傳入見石奏請到南薰

門徽宗拜表乞皇帝歸闈臣人意欲成本朝一服徽宗情亦無它意

石入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夫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

敵情僞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

賈得官來歸保宗社亦無所辭人取帝所御佩刀令丁守佩之乃

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與中曰事乖變矣呼字取佩刀已被敵人搜

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勸

字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吳升莫傳持元帥府中文字不

出即從兵四圍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程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

詣車前懽告上皇未應璉以言僞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

薨域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

待聞見錄云徽宗在葉珠宮李石吳升莫傳入見石奏請到南薰

門徽宗拜表乞皇帝歸闈臣人意欲成本朝一服徽宗情亦無它意

石入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夫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

敵情僞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

賈得官來歸保宗社亦無所辭人取帝所御佩刀令丁守佩之乃

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與中曰事乖變矣呼字取佩刀已被敵人搜

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勸

字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吳升莫傳持元帥府中文字不

出即從兵四圍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程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

詣車前懽告上皇未應璉以言僞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

薨域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

待聞見錄云徽宗在葉珠宮李石吳升莫傳入見石奏請到南薰

門徽宗拜表乞皇帝歸闈臣人意欲成本朝一服徽宗情亦無它意

石入道淵聖語云不可緩恐夫事機徽宗欲索道服出姜堯臣曰

敵情僞不測更宜聖裁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為

賈得官來歸保宗社亦無所辭人取帝所御佩刀令丁守佩之乃

出至南薰徽宗頓足與中曰事乖變矣呼字取佩刀已被敵人搜

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于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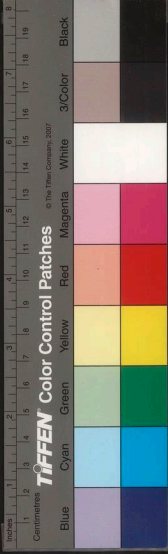
字堯臣徐中立在左右幼老春秋吳升莫傳持元帥府中文字不

出即從兵四圍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程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

詣車前懽告上皇未應璉以言僞遂御犢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

薨域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

待聞見錄云徽宗在葉珠宮李石吳升莫傳入見石奏請到南薰



三十一子自淵聖肅王康王及先已賢妃開封人邢氏祥符人朝

請即璵女也日將午父老邀上皇不及追逢燕王侯越王偲哭而

還之燕王泣曰金人欲之將安所避民日願與王俱死若何開封

尹水嘉徐東哲捕斬為首者蓋兵衛上皇出南薰門左副元帥宗

維令其禮部侍郎劉思易御服靖康忠臣第二番語錄云二月六

李若水擁抱徽宗王履擁抱淵聖全不得脫按上皇出京在蕭慶

宣諭之次日時若水等已被囚語錄誤也王履事蹟上履隨行翰

林司兵士鄭福輝云當月初六日讀了金人詔尼瑪哈令蕭太師

劉尚書脫二帝龍衣是時察把定少帝令蕭人不得近前此得其

實但誤以兩事為一日耳今畧刪潤令不抵牾靖康後錄云上皇

初到青城尼瑪哈及阿里布坐於瑞誠殿上皇東向尼瑪哈南向

阿里布西向聞上皇王言甚厲汝稱先皇帝有人造於宋反是我

有人造於汝也若大違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與師吾傳信與爾

汝不自言乃蕭慶王納等教汝曹為之可呼蕭慶等來與我面證

吾豈畏一死帥皆無言蕭慶等亦皆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

上扶上皇頭泣久之上皇為上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遭今日之

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鼎若諫乃止此所云諸書皆無之今併附見初敵遣升僑遼上皇出并取

諸王留守孫傳欲匿不遣示以真定府路走馬承受官者鄧述

等所供名字乃盡發焉獨恭福帝姬才周時不為敵所知與賢德

懿行大長帝姬淑慎長帝姬不與遣燕越王神宗子二帝姬神宗

哲宗女也廣平郡王棧年十六給使何義秦棧及乳母隱民間後

數日敵檄徐東哲取之棧遂不免此據汴都記及何烈草史二書

朝國史韓國公使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蓋追封月日淺故都人

但以韓國呼之耳草史又云公與阿保同日被害則恐不然按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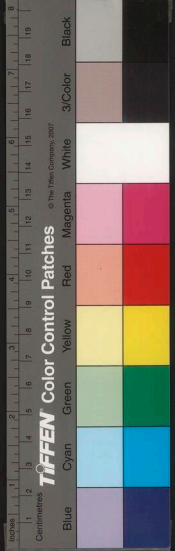
康皇族數似是紹興十二年太母南歸日隨行內侍所具璵開封

人自卒伍補官屢干河北山東諸盜金人入寇璵以所部援京師



因留不去至是遽為敵用 是日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率文武百
寮僧道者老為畫一狀詣單前云准大金皇帝指揮傳等聞命震
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皇帝親政才及
暮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謹忍死
陳詞上千台聽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府同
仲懇告一嗣君即位以來並無失德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謫訶蓋
緣觀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已盡行竄責顯是嗣君悔悟前失非
有它心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比既即位中外歸仰今若未加
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
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無窮之利若一旦廢

棄遂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擇賢人
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卹之至據令中外
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
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一今日之
事生殺予奪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索公私所有各
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退師之後退守偏方以修藩屏如
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敵不報傳
又自為狀云伏祝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
恭儉著聞若欲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



累世並無大德惟上皇信聽姦臣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連盟失信上于國典伏望元帥許其自新伏主社稷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懼亦望哀憫許于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又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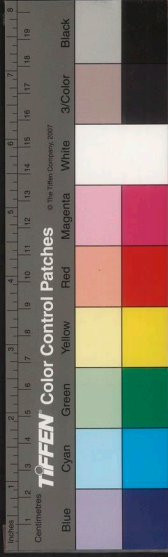
戊辰吳丹莫儔復以檄來督舉異姓孫傳等以狀答曰本國將相多是日前誤國之人將帥率敗亡之餘其它臣僚悉皆碌碌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內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

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澤有歸城中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金人報書曰自昔運數既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忌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則在軍皆北地漢兒既舉北人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見在軍前南官亦請具姓名申報惟不許何臬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各具名銜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書中所謂在軍前南官蓋屬張邦昌也

元帥府劄子據文武臣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恭等狀

申事已洞悉右元帥府切認朝足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務燕命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此之甚哉皇猶以寬度立賢人而已真亦謂大義矣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敗亡之餘其已甚矣此後不宜更復若輒言及收前日將相多是罪廢大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迨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已去劉子施行如或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劉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黎北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概亦等之所共知也木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稟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連者連其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傳請力留皇后皇太子至是引見革頓首請太子堅避以國本傳許諾且問策焉革為畫計乃於啟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土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且

告急於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實錄革附傳云上皇后祀盡門革在南壁不應三日後乃入白孫傳錄誤也今移附成辰取光祿少卿范寅敷等四人赴軍前寅敷致虛子也 是日上皇在青城自製發願文祈天請命諭景王祀曰適來密詞罪已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之後過失甚多敢不自陳以回天譴祀頓首稱贊此據王若冲北狩行錄曹勳所進聞光錄亦有之已已內前揭示長榜坐金人檄書及孫傳等議狀都人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絕孫傳復為百官軍民狀遺金人云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今未渝盟夫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



無其人無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推擇敢不一聽台命傳人與張叔夜別具狀云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舍之全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申臣子之情改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况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愛死時在京士民郭鐸等亦詣善利門以狀白金帥云上雖夫信其於天下萬姓畧無過夫若立異姓恐民心無統姦雄竊發望元帥垂天地之恩復立今上以主此土若元帥以夫信廢之則監國太子肅王景王皆有賢德人所共知乞賜選擇不報

庚子孫傳復為狀遺金人乞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或立監國太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傳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遂率百官父老集門下號泣數刻吏部尚書王時雍獨不預是日右副元帥宗傑親至左副元帥宗維營中共議軍民告立趙氏事宗維不許吳玠莫儔復至督寮異姓催取皇族甚峻金檄畧云若謂廢舊立新眾難服從緣向因推戴尚可今依聖旨擇賢共立號云不可又云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想目下為首管幹者



必是可舉欲立本官升僑云尼瑪哈大怒明日二事不了即舉兵
入城遂會百官議侍從以下乞致仕者四十人時兵部尚書呂好
問在禁中亦乞致仕孫傳謂好問曰尚書畏死耶傳以執政留守
當死軍前尚書世受國恩當受興復之責好問乃止時雍仁壽人
也張叔夜為狀遺金人云奉令旨令立見今為首管事之人緣本
官非衆所推乞自元帥府於嗣子或趙氏支屬擇立一人所貴思
歸元帥府永為藩輔而趙氏祖宗尚得血食此據叔夜家傳淵聖皇帝以
手劄付徐秉哲云我以夫德為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毋使喧
撓反為我累上劄據丁特起注血錄吳升莫倚所貴元帥府別子
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一遺條已洞悉右勅會朝廷詔旨丁守務在
惜民今未堅執迷惑累日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止

新果難服從緣推戴尚可何况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與
早有文字惟貴通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民僧道
者老死乞行府選擇不限在京官徐未請在京但想在京目下
為首管勾者又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
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為首管勾官員可以共
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
限不過旬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此度
不見舉薦及不發遣又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發遣五年二月十
日又大金元帥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
議宋人吾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
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錡等言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官今月
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立道錄白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在京
須得別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員以執受文狀嚴切德戒訖慮在
京人猶以狀為詞別致任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
字日限施行不得任滯城之始破也行門指揮使蔣宣李福率
衆叩祥曦殿請危駕突圍以出何某恐其為亂執而殺之及是帝
命賜其家各三百緡以旌忠義



辛未監國皇太子謀出詣敵營初留守孫傳議以五十金匿太子於民間狀類太子者送之給以都人遮留誤繫太子居五日無肯當之者統制官吳革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以出傳不從時金以淵聖皇帝手劄諭傳上皇亦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我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此據丁特起泣血錄始拜傳督魯不已傳未聽至是事益急傳在皇城司其子來省傳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其尚何言哉范瓊恐變生先以危言驚衛士是晚以兵衛皇后太子共約一車中詣敵營此據丁特起泣血錄從車凡十兩百官軍民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振天時已薄暮將進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門下者迫

行此據宣和錄傳言於人曰上蒙塵托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

從太子往死生以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出守門人不許是

夕傳留宿門下靖康野錄初上以太子監國孫傳為留守及金人選太子出人皆望傳以死節傳與張叔夜但送至

門而已繼而入取傳及家屬人以此非傳不能守節而自取辱與史不同今不取史部尚書王時雍等

請立張邦昌以治國事初金人定立邦昌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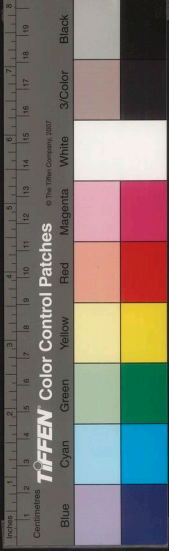
趣百官議立異姓不即屠城時雍在皇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預

為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國祿下有勲德在民今本國臣

僚如孫傳等被用日淺卒皆驚下迷誤趙氏至於亡國在內官僚

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命某人以治國事時拜傳微言金有立邦

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外郎依政朱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



欽定四庫全書

敵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此據欽宗

我私記不同題註之中與遺史有齊愈狀狀甚詳雖當時置對之

詞不無鍛煉然其所記似以齊愈告鄉人于道而為李綱所中

則亦恐不盡然餘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付拜儀以出獨張

見七月癸卯注時雍叔夜不可實錄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傳張叔夜按此時傳已解

叔夜不可實錄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傳張叔夜按此時傳已解

已而

壬申傳叔夜坐堅違詔旨告立趙氏押赴軍前叔夜至敵營抗論

如初不少屈敵拘之沈良靖康遺錄云孫傳既遣皇族為尼瑪哈

斷送我一門家春傳無對而退異姓之遺史云年老大家族繁盛

瑪哈名叔夜詰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云年老大家族繁盛

豈可與孫傳同死耶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

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追之數四終不從唯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虜散徽城中令軍民共舉張邦昌連名申上有異議者令列具狀

惟不許引惹趙氏有敢逆遏當按軍法夜拜儀復入城留守司據

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車前未贊到入金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向集

議如並舉張邦昌即便迎署各于本街親書具名背後名下押守

仍于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如別

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若舉賢人者亦許不但有敢

違留不起議所者當按軍令在京宮觀僧道者老軍民等限十三日絕早

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者老軍民等限十三日絕早
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其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許住
指揮在前今晚示各令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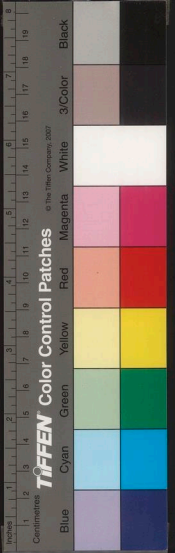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

官秘書省共議何烈靖康草史云范瓊許言金許立哲宗之後陳

陳王有夾其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舉邦昌事說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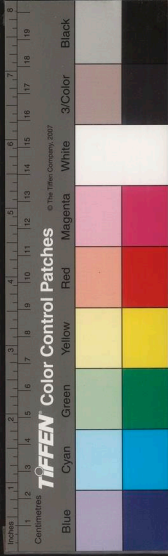
子也今附見

民皆唯唯而退有太學生對曰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慮軍民視



效即抗聲折之時雍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於是文武數百人以大表相受若州縣胥吏書外壁者畧無留滯不終朝而畢其間亦有飲泣悲呼而不敢出辭者忽下生一朝士面目嚴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走它姓吾乃異議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秦直大夫寇序朝請郎高世彬序山東人世彬瓊喬孫也此據曾朝野僉言及孫倬政靖康野史修入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宰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中丞秦檜以為然即具單狀曰檜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辯非特忠其主

也且明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取盟結怨鄰國謀臣夫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躬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迫取鑿與御服之所用割兩河之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而元武乃興東漢絕於曹氏而劉備王蜀唐為未溫篡奪李先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世之人德澤在人者深基業雖陵遲英雄猶畏而不取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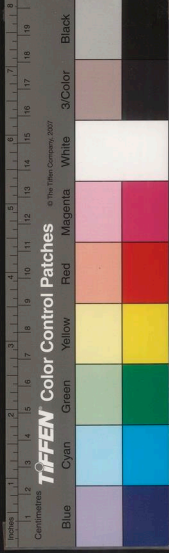


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
自相戕害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獨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
江左之盛踰於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
契丹夫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夫德任用非人曾無德澤以及黎庶
特舉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
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
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
報怨耳頃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光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
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必
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

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
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
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
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復定三闕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
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况禍莫大
於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重賈
蔡攸貪主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
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為貫攸之計者當從
其請為國遠慮乃欲邀功以無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尸戮族
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鎮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

已之功其為國計亦云大矣貫攸之為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方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

之利害望稽攷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也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秦檜之靖康少馬彙就呼臺史述名書之會之既為臺長則當列為首氏藏不答豫先覺幸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所以秦氏藏本獨云檜等也紹興中先覺何玘上其彙會之大怒竄玘廟外此玘實毀檜太甚按玘獨具單狀而首詞云某身為禁從職典監諫則必非靖康末也後錄又云玘宏審此來吞趙氏拉其連街秦云廷畔與某靖康末俱在臺上書尼瑪哈吞趙氏拉其連街秦贖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念名此者純血非從獨者聞皆宏之謀也絲吳簿其為人宏曰不然先人當日國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檜上語與宏坐事死獄中按此又與玘所云不同然當時金人獨取秦檜而不及玘馬則未嘗連名可知或者馬仲實嘗憇之今畧修涸冷不抵括明清揮塵第三錄載檜議狀全文乃孫傳第三狀明清誤檜為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檜致仕實錄不書按日



文獻通考卷之...

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准告依前朝請始百官既集禮部員外郎喻汝礪聞察邦昌事捫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掛衣冠去於是監察御史吳給御史臺檢法官王庭秀皆致仕而秘書省校書郎胡寅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府司儀曹事趙鼎相率逃太學中以避亂故皆不書議狀仲給頌城人汝礪仁壽人庭秀鄆縣人寅崇安人右文殿修撰安國子浚咸子咸錫竹人見鼎聞喜人也堂吏徐僅自秘書省歸取平生所受告牒悉焚之遂自為布衣

此據孫碑跋靖康野記

全人索南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

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魏王後也將之魏王莫儔謂左

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即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

與宗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結以為亂兵所焚

是疎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取南班宗室自二月西宮人于宗

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等

四書皆於初渡江時失之則是玉牒果為所留也王明清揮麈後

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為搜索宗室未有盡者莫倚獻計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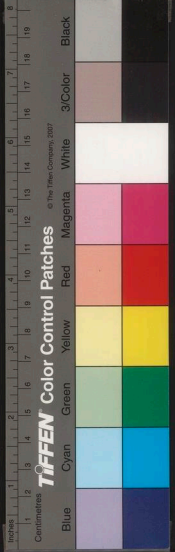
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刮檜在旁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

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疎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禍患

乃欲與之均恐無此理尼瑪哈曰中丞言是由此異待之按取玉

牒之日檜尚未出城此說誤也或是溥雍孫雍共城人元哲華陽

人也時睦親宅嗣濮王仲理廣親宅保寧軍節度使克暢親賢宅
晉康郡王考憲棣華宅永寧郡王有恭已下舉宗北徙惟唯二
都宗室得全仲理襄王宗愈子克魏悼王孫孝憲吳榮王子有恭
楚憲王子也於是太祖後宗子益疎無至節度使者



甲戌升僑賞金牒據文武百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
立為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及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止錄十員趙鼎之遺史
金人取太學

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給三百十俸治裝太學生投狀願社者
百餘人比至軍前金二十二人謂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
論各要汝等陳卿土方畧利害諸生有川閩浙人者為妻持紙筆
陳山川險易古人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為妻要取諸
軍前後金人覺其苟賤復遣者六十餘人士之無守有如此者沈
良道錄曰金人初取太學三十人止錄皆擢乃私誘學中素無廉
恥者以充數即日出城其齋肆並為所奪覽之中路何巢以下隨
皆裸體逃歸賊亦縱而不追二說不同今並附見

駕在軍前入並取家屬初統制官吳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

附者至數萬人多兩河駭悍之士又引太學諸生吳銖未夢說徐
偉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沈良靖康
遺錄上命

孫博留守秦諭應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台募敢勇
必死之士得三萬人擁上皇太子潰圍南去我從金人之命死生
以之後傳止募得二百餘人知事不集乃止按吳革白傳募士在
帝已行之後恐畏于傳聞非其實也三國謀誤錄云革日夜恣謀
迎立大元帥按此時二帝尚在城外安得便立元帥實錄云遣人
告急于康王約撥兵迎城圍迎二帝革附傳所書當得其實今從
之

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突出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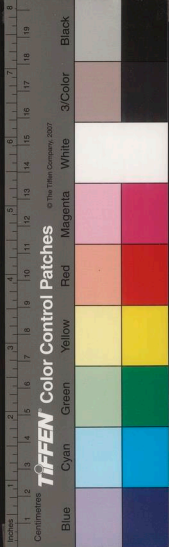
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

仲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好問欲遣持書詣王訪得邢煥

女弟之夫閻門宣贊舍人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

效用李進繼城以蠟書來上進行至開德府守臣顯謨閻直學士

王棣疑之進以實告乃遣人伴送至帥府夢說桐廬人致和未嘗
上書直諫士論推之所益都人棣秀子也秀女石子元豐
龍圖閣直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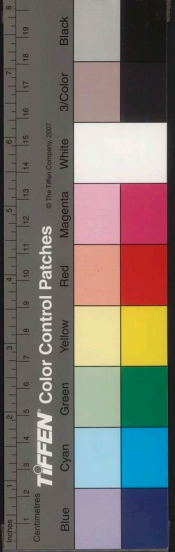
交々レ
金

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那少傅同開封尹徐秉哲治事先是京師事務皆取稟軍前故也敵又索內藏元豐大觀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如西海夜珠王中止陳搏燒金之類其它真珠美玉珊瑚瑪瑙琉璃馬花犀玳瑁之屬各以千計上皇平時好玩有司所不能知者內侍仍輩曲奉金帥指其所在而取之真珠水晶繡簾珠翠步障紅牙大櫃龍鬚沉香樂器犀玉彫鏤屏榻古畫珍畫給繹於路此據宣和錄及夏少曾朝野僉言宣和錄又云人人內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五六百二十三斤珊瑚珠六萬斤瑪瑙一十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二十斤箇珠破二萬斤九水晶一萬五千斤花犀一萬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斤座龍腦一百二十斤金磚一百四葉王先生燒金陳搏燒金高麗進奉生金甲金頭魁各六副金靴金馬鈞金杆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付花犀帶金帶金求帶玉束帶錢金帶金魚袋等上皇合分金錢四十

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閣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皇后閣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大壺一百二十隻金大壺四隻金桌子一百二十隻銀交椅二十副金銀匙筋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金盞盞八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銀匙筋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十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珊瑚托子四百隻瑪瑙托子一千二百隻真珠扇四百合紅扇一百合藍扇一百合行鑿扇三百五十合大扇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嚴紫幘六十合扇車一百兩

初李若水既為

金束帶為錦它將亦不下數十人壁珍寶山積 國相國相初無過公意若今日順從即明日得美官若水難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從諫謝寧亦勉之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眾仰侍郎以生若少屈萬一得復歸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今不復顧家矣雖其吾親老汝若歸勿遽言恐重傷



吾親意念兄弟輩徐言吾死國也是日左副元帥宗維引若水諭
意若水不聽復囚之

戊寅王以京師久無耗檄諸將帥伺其實若敵未有去意即引兵
近畿副元帥宗澤見之謂王將曰敵情如此豈忍坐視乎時范納
趙野合兵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畧以百
騎分三隊道與金人三四戰獲數級奪金人馬三匹以獻王大悅
都監康履面責哲不當王叱退之野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
出剽掠甚于敵騎澤遺書詣野納及至興府曾楙使率所部勤王
野等以為狂不答知泗州朝大夫賈公望見經制使翁彥國切責
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邪

泗小壘錢糧俱竭自來日更不供公宜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

日未遽貸公爾彥國慚却日提兵趨淮西而去公望昌朝孫也

昌朝

真定人慶曆中宰相 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待遇頗厚

庚辰王發東平府王在東平踰月京城音問不通副元帥汪伯彥
等共議移屯濟州以竅敵隙王從之 是日副元帥宗澤自澶淵

移軍南華縣先是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澤奮願擊敵

引諸將共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將斬之諸將

羅拜乞貸澤效死會元帥府檄至澤乃引兵屯南華境上謂淬曰

汝當先諸將一行以贖前日之過淬曰願盡力遂進兵木十里與
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據南華縣是時澶濮濟單曹堯陳顥應天



廣濟諸郡皆有勤王師敵又犯亳州直秘閣京畿轉運副使兼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使臣持書遺金人以會合勤王兵馬所為名大畧言兵勢送順令退保河外敵遽以亳州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諸道兵畏縮不進子諲敏中元孫也敏中開封人咸平中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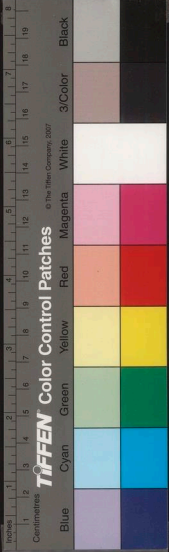
辛巳尚書史部侍郎李若水金人所殺時左副元帥宗維再召若水問以不肯立異姓狀若水言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宗維曰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安得為無過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即曰若以失信為過則公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五事且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滅亡不久矣因肆罵不已宗維大怒即圍邸下敵殺之若水將死

監刑者復問侍郎服木若水奮誓愈切敵怒以刃裂頤斷舌然後殺之梟其首此據若水金人逸事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

惟李侍郎一咸歎重之初若水之出使也淵聖皇帝擢監左藏西庫修武郎王履為之副使還遷相州觀察使履抗敵不回卒與俱死履開封人累世左職元符末坐上書入籍編管新州若水死年

三十五中興贈若水觀文殿學士後諡忠敏贈履武勝軍節度使按履事迹甚偉而實錄乃無一字及之殊不可曉今以履事跡及靖康忠臣三番語錄修入實錄附傳若水臨死為歌詩卒章云橋

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信效死兮死亦可愆履事迹乃以為履所賦今且附此按考 全主遣諸軍都部署英宗廟 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院事韓正持冊來立張邦昌 韓同音 錄有冊文尚書左僕射韓某而不言其名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其官拜坊按坊本無人事遠為知制誥度成年七月冊劉豫為副



史記卷之八十五

使猶居此官此時無錄以為僕射實錄劉翰附傳

金遣吳拜真

云命其尚書僕射韓正館器即此人也今增入

寧

壬子郟延經畧使張深引軍屯陝府先是宣撫使范致虛欲聚兵
為長驅河洛之計深不取戰乃議各圍進取互為聲援使彼固則
且戰且前庶有先到國門者議久不決深遂行翌日熙河經畧使
王倚環慶經畧使王似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皆來會

奏未全令百官拜表請立張邦昌元祿大夫中太一宮使唐恪既

書議狀仰藥死實錄恪附傳云恪聞議立異姓呼其諸子謂曰吾

識者推其節王倚東都事畧云恪既書名乃仰藥死二書不同按

議立邦昌在此月癸酉恪以前宰相居城中若書名金人無不誌

難之理又無由經十有餘日尚不書議狀也夏火曾僉言曰群臣

於秘書省議推戴張邦昌恪入物一火午斥恪曰公為丞相不能

為國家計事以至于此況平時當賣官爵習蔡京不法所為顧赴

議東吳姓實負國家笑之何益據此則恪亦在議中未嘗先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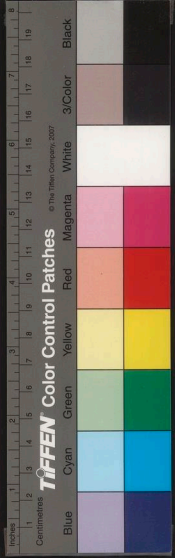
黃作腹疾以死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金立張邦昌欽先書名畢併

藥而疽發中張達明為中司適欽叟家陳乞贈典達明言欽叟

不能抗敵之命雖死不足報贈由是恩數盡殺迄今不能理也

清所云差詳但小舛誤紹興日歷二年十一月乙亥唐恪男琢明

狀先臣恪在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以臣條上言任少宰日不
合許割三鎮事落職乞依敕逐請其父不獲申仰請二聖之謀乃
丁中書舍人胡松年奏球陳請其父不獲申仰請二聖之謀乃
飲藥以死聖恩或謂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
死節臣願詔有司史加評考實狀詔前降復職指押吏不施行明
情所云詔以松年為張激也實錄附傳云觀文殿大學士唐恪夢
仍前不書落職事此
是日王次濟州時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
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凡九千五百人以為



史記卷之八十五

卷二

三

王之衛隸都統制張維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
之在衛南莘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興順府萬九千人廣濟
軍八千人單州六十柏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帥
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人孔彥威常謹丁
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題野范
納在宋題子諲在陳皆圍統京都未得進
甲申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應赴軍前二人托疾得免應山陽人
也敵透騎五百至濮州雷澤土上尉向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
培繩桑下賊至挑戰已而偽遁敵追奔馬絳而止恚輸斬之元帥
府以拱為閭門祇候

乙酉大風拔木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
振給事中安扶為金人所殺初金人括金銀急命執禮等八人董
之未幾執禮等議曰敵所以留車駕者為金銀也今欲足元數雖
銅鐵亦不給不如結罪申絕塞其所請官者謂金人曰試許士庶
人金銀易未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二帥大怒是晚召執禮等四
人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
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
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其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臣
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
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謂之請命既

卷之二

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

下馬跪聽令以次敵殺之梟其首趙鼎之遺史稱胡乃下今日根

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執禮浦江人振樂手

人扶熹子熹開封人元祐知樞密院事舜陟績溪人舜明歙縣人僕宛邱人也

後贈執禮資政殿學士知贛振瑞明殿學士自城破至此凡再納

金二十一萬兩銀七百十四萬兩表旼一百萬匹皆有時敵猶以

為少故殺之朝野僉言二月二十八日大金以金銀事執海執禮

陳知質程振女復殺之監察御史蔡確等知四人欲正其

由將破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等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

罪恐動衆心及以金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椽栝官執禮

副留守非其職也按實錄金銀官八人執禮為首此所云誤若四

人果有結兵救二聖之事本傳及墓誌無容不書記事者得于傳

聞又誤以女扶為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

女復也今並不取

根檢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懿親善衍宅諸妃嬪位所至與宮

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蕃

衍宅門罵諸王此據李綱記上語修芻南昌人也

丙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陝府初致虛抵華陰京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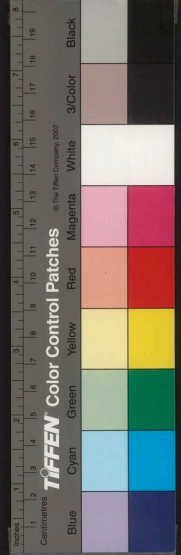
轉運副使劉汲遺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虜積聚河橋

一軍自陝洛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衝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遂

行此據是公邈所作汲傳附入但公邈稱致虛按兵華陰汲以書

謂責云云致虛以書謝而終亦不行則非也其實致虛銳意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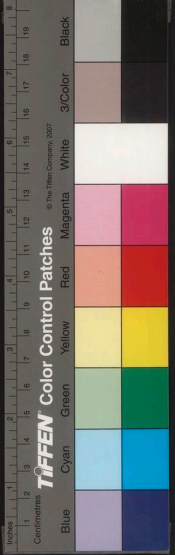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五



父久以才勇著

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知中山府陳亨伯為步將沙振所殺初金左監軍元顏 圍中山府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敵不能下至

足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眾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振使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亨伯固達之振懼潛果刃入府有妾好定

者責其不待報振立斬之遂害亨伯於堂中次子錫與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安得殺吾父執而碎

裂之身首無餘趙姓之道火金人以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帥陳下何得至此履轄沙抵日此中宜有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

箭射之遂鼓眾喧闐而殺逆其錫在旁側身護乃并殺之於死不在此時火與姓之必有一誤臣修此錄九黎月日者又以國史為斷但此時河北已隔絕史臣亦是得之後城破敵見其尸曰

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中興贈特進諡曰節昌金穆宗楊噶子達魯也按紹興講和錄有金人復取河南詔曰姦臣昌等

伏罪逆厥伙行外侮心既逆玩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絕絕已自姦臣不道既喪矣不若以河南地錫其夫宋以此云提擲等力言昌為

是歲為從父弟名皆連日字耳楊割洪皓記聞作楊哥今從苗耀神恭祀洪德亡連錄提擲或作提辣今從金人詔本楊割廟號穆宗此據洪皓記聞所云張棟圖經云楊

割廟號神祖是後宋所改今附此云楊戊子金令百官作勸進張邦昌表禮部員外郎吳璠當草表目稱疾求罷江藻撰懋恭誌云為禮部員外郎會金立張邦昌法當即

為之公由是復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及朕吾不能擊汝如既秀實那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時執政以下咸有勸進文辭據實錄然見時執政馮疾篤於家在金營城中前執政軍罷監王紹獨曰念之久矣何不亟為因探惟李回一人高考

懷出表以示衆為切齒憊晉陵人也於是吳拜莫倚以賞司農少
卿胡忠所改定在京百官勸請狀詣敵營其辭畧曰伏惟大宰相
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秉衆美伏望以養生為憂而
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為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
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為主之望拜等至二帥遣知樞密院事漢
軍都統制劉彥宗禮部侍郎劉思兵部尚書應奉御前文字高慶
喬持請拜昌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因不食金不聽使人
守之百官勸文狀金人曉諭諸路節文中有之見四月庚申注徽
守之文但云其官劉侍郎中而無其名按拜昌上玉書稱忽劉彥
宗也胡思改勸請狀有彥宗今本考修正取延禧中興說云張邦
昌至城外金諭以欲立之意拜昌求死不從曰康王軍中有文臣
耿南仲武臣劉光世必竭力輔之趙氏必中興立拜昌徒取謀滅
於是金人于圍城中取耿南仲家屬并劉光世諸妾子之在城中

者皆執金營按是時將相之家多為金所取未必因拜昌之言
劉光世自定安列兵東出此時猶未至靖澗間三月十五日西
兵方至澗間拜昌借已久矣當時金索劉延慶家屬而及光元帥
世諸子也况南仲非金所嚴憚張拜昌何用言子今不取元帥

府以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統領措置財用初王在濟州軍食不繼
揚祖言京城圍久益法不通權印賣東北益欽王許之未踰月商

人入納至百餘萬緡軍餉遂給速元帥府結局乃止汪伯彥中興
軍東于梁揚祖軍錢糧有後至者大元帥既行大名尹張懋截留
弗恤揚祖移文屢索不報建聞王將即位乃變易輕費以還揚祖
具奏王上發美按燕以公忠名是日延寧宮火元祐孟皇后徒
恐未必有此或別有曲折當考

步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此據回天錄后去年閏月先是淵聖皇
帝與李若水議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

行也事見去年十一月至是六宮有位號者皆從二帝北徙惟后以廢



父子以面多子可金

得存未勝非秀水閩居錄云二聖皇族皆諸敵營中議亦取后淵
城取物紙尾批語與物尹徐東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遠人入
金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按金取宗族皆據管宮閤內
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宮故不為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
止也沈良靖康錄云上皇出宮載日有手帖至開封府尹徐秉哲
云欲得趙氏注孟子煩為送及人發東哲運至延寧宮太后已
出良所趙上皇手帖恐其詞必及大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
年瑞華適大之後在延寧宮今春又大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
亦知其無恙故皆得遺臣謹按靖康之變蒙扶北避而元祐太后
與康師獨存蓋天
意也故詳著之

庚寅吳玠莫倚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
有不虞行屠戮于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金人以鐵
騎送之及門而返晡時邦昌入居高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

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持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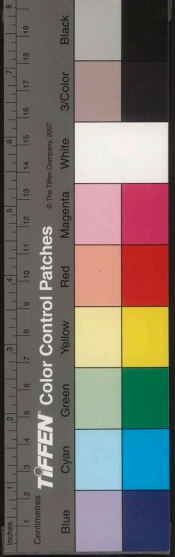
俯禧子也禧分寧人元豐總事中夏大曾僉言二帥知邦昌不可

善為輔助毋乃既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

魯事甚詳初無此說况太子出城已久未嘗再入城此說妄也呂

好問開具謝先象分漸因依狀云三月一日邦昌入居高書省臣

去後公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識如是臣曰今康王在外元祐
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按此事惟好問奏
狀及秦湛回天錄
有之今且附見



父子以面多子可金

得存未勝非秀水閩居錄云二聖皇族皆諸敵營中議亦取后淵
城取物紙尾批語與物尹徐東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遠人入
金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按金取宗族皆據管宮閤內
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宮故不為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
止也沈良靖康錄云上皇出宮載日有手帖至開封府尹徐秉哲
云欲得趙氏注孟子煩為送及人發東哲運至延寧宮太后已
出良所趙上皇手帖恐其詞必及大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
年瑞華適大之後在延寧宮今春又大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
亦知其無恙故皆得遺臣謹按靖康之變蒙扶北避而元祐太后
與康師獨存蓋天
意也故詳著之

庚寅吳玠莫倚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
有不虞行屠戮于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金人以鐵
騎送之及門而返晡時邦昌入居高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

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持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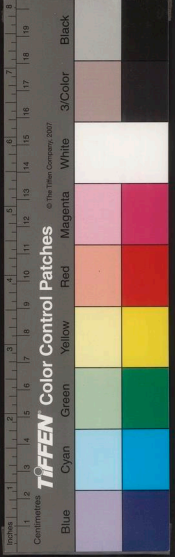
俯禧子也禧分寧人元豐總事中夏大曾僉言二帥知邦昌不可

善為輔助毋乃既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

魯事甚詳初無此說况太子出城已久未嘗再入城此說妄也呂

好問開具謝先象分漸因依狀云三月一日邦昌入居高書省臣

去後公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識如是臣曰今康王在外元祐
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按此事惟好問奏
狀及秦湛回天錄
有之今且附見



壬辰金人以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給事中韋壽隆

按北盟會編作馬壽隆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

光祿黃唐傳軍器監王紹按北盟會編王紹下有史部員外郎

李健此本無及之健名而後云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

皆與時雍等同趣當有脫文呂勤倉部員外郎曾慥秘書省著作郎顏博文為事務官限三

日立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邦昌亦欲自

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人泣勸再三乃

止昌言新塗人壽隆餘抗人熙靖晉陵人唐傳候官人士觀昉孫

昉饒陽人雅熙中宰相慥晉江人博文安德人也昌言芻紹及之健博文皆

與時雍等同趣而慥娶吳科女故金用之實錄稱中書舍人李熙靖為事務官按附傳熙

靖自西坂出守拱州復以故官名靖康元年除待制奉時此不為舍人實錄誤也

癸亥吏部尚書王時雍等申今來軍民悉願推戴張太宰緣京城

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金復令吳升莫倚八城云以

初七日行冊命之禮留守司以軍前劄子復湏金銀元數遂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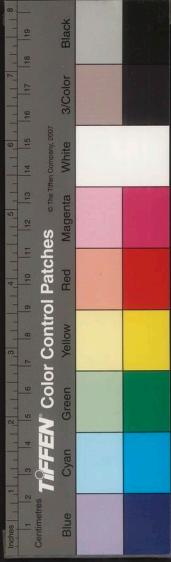
下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

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匹下戶金亦不減百銀不

減千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亦不憂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

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徐夢莘北盟會編載開封府數配金銀事在此月壬寅與實錄不同夢莘

所編入云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報以七百萬戶至是金人令以人戶等第數配故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二百錠未段五百匹督令日江淮發運副使向



父子牙

子謹遣進士李植賫金帛詣元帥府且悉獻本司錢糧之在濟州

者以助軍費王喜遂以植為承直郎植信人也欽宗實錄以子謹為發運判官蓋因

江伯彥中興日歷所書也按紹興八年子謹乞以靖康中拘張邦昌家屬事宣付史館奏狀稱任京蓋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今從

之廊延經畧使張深自陝府將所部改塗趨魏州初諸帥既集宣撫使范致虛欲盡取五路兵與敵刻日會戰經畧使主管機宜文

守李觀以敵氣方銳勸深取間道趨京師其實謀避敵也深別致

虛致虛大驚曰公獨異議殆假此以歸耳深曰既不能進其可守

株以誤國事遂與副總管劉光世合軍而去觀華陰人也深至廬

氏縣乃山行出大和谷南之汝州

丙申統制官閔門宣贊舍人吳革為范瓊所殺革將起兵其恭謀

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夜漏未盡班直甲士崔

廣等數百人排撻至革寢所曰邦昌以朔日受冊請舉事革以衆

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以權

主管前殿司公事左言謀名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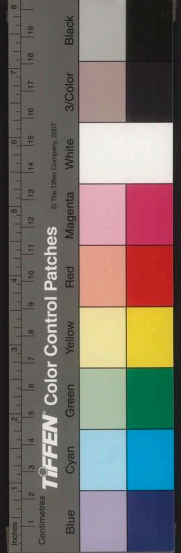
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不變革資忠勇天地理人事兵機無不

通曉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夏以曾念言云吳革名集壯士欲奪駕時軍前取去醫人入城

買藥材兄弟說勤王兵皆在迎畿謀精兵不滿萬人革信其說說初五早欲奪門范瓊左言許而殺之拔革自以邦昌借位日迎倉卒舉事恐非為人

都省禮房告報文武臣僚並以受冊日赴文德殿立班閔門儀制榜今月七日僧道父老於高書省令廳下立俟

太宰上馬仍詣殿東朵殿握次更衣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文臣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於殿上東西間西北并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大全國閣設褥位于殿下次立俟冊實入門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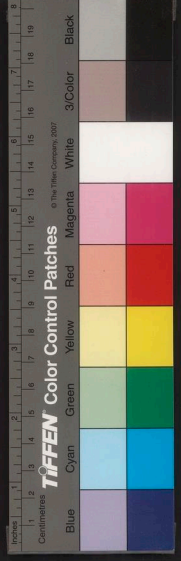


皇帝降階詣禱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冊寶至禱位讀冊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皇帝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是日吳升莫倚至自敵營時金人在南薰門謂呂好問曰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此據秦浩好問即遣人持書獻王言大王所領之兵度可當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又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是夕侍從官並宿尚書令廳以待行事

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皇帝冊文畧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僭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皇室永作藩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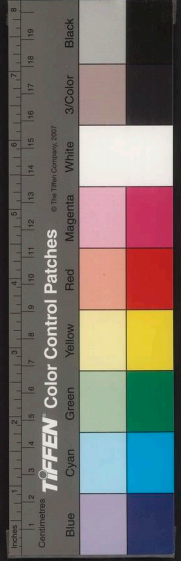
趙鼎之遺史邦昌文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子當仁不讓知越數在于爾躬按為楚錄有邦昌冊文今錄於此蓋姓之傳聞之誤惟天會五年歲次丁巳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望帝若曰昔先皇帝肇造區夏務要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於治粵惟有未寶乃通購貢歲幣以文權馳星輅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宜世混塗盟而怨報德以下一百一字措斥不錄今者國既之主民宜世混塗盟而厥初誠非貪上遂命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處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僭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儀以襲統乃嗣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皇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勿廢於迷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感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著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賢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前期有司禱位於宣德門外平慎一日雖休忽休欽哉其聽朕命

旦邦昌自尚書令廳乘馬入次慟哭久之步至御街望金國拜舞跪受金使韓正退邦昌服赭袍張紅蓋百官導引步自大慶殿至



文德殿前進鞞却御步陞殿於御榻西別設一椅坐受軍員等
 賀訖文武各班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傳令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
 王時雍等懼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引避時雍率百官遮
 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而立有衛士曰平日見伶人作雜劇裝
 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却裝假官家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鞞邦昌
 之受冊也百官皆滲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升莫倚左言范
 瓊等數人欣然若有所得上皇在青城聞之曰邦昌若以死節則
 社稷增重今已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露襟此據曹勛北
 上皇又遣左副元帥宗維書乞東南一郡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
 許王若冲北行錄云軍前已議北遷今委先臣書寫劉目投允
 許瑪哈國相其劉目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之後止管教門公

事某之罪夫國不可逃責念茲神御遠逸異國欲乞東南一郡以
 奉祖宗血食不勝大願之至曹勛北行見閣錄云金凡有計議
 只在淵聖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處宗以萬十餘日自製
 劉子一通與相國公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惟嘗招
 南張玉繼蒙項索即令戮以為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
 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南去後國處還宮恬養魂魄未預朝
 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賊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大國之約
 願以身代義方之訓事遂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回洪聽某
 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迎意切顯
 侍台令劉子去後二日有番使至云永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
 能離冰劉子却不敢背元約此據呂好問吏部尚書王時雍乞差官分管職
 事此據呂好問以時雍權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兵部尚書呂
 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海守舊
 職延康殿學士承旨吳玠權同知樞密院事按寶錄時雍傳皆自
 吏書陰不知吏書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以有二員據倚險史書在去年六月癸卯時雍不見除日當是倚從駕往金營而時雍併攝之耳沈良餘錄云邦昌既立以時雍為太師何烈草史云王時雍領三省事大理卿周懿文為開封尹史徐秉哲權門侍郎皆誤記也今不取
部員外郎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拜倚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域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海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解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薦許之都人魏時雍賣國牙郎按紹興中王次翁曾統謝祖信刻趙鼎受邦昌偽運為京畿提刑退而告人親奉玉音之語而實錄不書蓋誣之也呂好問開具因依狀云初七日王時雍已差官分管職事其時臣不肯承當門下省人吏未悉臣亦設衙請坐以示堅不承當之意邦昌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語耶若虛者窠闕被單前差將人來如何臣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域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有倉

羞忍恥者以圖大計也好問此說雖以自辨理亦有之今併附見 邦昌之僭立也有司趣百官入

賀太學博士孫逢獨堅卧不屈夜即半同僚強起之不從垂泣而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以逢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欲以復于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還官以重汚民我其可竢遂發疾而卒逢眉山山人也逢事迹據汝礪所汝礪年譜云公既不屈節乃為主議者解赴軍前二帥偕坐見公責其不從軍令公乃言曰鉅宋思澤在人天命未厭忠義之氣形于詞色或欲辱公公二帥曰此義士名為其主姑釋之按史及諸書汝礪未嘗出城象蓋妄也

致任集英殿修撰范宗尹權石諫議大夫克家良佐弟子良佐見月壬 襄西安人擢壁城人也克家以疾辭邦昌遺之書曰既無由

自裁不食五七日人不能死顧豈得已哉公能亮此心則共安海
內以究遠圖之事尚可冀也况銓綜舊職非政以此累公公無以
疾辭則幸甚書用尚書內省之印 龍圖閣直學士胡魚孺權戶
部尚書司農少御胡思權戶部侍郎戶部員外郎葉中鈔權司農
少御顯謨閣待制李熙靖詹又並權直學士院熙靖不受宗鈔奉
寧人又縉雲人也

己亥王時雍領尚書門下省事時呂好問未就職故時雍兼之邢
昌遣戶部侍郎邵溥使左副元帥宗維中書舍人李魯使右副元
帥宗傑報以欲詣軍前致謝二使及門先以狀申金荅云皇帝不
湏出城好治人民政要相見自往請也

庚子金人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開封少
尹夏承力爭不聽添差少尹余大均主其事前後凡得三千餘人
秉哲悉以使用引押起軍前當行者皆令衣袂相連屬而往濟王之
夫人曹氏避難它出秉哲捕而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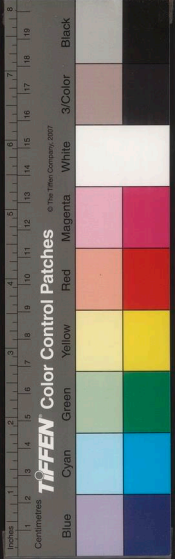
此以欽宗實錄趙姓之遺史
李綱進退志趙子菽家傳卷

修開封府提事使臣竇鑿曰我生為太宗之臣豈忍以大宋族交
與敵人手遂自縊而死權戶部尚書胡魚孺免權職太府卿未宗

權尚書刑部侍郎戶部員外郎陳師尹權太府卿庫部員外郎葉
份權左司郎官戶部員外郎李建權右司郎官宗綏子

絳仙選人
嘗為給事

中份劍浦人也 河東軍賊高才以二十人歸正出語不遜王誅
之命右軍統制苗傳代領其眾傳盡收才金帛子女王曰傳賊耳



與才何異自此惡之 金人自宛邱引衆逼興仁列寨而屯復分

兵犯開德宗澤遣統制官孔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戒
右文殿修撰邦彥以所部冀州兵為之脩敵果至與戰又敗之

平且金人遣慶賀使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副使彭武軍節
度使李士遷入城其書曰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

副元帥同致書於大楚皇帝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
已諒英聰之聽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初行群情昏悅未皇伸

於慶牘不圖辱於華緘幸卷先導微惊繼臨高諭別愾遺邦昌衣
者百二十馭馬四匹既見邦昌與慶裔等燕於禁中 金人分兵

犯濟州至栢林鎮距州纔百里王聞之命都統制楊維忠維忠愠
曰諸火將不出首推老者王曰此遊騎伺吾虛實耳乃令維忠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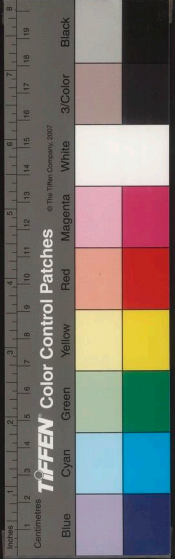
嚴五軍翼擺堤上張滿以待又命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為疑兵
金拔寨遁去是日知冀州權邦彥與敵再戰殺傷相當京都轉運

判官直龍圖閣閻邱陞亦以所募民兵出戰宗澤自南華縣遣二
千騎援之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與澤所部統制官孔彥威夾擊

大敗之 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兵潰於千秋鎮初致虛率諸路兵
過陝州與敵遇戰十數殺傷相當復得潼關秦議官趙鼎宗印以舟

師至三門集津亦累得小捷致虛乃援宗印河東制置使整軍出
潼關偽西京留守高世由聞之遣使告急於左副元帥宗維乞兵

為援宗維謂諸將曰致虛儒者豈知用兵當使斥候三千敵之致



虛前軍出武關由鄧州浣池之間屯於秋鎮宗維遣貝勒洛索將
 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脩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西道副
 總管孫昭遠環慶經畧使王似熙河經畧使王倚留居陝府致虛
 收餘兵入潼關世由瓊孫也致虛之離陝也裨將李彥仙說致虛
 曰陝為軍後蓋火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
 致覆不然眾屯聚出殺浞臧于險則散矣致虛業已發傳怒彥
 仙沮解罷不用彥仙彭原人後徙鞏善騎射喜言兵嘗為神師中
 部曲入雲中斬首二級稍得遷校尉其說致虛不見聽至是果敗
 致虛千秋之敗按趙銜之遺史及李觀紀行錄皆在三月十一日
 辛丑而實錄於月末附書之蓋不得其本日也實錄又稱自正月
 至三月十五日入戰十數既得潼關乃引眾東出恐亦差誤

壬寅金遣使人景靈宮取神御等物此據實錄本和與宣和錄正
 月戊申所書有無重疊今且
 之兩存自邦昌出令之初王時雍等皆以聖旨行下邦昌下令曰夫

聖孔子不居則子豈敢自今議定及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批稱
 中旨傳諭所司稱宣旨以手詔為手書偽楚錄邦昌下令曰予以
 寡陋向迺大國之威俾教

斯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此處
 殊震危東夫聖孔子不居則子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議定應
 分及內外官司而陳得旨事稱面旨內廷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遠
 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莫有永之國
 詔教寧于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靖康野錄云邦昌內批稱中
 旨命于外曰今旨與此不
 同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避邦

昌名也其從弟通直郎昌辰亦請於吏部更名知言時奉直大夫
 致仕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



之 是日兵馬副元帥宗澤與金人戰於韋城縣敗之金人既為

權邦彥所却澤因約至深州直秘閣姚鵬同進兵鵬未至澤自引

所部至衛南候騎報賊壘近宜少避澤曰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

無以取勝澤揮戈直前親冒矢石與賊戰之敵益濟師官軍不利

將士傷重者什二先鋒將梁州刺史王孝忠戰死士卒知退無所

恃人人爭奮敵人敗斬首數千級遂得韋城縣敵欲夜襲澤澤知

之日暮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人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

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三月辛巳開德

犯乞應援十六日丙午宗澤申金人十日巳午間近復城堤統制

官孔彥威交兵申酉間殺退十一日辰巳間再向前來本軍差權

邦考下官兵併力殺退當夜三吏振憲逃去秦王首行下不得逃

襲恐落奸使十九日巳酉敵副元帥宗澤下賊兵五人前來稱宗

殺退東趨南華縣兵於雷澤縣招集潰兵乞給器仗奔先道賊軍

中如敗兵所說外見於雷澤縣拾遺者苦之一旦遇敵倉卒皆委而走

人以戰事盡裁澤軍實而歸士聞之曰吾見澤戰軍大不適用徒

費工料澤不聽今果資敵矣初劉浩稱澤喜聞所闕祿不可用

而還澤遂以沽所圖妄稱見遂成車一百五十輛

萬五十一人謀復與定朝廷壯之除秘閣修撰河北

造而終于敗耿延禧中興記云宗澤權邦彥自南華入遇敵卒至

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史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軍所製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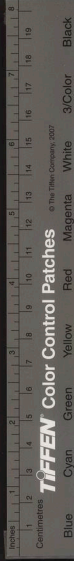
車五百輛使民兵御之民兵棄車走卒為敵所得以戴城下所獲金

今改

王命屯濮州受澤節制

去年十一月巳丑

至是聞澤與敵戰其親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皆懼且懷鄉土乃殺振分取軍寶散而北歸振博父也

狀延禧中興記云振

聖馬元今從江伯彥中興日歷埃考

及尹呂好問權領門下省職事好問雖繫新銜仍蒞舊職 太學

博士未震致仕震邵武人也 元帥府僚屬聞金人立張邦昌欲

奉王至宿州駐軍謀渡江左先鋒輜重至山口鎮三軍籍籍謂不

返京師而迂路何也王聞其語遽罷行欽宗實錄以宿州之行為罷行在三月十三日

罷行在三月十三日及尹此時潛善在興仁三月二十七日丁巳

潛善乃至濟州實錄誤也孟耿延禧中興記初不深考附此事於

在濟州未和的是何人建議今但云帥府僚屬埃考宗澤自南

華遣兵過大溝河襲金人敗之 甲辰金人遣高慶裔入內藏庫又命歸德軍節度使王洵與慶裔

偕來洵燕人也 是日領門下省呂好問以私財即永慶院啟建聖

壽節道場慶裔適入城眾皆恐懼好問獨不顧實錄甲辰金人入

修立洵所領節度要盟錄二帥再問禮書中有之 邦昌以書至軍

前論根括金銀事 書曰比以胃膺禱願展謝餘雖澁貢於此辭

之初實彰陷危之慮民志未定故未可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

何以謀克民聞虛實乃聞警竭忠以領輸嗣位之初朝夕自入城

諭官吏周軟勿度荷蒙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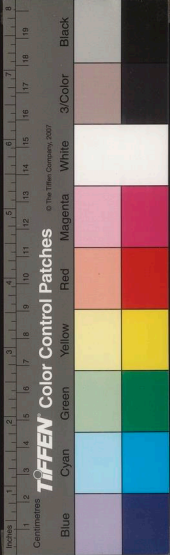
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殍之多欲撫相尋空

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仁何以守邦生觀轉空

之憂不啻履水之懼與其蹈天踏地莫救於秦元執若歸命投誠

仰祈於天追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宥特寬冒昧之謀誕佈錫除

期于沒齒又乞往謝二帥大楚皇帝張邦昌謹致書於相國元帥



降樞臣俯加封冊退者庸陋之資何以對楊林命前此固嘗死避
終不獲辭蓋惟選後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悚願
並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日令枚撫免來遠遣從官具獻
勤懇重蒙開諭仰識春存然而港台未前撫躬無指然有失於稽
緩實深積於鏡程伏望恩慈早容邊請後承報

廊廷經畧使張

示程伏軍門奉奉之誠併留面敘不宣謹白

深引軍次魯山縣時西道都總管王夔亦在馬窠議與深合軍深

以夔所統皆烏合不從乃趨潁昌而去

乙巳邦昌詣青城謝二帥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
三行邦昌請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

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勞凡七事皆許之

丙午邦昌下令不御殿不受朝引對百官於延康殿小軒

呂好問家傳云

或勸邦昌生紫宸垂拱二殿好問曰不可邦

昌矍問而止按實錄初進說者更迭考詳與執政侍從以上坐

議言必稱名欲膳起居不用天子禮遇金人至則遽易服邦昌雖

僭立其處大內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有華國靖國夫人李氏者數

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有酒所李氏擁之曰大

家事以至此尚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蓋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

殿使其育女陳氏侍寢其後因邦昌之婦入宮乃留其從者而易

陳氏以歸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道君在端邸有妾彭氏稍慧黠上

中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大族頗抬權顧金銀士大夫亦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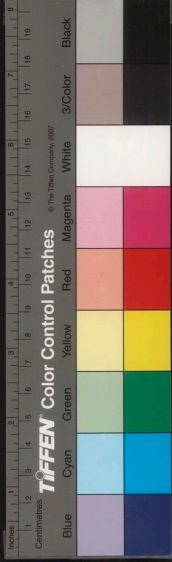
其門而進者二聖北狩彭氏以無名位獨得留一夕邦昌有酒所

彭氏衣以赭色半臂掖之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已者侍寢邦昌

既醒急解其衣起就它室固已無及矣其後邦昌得罪者以此按
史及李綱建夫述選志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王時雍每日
清所云疑姓氏或誤姑附著此今年七月丙辰行遠

白事屢以陛下呼之邦昌叱之乃退

徽猷閣直學士和淮寧府



趙子崧聞張邦昌僭立即以狀白王乞遺師要擊河上巡請兩宮

聞罪僭逆且言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

可聽大王麾下皆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莫

如自近舉兵要擊此為上策子崧燕懿王後滿恭憲王雄孫也

生英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諤從諤生

丁未邦昌下令曰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霽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

者未能宣布綠京城園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帝

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文武臣僚皆遷官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府

監諸州解首並與推恩廂禁軍依例擣設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

事任職務一切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

諸色諸鼓院奏陳當議恭詳更定以從民欲

既同奏面言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霽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者未

能宣布綠京城園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所犯輕

重信即以上井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猶資放尉比

類施行今磨勘者仍並不隔廢勘文武職朝官并禁軍都磨已封

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敘文武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

特與兒男下班祇應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止副指揮使以上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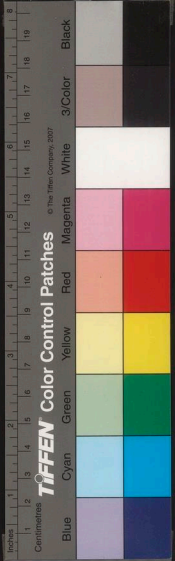
私罪並與改轉版色開封府國學及別武合特奏名入並與免試

持與推恩餘並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武中助教四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候開門日配沙門岳並配麟州見分配在京軍役處者仰刑部疾





連其元犯取旨致令遂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
 揮招集出首外慮有未及首人可得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
 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貫伯並行蠲免其私債無利
 恩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請之類免錢請受者並特與除
 放者先並賜粟昂令少部支給備錢官私房錢先請受者並特與除
 月出糶木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旨揮減價高應民間不易可
 令史與減價出糶仍約水遂場人民擁併仰少部踏逐應有係官
 木植及室閑屋舍添置賣場以濟細民無致沮滯掩蔽王政所先
 當草昧園域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及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
 錢充奔迷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量置差官
 分定坊巷就門依散官藥諸軍疾行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
 不時仰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無依散其諸軍差發到軍
 兵保甲等軍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廳在軍營法醫治應仗術人
 等升家屬趨赴軍前所拋下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
 實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發遣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中
 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選免僧道持與依陳所屬保明中
 封府給公牒應禁言觀寺尼女施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
 應見行法令典重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于民不便者
 臺寺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奏詳吏定以
 從民欲牒奉赦如前宜榜河南曉示各令知悉縣至淮勃故牒

初金人欲令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郊皆敵

相公高誰敢邪遂先赦城中延康殿學士李回辭權右丞改權禮

部尚書偽楚錄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李回權領中書省吳升

回押字而吳升無字恐錄誤也

已酉邦昌遣權國子監祭酒董道撫諭太學諸生 陝西宣撫使

前軍統制官翟興襲西京斬敵所命西京留守直龍圖閣高世由

大金隨軍轉運使右文殿修撰張友極興伊陽人習知地利范致

虛既敗去興問世由之急出其不意與族弟道提步卒數百捲甲

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使世由知澤州

全人再入以城降因為敵用事見去年十月戊寅至是就戮 全人陷復

州

庚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戶部侍郎邵溥並權本部尚書實錄溥權

戶部在此月丁酉按戶書先差胡血濡血濡辭乃改命溥溥克家出

若係之丁酉則不應併差二員實錄恐誤今從偽錄

而不治事左司員外郎王琮權吏部侍郎邦昌所除拜皆令吏部

賜誥身不書年但繫月日邦昌偽命出告不見于史元亮會要載

三月二十日下庚戌二十日也故因除吏部長貳附見先家不治

事據實錄所云然未源遠官係尚書右選所行是時史書王時雍

莫情在都堂若先家果不治事是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行移

未知復是何人書告此事當考

必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

辛亥金人以貝勒明珠為河北路統軍屯濟阿里為河東路統軍

屯河陽諸軍有不服並令處斬初金人欲留兵為邦昌衛邦昌辭

之呂好問謂高慶裔曰南北異道恐北人不習南朝法令或致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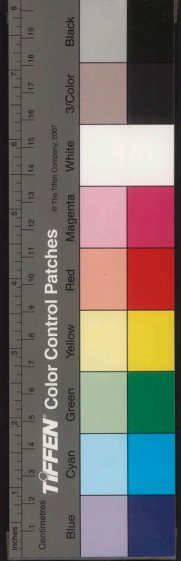
擾奈何慶裔曰留一貝勒在此節制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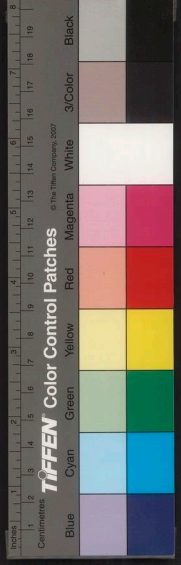
暑熱即有病恙則南朝負罪益深慶裔然之此據秦湛於是命二

人分屯兩河以為邦昌聲援

壬子權戶部尚書邵溥兼提舉京城所都水使者陳求道依舊職

癸丑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東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相保皆因諸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府中所有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新君無念舊主其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液併路手劄以實錄及丁特起注血等書各修實錄云上三以親劄付王時雍徐東哲注血錄云手劄末云前未題其上王徐二





公而臣家藏園城中人手記則但云其上徐尹孟秉哲本尹開封故也夏火曾僉言請康小錄管載上批但語小異耳火曾所記又云東哲得之而泣邦昌命應文武官被旨權攝職事者令尚書省恐未必然今不取

出劄子請給恩數休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高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待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等歸自金營時邦昌遺金書曰比膺詔冊獲換邦封載惟草創之始方賴臣功之助竊以左丞馮海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眾推忠謹此外臣寮等或因危從前帝或因差充在軍如非台意欲留之人乞亦慈恩遣還之命左副元帥宗維許之海仲荀歸輔與譚世勳孫觀汪藻秘書著作佐郎沈晦馮驢寺主簿鄧肅亦因得歸觀在烏陵唱色呼美懷中未與遣有卒教觀以姓名屬高慶喬慶喬乃釋

之晦文通孫文通錢塘人治平中翰輔入城遂臥家不出 初太常少卿劉觀在圍城中與少卿兼權

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吏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寶冊金鐘玉磬悉理之大廟中觀眉山人也此時不

據觀行狀在今春而藻正月十日已從駕出城恐是觀因敵入景靈宮取神御物而有此謀故附藻入城之後或有移附正月已亥出城時 是日罷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其書曰邦昌

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惟務施德布澤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漢材賢朱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類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賢庸繆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冊稱昇以南工使主斯民以為屏翰以事大國方日夜抵懼無以報百姓自來前皇帝朝以銀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

營盡令人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憂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入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氏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恐誘文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溥智燾高明由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無使億兆生靈燬全性命不陷顯危邦昌所圖竊莫具安仰副大金皇帝建三屏藩之德邦昌不任衆激惶

金報曰自來所取金帛皆係鴟竊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胡杞為宣教郎權司農寺丞此必有高書考功員外郎虞稷致仕温州觀察使四壁都巡檢使范瓊為京城內都巡

檢使帶御器械鄭建雄樞密副都承旨王瓊為四壁都巡檢使瓊成紀人也 西兵安義潰散無所歸與其徒去為盜掠汝潁間鄙

延經畧使張深招降之

乙卯邦昌致書左副元帥宗維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脩寇宗維許焉 延康殿學士權禮部尚書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秘殿舊班暫領省事乃以回為資政殿學士領尚書省事位王時雍下

高書刑部郎中張御材太僕少卿陳冲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冲等至徐王府曰呼宮人飲酒歌笑聞者憤之按致在三月二十五日故

附此八月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卒始邦昌以熙靖直學士院熙靖非之因憂忿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

天子泣數行下至是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丙辰王承制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為徽猷閣待制實



韋城之功也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榷廬州密切關防張邦昌

家屬時邦昌之弟邦基通判廬州奉其母以居故邦昌之妻子咸

在至是遣人持勅書往問道出亳州子諲知之即榷郡守直秘閣

馮詢提舉淮西香鹽公事范冲使拘之以俟王命詢京子京武昌

知樞密冲祖禹子也祖禹成都人元祐翰林學士汪伯彥中興日

院事東音居利發運判官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

為防守在此後八日蓋據子諲申到今不別出

丁巳金右副元帥宗傑退師道君太上皇帝北還自滑州路進后

妃諸王以下皆從惟建安郡王橫先薨於青城此據靖康景王杞

自出郊日侍上皇衣不解帶食不肉味比行鬚髮盡白此據曹勛

錄時金人以牛車數百乘奉諸王以下自過滑州即行生路至真

定乃入城去曹勛北狩見聞錄徽宗北狩日東平日宮人所乘牛

仗次諸王帝姬妃嬪閣分內不限次做車計入百六十餘輛自

過河經瀋州城外敵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勛

以銀二兩許博易飯食賣人知是徽宗即盡以炊餅糲食之類上

進反銀而去問過此州即行生路步入政窠木騎軍戰枝梢水即

填以草間路雨亦進河北泥濘沒脛車半皆屢壞屢死壞不容補

死即斃其肉而去又行稍緩則落後車馬從而勦除至暮下程悉

鹿角持兵備外嚴於出入放斃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

終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追飯大半委頓得超明造飯飯罷支散路

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遂得超明造飯飯罷支散路

報徽宗皇帝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閣分或四位破一羊

或六必破一羊米則計人日給一升皇太后退餘房院無餘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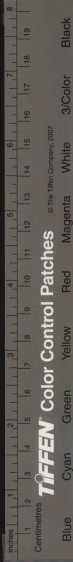
早幕必來瞻見聖容而退如未見酒候見后退餘房院無餘伴二

真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盡換牛乃行錄自京至真定府并多無

草日亦行五六十里沈良靖康遺錄云二帝之行也從四處上

皇與景蕭諸王上與燕趙二王及王太子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





姬與王從未皇后諸附馬別為一處以鐵騎馳擁而去按史及諸家所初記王從淵聖燕越王從上皇大長帝姬不在北遠之數良緣誤

邦昌法駕駕素率百官詣五岳觀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信王榛至慶源亡去變姓名匿真定

境中 是日高陽闕路安撫使黃潛善自興仁至濟州初潛善在興仁募南華縣小吏李宗至京師銅事為邇者所獲捕以見權領

高書者王時雍實錄以時雍為權領三看宗具言造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宗承信郎不受實錄作補修武郡恐誤今從江伯彥日歷取廷禧中興記

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賣邦昌僭號文金人偽詔邦昌偽赦文以歸欽宗實錄云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偽詔邦昌偽赦及四月丁亥始冊太后宗自出宗至興仁府又自興仁稟命而後來濟州必經洺旬餘則其離京師必在三月半間安得有此書也蓋

汪伯彥取廷禧誤轉運使黃潛厚聞之入見王哽咽不能語王問之潛厚曰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王聞之痛切即與潛厚同見耿

南仲名潛善還濟州幕府請以都統制楊維忠代領其衆維忠辭汪伯彥言潛善所部統領官知廣信軍張換有材材乃命換節制

興仁府廣濟軍軍馬換西人也潛善持李宗書見王取廷禧中興

所以告李宗使語潛善者人莫得盡聞也潛善至曹州引麟嘉堂高世則欲與宗屏人語潛善隨之潛善又引宗至臣南仲麟嘉堂

善所殺故或為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李宗以告人耳善李宗見存自可問也然則宗未嘗死特廷禧怒潛善當國斥已而誣之

不取王讀之涕泣戊午王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汪伯彥為顯謨閣待制統元

又少レテ可レテ耳

師復潛善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汪伯彥中興日歷潛善自河間初來已帶待制誤也也潛善是時奪職未復今始還 叅議官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為樞密直學

士徽猷閣待制董耘為徽猷閣直學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為暹郡承宣使隨軍轉運使中大夫梁揚祖為集英殿修撰中

日歷揚祖前銜係帶隨軍應副直顯謨閣黃潛厚陞直龍圖閣幹直徽猷閣今從實錄

辦公事直秘閣王起之陞直龍圖閣朝請大夫楊淵朝請郎秦百祥並直秘閣世則不受潛厚謝王訖以與揚祖並為漕臣而汪伯彥除已職獨異不肯用新銜中興日歷潛厚自小龍除秘撰亦誤今從實錄及中興記 邦昌

遺金書曰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狗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遂旋歸不許邦昌書云比

懇誠仰千思造巧舊臣之復職蒙英亮而遣還已荷隆施尚餘至惻伏念撫邦之始尤先盡節之夜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狗義於前朝必能盡

業宜蒙寬宥使復旋歸武昭全度之仁岳出應求臣以信表而開鴻曷敢敷宣金人谷書云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謂馮海國之先成郭仲荀眾推忠謹此外臣察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裨贊時政或留未還者俱是與留仰冀照知無煩理會

遣資政殿學士提舉醜泉觀路允迪中書舍人張澈還京師允迪宋城人靖康初以簽書樞密院事使左副元帥宗維單言割地允

以元年二月丙午為所拘至是得釋 金人造蕭慶來誠以陝西出使未見罷時

沿邊城寨畫界於西夏邦昌遣權吏部侍郎王琮往謝且辭之全不許金又遣邦昌書言地有分割民有凋弊特免歲貢錢一百萬緡銀帛二十萬匹兩每歲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帛各半邦昌書云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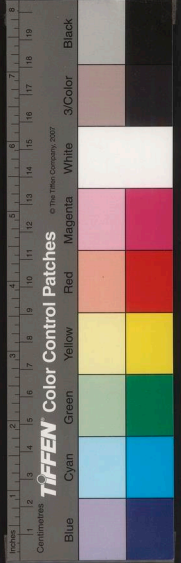
卷三 千



事中

已未全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諸敵營辭服諸袍張紅蓋王時雍徐秉哲吳丹莫儁從所過起居並如儀二帥見邦昌請還孫傳等書大怒曰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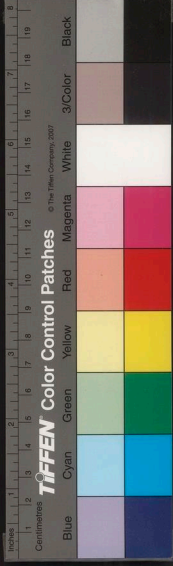
三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對及午還宮 初孫觀既歸全人以觀初不與遣復追還之觀即舍傍從刑部郎中張卿材自匿又間行詣權刑部侍郎朱宗越七日金使坐都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間封吏卒至門宗以計緩之翌日敵引去觀乃得免 元帥府斬閣門祗候侯章初命章監丁順軍章聞張邦昌僭自立廣信軍騎至濟州言曰事已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汪伯彥等伯彥請于王以章爾搖軍情斬以徇 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是以險語迫王勸王急為渡江計自且呈擅作大元帥府京東等路趕辦公事入街與丁順同共措置招收人兵先許會索吏挿入熟事文字帶押王送伯彥面呈伯彥言章外則倡言扇搖軍情內則懷姦逆逐大王聚兵作過乞斬章以徇諸君延禧救世則皆憤疾曰可斬王曰且與送獄尋搜到了順所與章戰袍頭巾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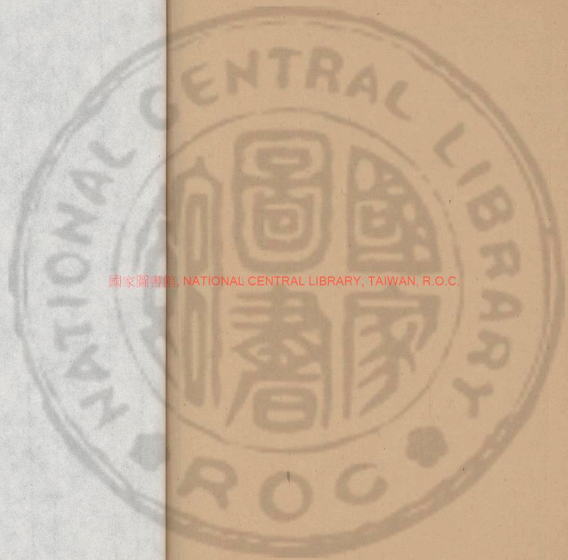


丁順書簡遼斬之人情大定耿延禧中興記云侯章欲往京城下
道逢李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洵云事既如
此而諸公利無措置此皆細作耳侯章以先報事為功助三軍鼓
倡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錄不同蓋伯彥已
誅章而誣之延禧

宗澤自南華移屯臨濮 閤門宣贊舍人申

彥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
殺為復要招安可急將救書來邦昌遣彥臣賫手書往金人以三
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京東土
兵射士勤王宿遷尉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莊子城有王嗣者倡眾
為亂遂縱掠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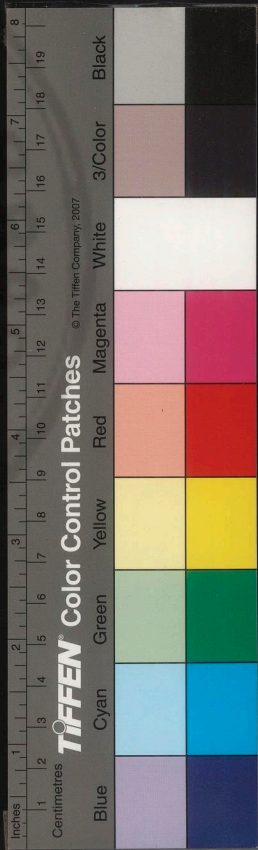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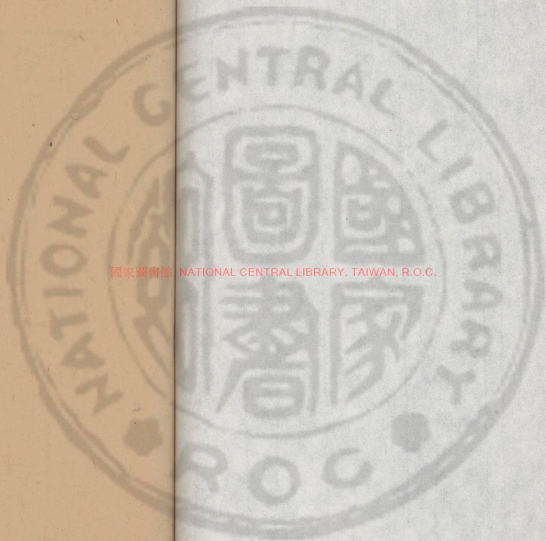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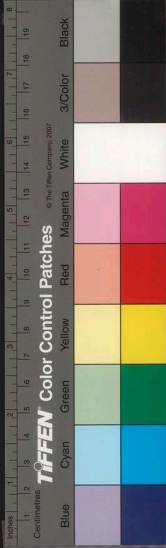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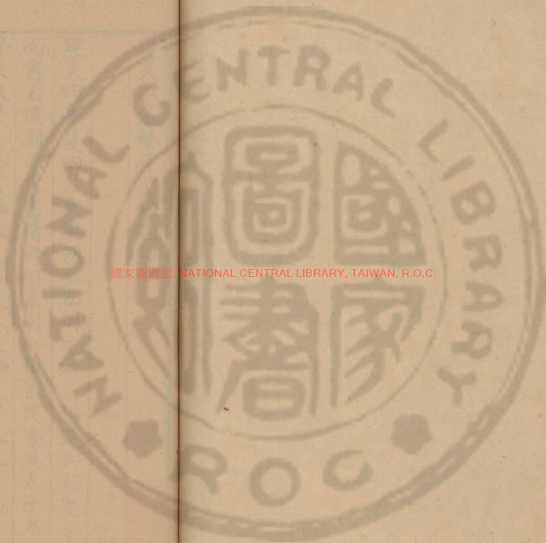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647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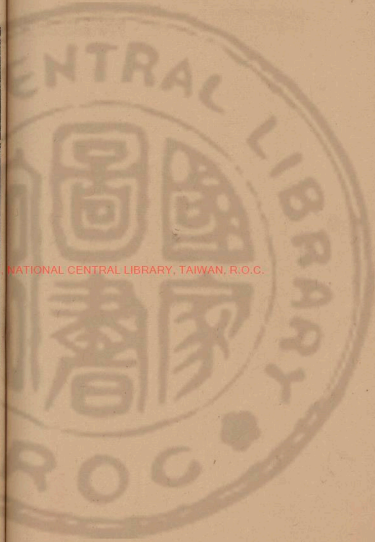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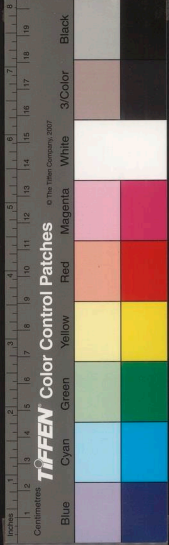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夏四月庚申朔金左副元帥宗維退兵淵聖皇帝北遷
 高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鼎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孫傅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兵部侍郎
 司馬朴從朴光先孫也城始破朴詣軍前納款速將北遷朴遺
 書二帥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扶以北去靖康野錄云金人欲立司
 于前朝朴不才妄敢作此累吾祖之德朴有死初淵聖皇帝以
 而已按它書金人未嘗有立朴之議今不取
 肅王樞熟敵情偽欲與俱王泣曰遠使乍歸不願離膝下請甚確
 遂以祁王模侍行此據曹勛北
 狩聞見錄帝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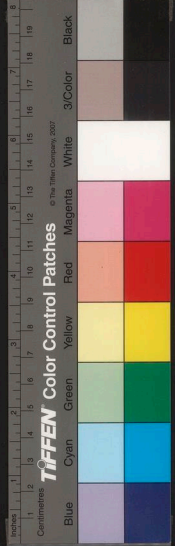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此據孤臣泣血錄三
 進序云編或此書以代普瞻之苦無幾初敵縱兵四掠東及沂密
 會稽之恥未忘東門之役必報今從之
 西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刈麻
 吳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 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敵留
 檄書數百道且言志在弔民本非貪土并迷邦昌以死辭避不獲
 之意使邦昌傳諭四方金檄書宋之道君少主后妃以下並已
 舉堪為主者一人却淮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共議薦
 孫傅等狀乞自一人却淮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共議薦
 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為質者也
 既許尋舊好之後夜犯營寨即時破滅以其賊盟遂臨京城將欲
 進攻本官哀泣曰身為宰相出資軍前不意犯于軍中前選立太
 死然主上年少泣事日淺蓋由姦臣所誤且乞緩其攻學因遣使
 語其主上趣迎使人泣而謝罪及至和或洎乞緩其攻學因遣使
 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憫之意及重兵再舉人

乞遣使理會雖威之鋒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
 出賈不能敵兵以致交惡而國人之際就其代主也頭可斷身可
 可去城破之後驛名而至詔及廢國之際就其代主也頭可斷身可
 乞再遣既不見容或以觸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
 剛毅出於其倫忽聞共戴果得此人然恐難奪其志泊在京百官
 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士莫侗賈欽勸請合開建拜立
 都必死君長制國御必允賴仁賢恭以大全皇帝通請三元化立
 九有於從諸夏俾建列藩契勳雖不許存立趙氏既擇賢人以主
 茲上則于國于民為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道
 大人位冠冢司身兼眾美碩德偉望非羽儀于百嘉謀臣久勤
 勞於王事政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為慮而不
 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為主之望
 及列狀申行府合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宰相公以治
 國事竊慮申別有辭讓伏望武宗賜教請本官早從與望專請
 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仲中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
 文字高慶喬同詣具導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破在臣子之分豈
 聽聞此由以先有防備不獲自絕而閉目掩耳背立假寐終不為
 死于此不可活矣嗚呼後世被以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
 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備禮以璽綬冊命為皇帝以授





交少上牙重年及

斯民國魏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夏國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皇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寇論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救生靈猶不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入城乃有大京官察僧道耆老等共集勸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日方受冊命諸路軍民各令知悉

二帥之在城下也遣人於民麥地內分立牌令諸蕃部刈之至是諸路兵稍進自以輜重繁多恐不得歸乃為北渡先是邵溥應副城南蕃臣頗昵言左副元帥宗傑主謀者有高度裔劉思右副元帥宗傑主謀者有劉彥宗及闍母國王凡謀事者即預事其有密謀也各馳馬於空迴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返若眾議則不以高下皆環坐一空畫字為灰可吞立定不復聞語其密如此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為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太僕少卿陳冲權太僕卿都水使者陳求道權太僕

少卿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罷政不許 郅延經畧使張深駐

軍額昌會其斥候騎得吳革所遺陝西制置使錢蓋器書言二聖

幸青城邦昌借立趣使進兵深得書名副總管劉光世及諸將計

事趙姓之遺史曰張深行次魯山聞張邦昌即偽位名左右及諸

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符左右例眾莫

敢應往往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張景等將漢蕃弓手

一百人騎賫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固測光世密諭之曰聞康王

領大元帥與兵京東汝等當詣元帥府分明投下文字而回余

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未堡鎮默默景得元帥府劄子一道云仰

劉光世將所部軍馬速起大元帥府一云仰張深將所部回興仁

府只於本府駐劄及差使臣劉宗偕來深得劄子失聲惶懼光世

即辭去以所 光世乃遣使臣王默等賫狀詣元帥府先是敵破穎

昌焚掠無遺及是其去纔數日也 李親靖康勤玉紀行錄云三月

嚴而進丁巳次穎昌府敵騎聞大軍至即去城中盡為瓦礫積

尸滿地按此時金人將欲退師非固西軍而後去也今不取

是日江寧軍亂先是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守江寧驕居不法其

官屬多相從燕飲馭下殘酷軍校周德因人心之怨夜鼓衆作亂

執粹中囚之殺通判府事奉直大夫王章東南第五將閔門宣贊

舍人王宗韓司錄事朝奉大夫王巖等十一人江東轉運判官朝

請大夫薛良顯為亂兵所傷而去官屬之不死者皆遁德等遂焚

舟船掠財物嬰城自守公私為之一空此事當見於欽宗實錄而不書今以建炎元年七月

十三日江東提刑司奏狀修入但變亂所起不能詳耳北盟會編

貢士周紫芝上書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於南觀見其事激賦

野拘繫因圍如鞠因徒粹中身為大臣屈首下賊流之恬然不能

抗罵以死偷活酒炙下汚土類上辱朝廷日歷建炎二年十月庚

子江東轉運使奏中大夫徐疇等伏地叩謝安誠以詣媚得親于

粹中特以誠故糊置几府無間江東帥司舊無主管橫防宜文字

誠所使又擅破將兵充白及及與倡優往還凡所惡之人輒誣以

重罪故周德等結衆作亂又紹興二年十月十四日臣僚上言靖

康未宇文粹中知江寧府方東京圍閉之時粹中為大臣不能投

袂赴難惟事燕飲夜以繼晝衆情共怒兵士周德因之為變今五

辛酉那昌降于書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安業豈復加兵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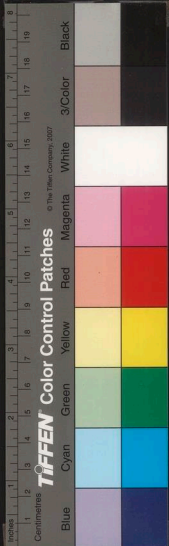
者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

還歸橫見推迫有堯舜之揖謙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

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艱危此文據偽楚錄

文疏修入肅疏又云至於廟諱更不復顧蓋濮安懿王書耳非宗

實錄所載海內承平至於終究遠圖乃那昌無諭四方手書耳欽宗



本又今不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

者並特釋放遣官者視陵寢諸州天慶觀天寧節仍舊行香官吏
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存恤諸處宗室除放租
稅豁免賊盜等事令禮部徧牒施行赦與覃恩同但改赦字為手
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丹莫傳為邦昌謀令散還諸路故
偽赦首及之其文秘書省著作郎顏博文所草也初江淮發運使
遣吳樞者至京師探事王時雍薦上殿見邦昌陳利害具言在外
兵數請遣使止之辭語不順邦昌乃授樞文林郎用其策選郎官
為四方密諭使侍御使恭確嘗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
人心有憂勤恭儉過於前王之語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及邦昌

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擁黃旗以詣趙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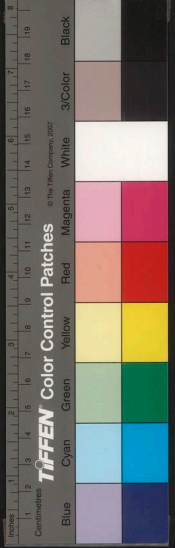
事以紹興二年三月癸丑江騎論確章疏及紹興八年確郤武人野甥也

年十月己卯張燾乞遣追奪確職名奏狀修入確郤武人野甥也
邦昌又遺范訥范致虛錢蓋翁彥國劉光世等手書計事其書畧
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又云幸今敵騎已退
道路可通即遣使東州具仲風志其書外題云付某人入內云邦

昌上某官仍用內侍省印偽楚錄云邦昌以手書與翁彥國等俱
有止兵問勞瘁用之詞皆亦其名仍用

國寶扶趙姓之遺史邦昌與彥國書封攻云付翁彥國其中仍云
上端明中丞書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誠以
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於焚蕩以濟遠圖其心明於誠日
此心今差李左司費手書具道曲折惟中外相與戮力共濟艱難
迄成康功以永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簿著軍務良勞未晤聞

史惟尚謹邦昌上聞未勝非秀水閩居錄云趙子崧等會于棗邑
邦昌皆以手書之予時留守南郡亦得一封其外用內侍省印



不書名內只一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子堅守南郡力保鴻慶宮其未敘時令云某上據此則錄所云用國寶等語皆非也今不取

元帥府統兵官劉浩孔彥威張換以下仍各進官五等此據欽宗實錄附入 權左司郎官李健乞使翁彥國遂與奉議郎

陳戢偕行又遣水部郎官李革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汪長源使張

深劉光世戢松溪人彥國甥婿革深鄉人長源光世客也李觀紀

月庚申邦昌遣李革汪長源以太后之命勞單為名先遣人通耗

深怒因來人於軍中按諸書四月庚午元祐皇后方垂簾聽政革

等出使益在此前觀所記恐誤欽宗實錄稱發運副使向子諲

以江湖使先使又與觀所云不同亦當考

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賈手書以往子諲不放封而焚之械繫

達於獄遣使勸進于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

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文資端益

金華人也向子諲徐端益事並據王明清揮麈錄附入然明清云

刪潤令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責持偽尚書者劄子往濟鄆

等州訪尋康王所在令遂州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者劄子書年

後有王時雍李回二押字按馮淵時為左丞不知何以不書劄子

何以坐事偽朝論官當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又罷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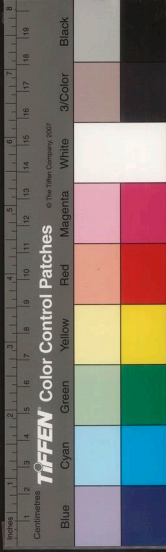
所請也先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覲令日下供職 元帥府以

檄書諭四方自京都受圍不通朝命叅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建請

布檄諸路以定人心王然之命延禧面草檄以行 是日敵營始

空其行甚遽以勤王兵大集故也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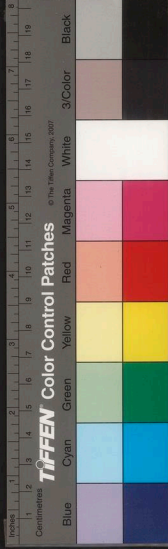
萬營中遺物甚眾秘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



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須之物無不畢取以去皆官者國信所提舉鄧珪導之命范瑄引兵出城搜空得金人所遺寶貨表段未麥羊豕之屬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弱病廢及婦女等至是皆遷入城敵之圍城也京城外墳壠發掘略遍出屍取柳為馬槽城內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十羊八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間有氣未絕者亦剝剔以去雜豬馬肉質之蔬菜竭盡取水藻芼之以賣棣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城中猫犬殘盡游于凍餒死者十五六遺崗所在枕籍時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屯雍邱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先鋒是晚方遣三十騎抵城下邦昌遣人持帛勞之且令訥速來議

復辟事淵福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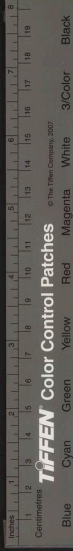
壬戌邦昌置修城司命權戶部尚書邵溥總領其事 副元帥崇澤引兵次大名府澤得金所掠人始知二帝北去澤聞之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趣滑州及是抵大名城下欲帥師渡河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借立徽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 是日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知穎昌府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恭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兼經制使翁彥國按實錄去年十一月甲戌已除彥國寶文閣直學士充經都水使制使募兵入援不知此時何以尚帶徽猷閣直學士當考者榮蕤同盟於淮寧之教場初永昌陵既復土司天監黃昌喬私



謂內侍王繼恩曰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太宗大慚繼恩與叅知政事李昌齡謀立燕懿王之子冀康孝王惟吉事泄以取死熙寧中昌齡孫逢為臨沂簿與方士李士寧導懿王之曾孫右羽林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世居謀不軌復生誅子叅在邸中習聞其說至是適天下大亂子叅傳檄中外語頗不遜時彥國在壽春聞敵漸還引兵至陳與子叅會二人爭長子叅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彥國曰我奉王命入衛公陳守耳子叅方築壇告上帝殺三牲歃血而推盟主未定先是敵犯穎昌志同棄城走去年十一月至是引所部亦至曰大元帥康王在濟州吾輩何主盟之推乃同上書帥府然彥國卒為誓文行登壇歃血之禮云志同執中子疑誣孫也

執中龍象人政和中大宰諡任城人熙寧戶部副使按趙子叅殺徽而符景運皇天祐宗六葉而生徽躬果如其畧云藝祖造邦干敵子矣恐未必爾然明清所云遺鄭鼓置獄京口先治情得上下欲暴其事以他罪竄之則亦不為無據實錄載子叅盟文云政告衆人金人再犯京闕侵侮聖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帥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母懷異母親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十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人強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按此時子叅已知大元帥在濟州而盟文畧無一字及之亦可怪也胡寅封事黃潛善鄭致小人本無遠見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形疑忌之意相尋繼見兄明當時皆有是說今且云傳檄不遜更瑛考詳明年二月戊寅行

癸亥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敵之始退也權領門下省呂好問謂邦昌曰盍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俟踰境好



問曰何可緩也邦昌乃集百官赴文德殿降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致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實難追於刀繩杆白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為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智徽柔懿恭雖嘗即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系望於綿區今二聖已遷山川方震是用祇伏披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丕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時后在元子通

直郎忠厚所拜昌又密上后書具述復興之事此據秦湛后惶恐

不知所以避之不免翌日入居西宮蔡條國史後補云延福宮國

邦昌用此故事王明清揮塵云后在孟忠厚家坐簾儀衛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按后此時雖入居西宮尚未垂簾也明清所云小誤今元帥府檄至京師邦昌命開封府榜諭士民都人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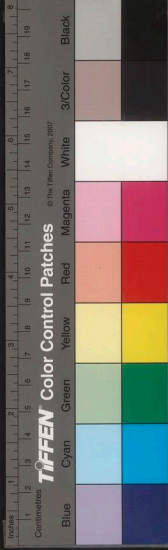
之莫不感動遣權吏部尚書謝先家往山東迎大元帥先是呂

好問謂邦昌曰公宜遣使推戴康邸則城中便為功臣若先為諸道所推則城中即叛臣矣為功臣為叛臣在此一舉豈可少緩邦

昌以為然王時雍謂邦昌曰今如駟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

也宜熟慮之徐秉哲亦贊其言邦昌不從乃止此以秦湛回天錄

高書左司員外朱齊愈請致任不許門下侍郎耿南仲在軍



中率羣僚勸進王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遜不受使臣鄭安自金
回傳淵聖皇帝齧血書襟詔畧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不幸用非
其人兵未抵京而衆先潰使道君皇帝而次全族驅賈復聞宗社
亦非戎族涕淚橫流衛士替歸播告四方忠臣義士奮心一舉猶
可謂朕怪北轅之恥也王讀之痛哭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
將官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 徽猷閣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
金退師與發運使翁彥國引兵之襄邑北道都總管趙野河東北
宣撫使范訥亦以所部來會時從事郎范墳為蘄州司儀曹事率
郡兵勤王子崧因遣墳與承事徐文中偕至帥府請進發大軍移
屯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素無親王在位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

帥之權此殆天意今若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變
而起猝難平定望大王遵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名四
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定墳鎮曾孫也 鎮成郡人熙寧翰林學士
月四日故附此其所上書 子崧引兵事據家狀在四
當在此時今牽聯書之 金左副元帥宗維還軍次鄭州 此據
范仲

熊北

甲子邦昌遣閣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巽王府內知客蔡
琳賈咨目詣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
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
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
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賈敵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



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傳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為長計
無拘舊分以速咎累于時公卿大夫號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
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敵執成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
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堅守雖欲引繩揮刃
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
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玠莫倚俱
至邦昌訶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為自免計逼人以身首惡之名使
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飲
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
回二帝之逸惟有從權庶幾保全宗社可為後圖若堅持一節以

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身為宰相世荷大恩主
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
死於此幸茲敵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責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
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威德在躬四海系
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齎御寶一紐詣
行府當別貢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珍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
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咨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帥愈已見是
日李興藩謹燾至濟州元帥府以趙子崧為寶文閣學士元帥

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何志同等皆屬焉欽宗寶錄云先是趙子崧與翁步國以師
勤王相推為盟主適何志同以穎昌兵至曰大王曰帥王總兵濟
州盡丸麾下聽命何志同之有子崧言于康王曰志同等雖各擁





兵不相統一乞令聽于松評制王承制除于松實文閣學士充泰
蓋官東南道都總管耿延禧中興記云子松是除蓋王有所聞并
載准寧與翁彥國爭長事二書不同按准寧之盟以王成而泰議
之除以甲子相距纔二日王在濟州無容即知之或者二人未盟
之前爭為盟主而王已有所聞也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人入援亮募兵事相見去年六月壬戌道陳蔡間厚盜紛然皆為亮所破因以便

宜假亮通直郎為統制官率之以行亮自朱僕鎮直抵青城左副

元帥宗維後軍大驚狼狽而去邦昌遣使召亮亮曰二聖北狩大

元帥康王未還城中遣使為誰欲斬之偽使遁歸亮馮翊人也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遣太學錄楊愿上書帥府太學生汪若海陳

并等繼至權領門下省呂好問監察御史張所亦遣人以蠟書來

上海已見二月甲申若書中有言士大夫趨向者王悉焚之以安

反側而命愿等為元帥府屬官耿延禧中興記云呂好問為邦昌及朝廷短長監察御史張所尤甚上下取蠟炬并舉人所上書中

害士大夫者併焚之按好問等所上書謂之言城中事可也謂之

害士大夫則非也今畧剛潤其語庶不失實謀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

諸道兵必人人爭先以屠吾民乃命耿延禧草書貽諸道帥未得

近京城已至城下者毋得趨入又檄諸道二月六日以後所受偽

詔文移等勿行初童貫自太原過歸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馬擴募兵於真定會擴與安撫使劉韜之子直秘閣子羽有違者

言或譖擴有叛意韜囚之靖康元年正月癸巳及真定破擴自獄易服奔出

竄西山之和尚洞元年十月丁酉時兩河義兵各據山寨屯聚自保眾推

擴為首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然新集之眾兵罷甲冑非良

卷四

至是擴與敵挑戰擴騎無甲遂重傷仆地為敵所執

乙丑百官朝太后於延福宮邦昌始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聚三省樞密院官議事 中書舍人李擢權直學士院元帥府遣從事

郎劉黶迎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於湖北初綱既召還連譴寧江軍

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綱去年九月戊寅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庚寅再城欲破始復職領開封府月甲子綱行至長沙聞命遂自

長沙與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援三益

嘉興人也王聞綱來承制盡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

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

石想枚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即命黶持書訪綱焉

黶初以綱守樂司奏補官

初有傳金人以郭藥師為樞密使留兵萬五千以衛邦昌者王憂之乃遣宗澤趙子崧等書諭以受賊付托之人義當征誅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畧曰自古人臣豈有服膺袍張紅蓋御正殿者况邦昌改元肆赦又扶蓋氏以令天下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踪跡無可疑者自古姦臣初未嘗不謙遜而中藏禍心况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二后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早正大位復興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牽放不

斷惟大王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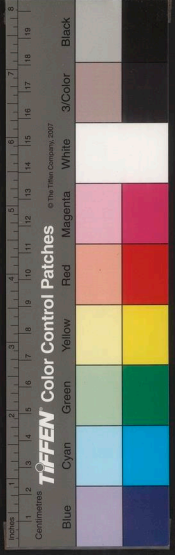
丙寅邦昌令寺觀建聖壽節道場至壬申罷 侍御史胡舜陞言於邦昌曰臣竊見陛下正位宏遠非出本心外迫大金兵火之威



內念黎元塗炭之苦故自踐祚以來謹虛抑畏起居命令不敢同
於至尊今天金已反其國而君臣大義豈可一日而廢第恐姦言
熒惑謂大金為可恃謂天位為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
輕慮淺謀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
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今勤王之師雲蒸霧集
皆為趙氏而來豈肯從吾號令閉戶非之有伺兒戲伏望即降指
揮正其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
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悅服此萬世一
時也伏惟採擇狂愚而加意焉按齊陝入文字在馬仲之前實錄
不載而許都偽楚錄有之但偽楚
錄附此書於初四日蓋誤今依
許都記附初七日更誤考詳

東南道總管趙子崧以朝奉郎

趙令儼通判廬州子崧聞張邦昌家在廬橄馮詢令存恤又以令
儼畿察之子崧即為書告王請捕誅邦昌子母以絕姦心又言自
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州軍自今凡有事宜並申大元帥
府子決如有姦詐偽冒文字皆無得施行近京州縣曾經敵人焚
掠者宜捐其稅又言范訥為宣撫使逗撓自營罪狀明白况大元
帥已開府則宣撫使自當結罷又言金人見據都城勢力漸回理
宜速營江寧府以偷緩急乞早行措置淮南荆浙盜賊恐乘釁據
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 宗室忠翊郎叔向聚眾數千屯青州入
至都堂叱王時雍等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相周旋
朝野僉言云四月五日劉光世趨叔向自潁州至按光世自華陰
徑如京東未嘗至城下也泣血錄叔向初七日至城下今從之



叔向魏悼王曾孫城破日潛出之京西聚眾至是自顓昌而來

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遣韋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

使構當軍頭引見司淵及邦昌錫直秘閣吳何持書遣王稱臣共

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以君

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為楚則

賈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恭頓狀王始

不信名吳何而賜之酒錫賈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

昌畧曰今奉來教脩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

期之不繆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

周矣答書全文云某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其前

期頤滅而使閭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

不禁窮天下之焚毒不足以為喻使欲引蛇伏刀而一聖之鑿與

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泣忍死力圖奉

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論使選從卒皆響應奈夜以

故比末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耳今奉來教脩陳

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大或悔禍可

皆誠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鑿與歸而上之九廟夫措其何靈之獲

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伊尹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國授父兄願相公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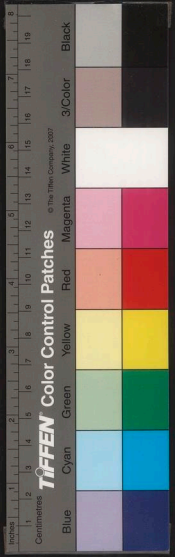
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免終伊周之志某身膏敵手受賜而

遠報使來為宰相王時雍以下據書哉之蓋得聞繆妄令不取

之碑溥神通碑云金索人宋皇帝之寶溥結以隨葬乃得全今且

且附此後考碑以為大宋皇帝之寶其文與火不同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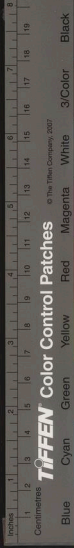
書後王親批教語或命耿延禧代書焉遂以謝克家提舉一行事



務自濟州還京師趣辦儀物副元帥宗澤言敵騎渡絕已使人焚河橋訖王乃檄兩河諸將邀擊敵兵迎還二聖此據中興紀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思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避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道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動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

事權行拘收竝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移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一切改正陳留潰散戈兵李忠率眾入和州清水鎮濠州巡檢及宗遠界上豪許氏徐氏金氏槍杖手避境拒之殺李忠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以身殉國嘗為賈於軍前思死救民姑從權於葦下幸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圍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



事蓋以敵方退舍師未渡河尚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
間探漸已北棘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耐久延福宮太后宜遵
依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未審康
邸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竣
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誓殫朴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啟
帝胃之應期二帝雖逸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又係我后之在斯
邦其承學于休予亦有辭於世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迨還諸路啟
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秦湛回天錄云三月未女真有去意呂公即謂邦
國寺中前軍器又監孟忠厚家三月未女真有去意呂公即謂邦
昌曰宜速尊崇元祐太后邦昌乃定議上尊號曰元祐皇太后四
月四日閻張邦昌手書乃改曰宋太后呂公曰此事發端於子若
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必以予謀為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

晚孟忠厚密携邦昌上元祐皇后劄子來且復與之事乃知前
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福故也五日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呂公
時不可失至九日中未間遂召官退未遠欲改別日呂公曰權門下
侍郎呂好問步自紫宸殿趨延福宮白元祐皇后言不當謙遜以
濟大計有司以儀衛進后入宮邦昌率從官迎拜於道元祐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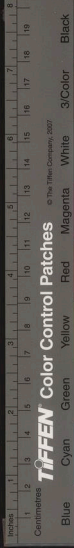
以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權右丞李回副之又遣兒子權衛尉

卿忠厚持手書遺王汪伯彥中興日歷丁卯謝家來歸玉璽孟
忠厚賣太母手書至王受寶請書說居二人

以容禮朕延禧中興記云克家忠厚同貴大宋之寶宋上按太母
書中有百祥建言請權聽政之語則忠厚出京當在戊辰後不應
丁卯已至濟州况忠厚與澥回同受命而澥回以壬申注濟之
城丁丑方至帥府則忠厚亦當相踵而至今從實錄因之

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州幕府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議未定

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汪伯彥中興日歷作仲綜實錄因之按仲
綜後知大宋正事而卒伯彥所記字誤今



從耿延禧
中興記 昔晉安帝蒙塵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

狩王不當即位宜衣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詔四方參議官耿

延禧高世則引唐肅宗故事折之仲綵議屈會副元帥宗澤言邗

昌久在敵中花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南京

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又有自敵寨脫歸者道二

帝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為宗廟社稷計王慟哭由是決意趨應

天汪伯彥中興日歷云有自敵寨逃歸者衣粟蠟書上皇御筆二字曰即真謀棄玉牒所書上皇御筆乃八字曹勛所進北狩見

聞錄甚詳伯彥誤記也欽宗實錄四月戊辰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請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可使即直來救父

母此尤差誤勛以五月離燕山府上至南京守綱建炎進退志中亦載此事與勛所錄同文臣承伯彥之書不深考耳一帝聖語

見狀延禧中興記今年四月 徐潞恭德王後滕康孝王宗旦亥及七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子也 潞王元佐王平陽恭懿王允升允升生宗旦

已已權知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

權中書侍郎徐東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事吳玠權

簽書樞密院事莫儔奏乞各還舊職奉面首依仍且兼權見領職

事實錄已巳王時雍等六人皆請罷權領三省樞密院職事元祐皇後不許按拜昌雖以初九日降手書而後十一日始聽政史臣誤也今於是時雍撒蓋去鞵呵從稍減拜儔又請免兼權樞密

從偽莫錄 院職事從之 給事中韋壽隆乞罷奉面首依舊徽猷閣待制奉

祠 權開封尹周懿文奏徐東哲已依舊開封尹竊恐亦合還大

理寺奉面首可依舊權開封尹見權執政官並免簽事舊職 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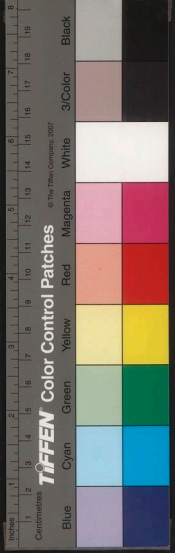
書兵部員外郎唐恕乞致仕不許恕淑問子 淑問江陵人介子崇元祐在諫議大夫崇

卷四



寧初為華容令不能奉令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靖康初許翰薦
用之是日邦昌偽赦至太原縣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傳檄諸
路不行權左司郎官李健等持手書繼至發運使翁彥國得之不
發遣使白王子崧獻書於邦昌曰人臣委質事君義命而已見得
忠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議者藉藉謂劫請傾允之計閣下或
與聞之不然何金人曲折非孫傅之請卒以與閣下蓋必有定論
矣子崧亦疑是說自閣下入居境中躬受金冊子崧集大軍立埋
歃血專意致討三軍之士千萬人惟一心踴躍奮迅期待閣下而
甘心焉今兵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矣忽李健陳戩持書至翁
中丞有反正之心羣情尤疑或引馮瀛王語曰公此舉由衷乎子

崧獨謂殆天誘閣下為斯舉也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猶不可況其下者乎閣下前日迫於敵威不得已
而從之今敵既遠去則當避而歸之正豈不本末明白哉既出至
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示於軍
中哀鳴以請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閣下前日權於濟難實不忘於
吾朱子崧等亦按兵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
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專也閣下老母垂年伶
俜一夫身將五十必不肯為滅族之計其深照之迫於宗社大計
肝心潰裂言不成文子崧又遣王時雍等七人書大畧云諸公平
日所學自謂過人今相與亡人之國稽首偽朝居之不疑方且自



謂佐命功臣此臣唐六臣何異聞張公有反正之意古人權以濟
事遂立殊勲惟識事機知禍福者能之儻彼遂久假不歸諸公願
為王偉源休亦所自擇

庚午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

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居元祐皇后畢邦昌服紫袍金魚犀

帶獨班歸兩府幕次沈良誥錄云邦昌自稱太宰總百揆猶襲曹
馬故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靖康野錄云五

后垂簾邦昌稱監國
太師皆誤今不取邦昌僭立至是凡三十二日不御正殿不受

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朕不稱聖旨至于禁中諸門悉緘

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承議郎權諸王宮記室徐倬進權膳部員

外郎倬造新城人也此據倬造紹興三年六月乙
未之改正受偽命狀修入尚書禮部侍郎

郎兼侍讀譚世勳卒世勳既得歸邦昌命權直學士院世勳稱疾

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諡端潔

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許

時四方勤王之師漸集道路稍通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瑗揭榜云

探報金人後軍尚屯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見者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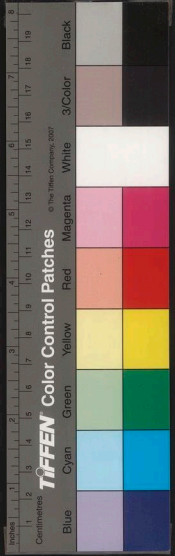
壬申以明達皇后園寢為敵所發遣監察御史張所按視陵寢汴
記云明達墓為敵所發掘蟲屍
取棺板以為營柩今從實錄先是左副元帥宗維軍行過永安

遣人詣昌昭二陵致祭而去禁止諸軍毋得劫廢廟器物此據三
國謀誤

錄至是遣官按視之 權尚書吏部侍郎王琮罷為右文殿修撰

知鄧州紹興日歷載琮劾疏稱王時雍除秘書省著作郎劉岑直
珠鄧州令為時雍攝篆歸蜀當考

卷四



秘閣知鄭州岑遵曾孫述德清人熙寧初嘗為侍御史時從聶昌出使未還也

濟州守臣張存率官吏士民勸進王不許此據紹興四年六月五日存于右地功碑銘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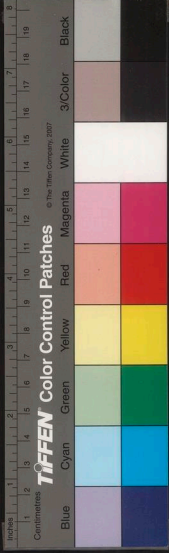
推恩狀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復為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

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邪佞二日納諫諍而非諂諛三日崇恭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卒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祧之祀將攝祿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

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忠王不許殿中侍御史胡唐光知無為軍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侯知江州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夫守祿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念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廢之賈起於閑廢之中逆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夫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春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
為天意夫豈人謀高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允之大計庶臻小愒
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先是御史胡舜陟上疏
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
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
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大元帥府約
束自三月八日以後稱中旨面首事並勿行差到官不許上凡事
並申帥府予決以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官顏岐為元帥府參議
朝議大夫滕康宣教郎周望並為記宣室岐復子復奉府人完公四十八世孫性
至中書舍人康宋城人望真陽人也 是日李綱檄至京師

乙亥命禮官討論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慶殿儀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為奉請車駕進發使左諫議大

夫范宗尹副之 文武百官再上表勸進于王復不許 初京城

既破武畧大夫光州刺史郭京自宣化門南道事見去年閏月丙辰引所部

六甲神兵二十人至襄陽府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陝西制置

使錢蓋西道都總管王襄統制官張思正等止之不聽思正來聞

會兵執京囚之至是以聞實錄云京北路安撫使言收復襄陽府

就擒按趙姓之遺史載此事擒郭京賊引兵潛遁破襄陽據之至是

頗詳而實錄差畧今從遺史既而思正持京以獻道為劇盜李孝

忠所奪思正刺京殺之思正殺京在五月辛卯今併書之思正始以隋州觀察使

將兵援河東軍敗坐停官道州編管未行孝忠京百司健兒京城



破隨衆奔萬勝岡得脫與其徒張世等十人聚衆為盜是日金人陷陝州武經郎權知州事神廣死之初范致虛既敗還敵併兵攻陝諸帥皆遁去敵圍城九日而陷武經郎監在城酒務統領軍馬劉廷鉞死敵武郎兵馬都監朱弁成忠郎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後贈廣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廷等皆官其家一人此事當見錄而不書今以劉廷家乞權恩狀修入狀稱靖康二年四月八日金人攻陝州至十六日城破乙亥十六日也送紹興四年二月辛卯休弁旦劉與思澤一資廣六年十月丁未加贈正使通防合併附見

丙子温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魚四壁都巡檢司錄京城彈壓之功也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獻書王府大畧言京城事體既已反正顛望大王入主社稷

以安生靈遲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使圖還徙子崧愚慮深為未然今禍變非常姦偽未戢致欲中興當敬舉措置理宜先入京師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霽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子崧等前乞移軍南京當時敵未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虜掠人心昏怒又兩軍時有分爭萬行府入南京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傕之變伏乞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初邦昌偽赦既為子崧等所格李健因留太康縣以狀申於王時雍邦昌具遣使秦迎次第以堂帖報之子崧取以白玉因有是請



丁丑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奉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
文武百官三上表勸進王荅以瑛入京城躬謁宗廟若鑿與未
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 副元帥宗澤檄至京師

戊寅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知復州 命尚書舍人張澂措置非
辦行在所至程頓事務 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未勝

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塔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先是金分
兵犯應天府勝非惶懼易衣逃匿民間皇皇會宣總使前軍統制

嘉州防禦使韓世忠將官楊進引所部擊破之勝非復出視事民

心稍安此據中興姓氏錄勝非傳勝非南都翌或紀曰靖康元年冬勝非除東道副總管到南都三日都總管胡直孺提兵勤王竭本通財殺甲兵以自隨所餘贏卒僅三百人而食才支旬日既而敵執直孺以應天府縱火逼城為必用即星射中敵帥

之目墜馬而死乃增牌沒陞益修守備躬擐甲與士卒同食余夜宿城上凡數月敵攻圍之計百出度而應之敵不能犯南京遂安按勝非此言不無飾說今不取世忠庸施人少年善鬪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

軍節度判官公事建陽陳豫惜其勇白經畧使釋之始隸延安兵

籍此據孫觀撰豫墓誌已而為王淵部曲從討西夏方臘及山東河北諸盜

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王如南京 趙子崧傳檄京師

已外侍御史胡舜陟言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
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
濟迎請并令百官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車駕早至闕下從
之 成忠郎黃永錫自京師回
庚辰王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晚次新



陝西通志卷之五

興唐尉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王以光世為

五軍都提舉先是光世與經畧使張深自顯昌進發次尉氏夜被

帥府之命令光世領本部赴行府而深總大軍屯興仁深不自安

遣屬官李觀先以兵籍來上遂自興仁如南京實錄庚辰康王次

自陝州至此蓋承江伯彥中興日歷所書出李簽書樞密院事曹

觀紀行錄源以此月發來至南京伯彥實甚誤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右諫大夫范宗尹至自京師

辛巳通直郡知安陸縣陳規為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安德府賞

守城之勞也時盜寇忠賊戰遁去規招王存降之詔授府武翼郎

而規有是命其官屬進士韓之美等皆授官有差 東南道都總

管趙子崧等奏疏元祐皇后大畧言陛下乞垂簾聽政恐諸路先

聞二帝北遷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

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况其家屬在外或致疎虞

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臨朝遣使迎立康王庶幾人心安帖

姦尤自消 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大夫王暉率官吏郊迎東南

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暉珪孫也

珪華陽人元豐
高書左僕射

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周其屬韓

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以河地籍以募兵得數千人時西道都總

管王襄高留襄陽聞四方勸進遂會王於虞城實錄壬午王至虞

城西通總管王康

陝州遠以所部來會此誤也按昭遠家傳昭遠此時尚在
陝西王即位始召之蓋史臣承汪伯彥之誤而不深考爾



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
京都夫守二聖播遷欲立吳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
危難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
民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王殿御容哭移時詔脩車駕法物

仗衛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龍圖閣直學士

知揚州許份請王即位於揚州不許份將子也將候官人崇寧門下侍郎是

日張邦昌詣南京見王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權太常少卿汪士儂
濮王曾孫郇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酉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自京師至張邦昌繼至伏地慟

哭請死王以客禮見且慰撫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屈堅為

金人所殺初金人破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堅為敵所執堅曰

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使速殺之後贈三官

錄其家五人

丙戌元祐皇后遣內侍郤成章以乘輿服來上高書司門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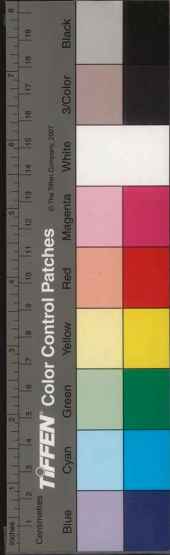
郎朱彥通為右文殿修撰元帥府以兵馬元帥顯謨閣侍制注

伯彥副元帥徽猷閣侍制黃潛善並為本閣直學士參議官樞密

直學士耿延禧為龍圖閣學士徽猷閣直學士董耘落直字親衛

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落階官為越州觀察使中興記伯彥等
遷職在四月晦

今從中
興日歷



卷之三

丁亥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初議者請奏用嘉祐

元豐法以跋新書之成奏可去年九月丙子尋詔祿令用嘉祐斷刑依元

豐至是復有此命此事欽宗實錄不書今以元克會要趙伯總奏

狀增入據建文日歷京東西路提刑司申明乃插簾日

起居郎胡交修為集英殿修撰知湖州交修宿孫也晉

樞密副使 國子

祭酒董道率太學諸生詣南京勸進 門下侍郎耿南仲兵馬元

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進呈赦書事日常赦所不原者減除之

張邦昌及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一切不問凡命官流徙者悉放還

罪廢者皆復故官職故事登極赦書不及惡逆而士大夫貶責者

以次量移敘用至是南仲等一以邦昌偽赦為準議者咎之此為

考綱

議赦令張本未勝非秀水開居錄云主上登極 恭議官趙子崧請

一切放常平與係省積羨幕府有難之者王從其請即命著於赦

文此據子崧 初敵陷晉絳將及同守臣天章閣待制唐重慶不

能守開門緞士民使出自與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敵疑有備

遂不復渡河重募人問道抵京城久乃得達王時雍授以官使歸

報及是至同州且言二帝北狩王統兵在濟南重即移檄川秦十

路帥臣各備禮物欲往軍前奉迎且招其友人城都府路轉運判

官趙開入闕計事聞安居人也 先是尚書吏部員外郎華亭衛

膚敏奉詔逆高麗賀靖康登極使者會京師陷膚敏以幣易銀帛

得六十四兩厚貺其使而移文遣之是月末高麗使始離樂賓館



凡留明州百三十餘日云

初上皇行至邢趙之間金石副元帥

宗傑請觀打圍遂遣郭藥師奏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

師慚而退燕王侯以絕食薨于慶源境上斂以馬槽猶露雙足上

皇道中苦渴摘桑椹食之

此並據曹勣所進北狩錄

至真定入自東門市人皆

哭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閣門宣贊舍人曹勣曰我夢四日

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衆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

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信命勣

聞行詣王邢夫人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勣曰為吾白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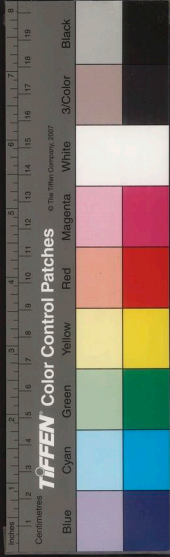
願如此環早得相見并見吾父為道無恙賢妃以下皆哭上皇又

諭勣曰如見康王弟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

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又宣

諭嘗密賜王馬價珠犀合子及王嘗放決河灌金人為驗勣陽瞿

人父組宣和中以閣門宣贊舍人為虜思殿廢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宋 李心傳撰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

建炎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

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桀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

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

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欲訟歸而不

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羣

臣不謀卜筮惟祝天意之所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大

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濶甚盛之際哉何備龜鑑羣隱翳人

明出郡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濶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

如是也且我高祖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全人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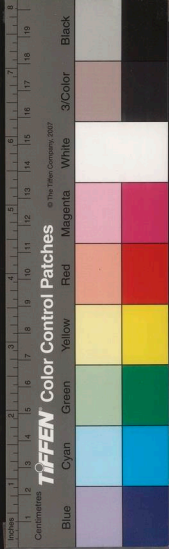
背遼國已三歲矣豈能終事我哉我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

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祖之封靖康者苟蓋宣和之三平也是時

全人倚我為助入五歲矣以燕代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於

我哉國事之夫國天實命我於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

四鄰多壘敵於我手請命我於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